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华书局

K256.7/17

U/6/2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4998

944998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 印张·94 千字

1983 年 8 月新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390 册

统一书号: 11013·1190 定价: 0.58 元

前 言

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这两个学会合组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一位同志: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狄超白、巫宝三、吴承明、严中平、陈振汉、孙毓棠、王毓瑚、丁名楠;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三人为主要负责人。委员会聘用两名专职人员做些事务性工作,由千家驹负责领导。

编委会成立后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便是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自1957年至1965年共出了十辑,书名如下:

第四编: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五编: 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

第六编: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第七编: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八编: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第九编: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十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十二编: 中国海关与邮政

第十三编: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第十五编: 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至于第一至第三、第十一、第十四共五辑则有的因材料不齐,有的因其他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套丛书在1961年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起,由于出版社业务分工的调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中断了。陈翰笙与千家驹都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范文澜同志则于1969年逝世。迨至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学术界亦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认为，这一套丛书，还有再版的必要，理由是：

第一，这一套丛书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海关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对中国的海关关税控制权来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以至我国的内政外交。我国的关税收入，在旧中国，约占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由于关税用于我国外债与对外赔款的担保，帝国主义者就以此为借口要求掌握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同时，中国还在1898年照会英国，只要英国对华贸易数额超过其他国家，就任英国人做总税务司。赫德、安格联等帝国主义分子任中国总税务司达数十年之久，他们利用职权，不仅控制了我国的财政，还操纵我国的政治。他们当时都有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所以，海关档案并不单纯是有关海关税收、税务行政的记录，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策划、密谋以及贯彻执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使我国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证。这些材料过去一直储存在海关的秘密档案室，从未公开发表。解放以后，这批秘密档案回到中国人民手里，我们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并译成中文（原件大部分为英文），公之于众。这不仅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也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这部丛书，过去印数有限，有的只印二三千本，多的也不超过一万本，所以在“文革”以前就已难购得，甚至我们自己手头都没有保存完整的一部。范老生前对这部丛书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这是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为了对提高文化建设作出贡献，重印这一套丛书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重印的丛书，除对“编辑说明”稍微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外，内容都没有删改，不过为免得误会起见，把原来没有出版的几编从丛书序列中取消，而将原来第四编列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一》，以此类推，如“之二”、“之三”，乃至“之十”。

海关档案资料是很丰富的，翻译并整理出来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还将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对于中华书局支持本丛书的再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翰笙 千家驹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前 言	1
编辑说明	1
第一章 赫德向伦敦报导关于北京义和团和侵略军活动情况， 和操纵清政府官吏的有关文件	5
(一) 赫德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往来文件	5
(二) 赫德和清政府人员往来文件	22
(三) 赫德和各国使馆往来文件	63
第二章 广州、南京、上海、汉口等地海关洋员勾结当地官吏的 有关文件	72
(一) 粤海关税务司庆丕的文件	72
(二) 金陵关税务司韩森的文件	74
(三) 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的文件	77
(四) 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的文件	80
第三章 天津的海关洋员向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侵略军 活动的报告	82
第四章 营口的海关洋员向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侵略军 活动的报告	103
附 录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115

编辑说明

本编是从旧海关档案中编选出来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共分四个部份，涉及的时间是1900年2月到1902年8月。第一部分是赫德和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来往的函电。第二部分是赫德和总理衙门来往的文件。第三部分是赫德与各国公使来往的文件。第四部分是粤海、江海、金陵、江汉、牛庄、津海等海关税务司给赫德的报告。

在帝国主义控制旧中国海关的时代，各国“洋员”，特别是总税务司和各口岸海关税务司，从来就是各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坐探和谋士。他们站在与中国人民完全敌对的立场上分析和研究当时中国的情况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本编所辑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一方面证明赫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当时情况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们的坦白供词也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侧面，对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第二次割地狂潮，纷纷在中国设厂、开矿、筑铁路，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并利用宗教来进行侵略，加上清政府的腐败、保守、反动，以及外债和赔款的重压，使得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因而爆发了农民自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赫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在来往的信件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大规模群众性爱国运动。赫德分析当时清政府的情况时说：“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见本书第6页）。他也提到：“义和团是有意义，有目的，并且有领导的，如果不镇压就可以酿成大流血、大变乱。”（见本书第6页）

本编的资料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者互相勾结镇压义和

团运动的罪行和封建統治阶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反动醜恶面貌。封建統治者对义和团运动原来是敌視的,采取了坚决鎮压的态度。正当那拉氏等頑固派首領恨极外国人而又計穷力竭的时候,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那拉氏即轉而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但在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她又轉而排斥义和团。赫德早已看透了这一点,他对中国封建統治者做了如下的分析:“中国官吏們可能采取曖昧态度,他們明知应当鎮压,可是宁愿看看义和团究竟能够作些什么再說。謠传慈禧太后本人也受了迷惑,同情义和团的行动。”(見本书第6頁)八国联軍侵入天津、北京以后,赫德馬上出来活动,一面勾結封建統治者鎮压义和团运动,一面策划議和,迫使清政府訂立卖身契約“辛丑和約”。这次和議李鴻章和庆亲王奕劻是清政府的代表,而赫德是幕后操縱人。李鴻章、奕劻祇是承諾和在和約上画押而已。义和团运动期間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官僚李鴻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曾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結,假借“中立”之名,搞“东南互保”。金陵、江海、江汉、粤海等关稅务司給赫德的信件都揭露了这件事的本質。金陵关稅务司韓森說:“从其他方面看,局势好象有点好轉。刘坤一、张之洞、李鴻章三位总督和闽浙总督許应騤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領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据說刘坤一是盟主,他們不怕北京政府的反对,采取迅速行动,保护外人、鎮压騷乱,在这次事变中从来没有改变政策,这是极值得称道的。”(見本书第76頁)江海关稅务司安格联也說:“英国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見本书第78頁)这一系列的事实清楚地說明义和团运动时期刘坤一张之洞等勾結帝国主义,共同鎮压义和团及其响应者,标榜所謂“东南互保”,实質上是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分裂活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外国人員,处处为侵略者自己打算,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义和团反帝斗争中的英勇机智和帝国

主义侵略者在非正义的战争中的怯弱无能。例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維說：“美、日、英和印度兵(包括步兵和騎兵)曾开到天津南約十英里討伐义和团。义和团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陣地,后来进行肉搏战,被杀死約四百人。义和团这种行为完全是对教会、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等問題和外国辛迪卡欺詐的尖銳抗議。”(見本书第87頁)“据說北塘砲台昨天上午被攻陷,現在还不能証实。俄軍有一万人之多,德法两国也有軍隊参加作战。据說攻砲台时約有一百名俄軍触雷伤亡。最可笑的是中国守軍早在夜間撤退,只留四个兵和一匹騾子守在砲台里,偶尔向联軍放鎗,而联軍則集中大砲襲击一座空砲台。”(見本书第88頁)由此可見义和团在反侵略战争中勇敢机智地打击了敌人,而帝国主义侵略者除了依靠他們的优势武器外,在戰場上是貪生怕死怯懦无能的。

八国联軍侵入天津和北京,封建統治者无条件地屈膝投降。义和团則繼續坚持斗争使侵略者不敢为所欲为。津海关税务司德瑾琳說：“目前直隶[河北]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天津四乡最少有万余武装較好的人,他們都是逃兵和义和团殘余,在各村鎮活动,对外国軍隊調动的消息很灵通,軍隊到时一个也抓不着。”(見本书第100頁)赫德也說：“在北京这里表面安靜,但人們都說街上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逐漸硬起来了。一个外国人单独騎馬去郊遊也許会失踪。”(見本书第17頁)赫德甚至焦虑“中国有可能使各国援軍遭到拿破崙在莫斯科的命运。”(見本书第9頁)义和团勇敢坚韧的反抗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使侵略者联想到1812年拿破崙侵俄时在莫斯科全軍覆沒的慘状,从而不得不暫時放松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放弃瓜分中国的主张,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繼續維持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以統治中国人民。

义和团是农民自发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統治者联合鎮压之下,終于失敗了。但是义和团农民羣众純朴的爱国热情和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却始終留在广大人民羣众的記憶中。中国人民接受了义和团失敗的慘痛教訓,更認清了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兇恶面貌，在重重苦难和压迫下逐步地寻找到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彻底打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正如旭日方昇，充满新生力量，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第一章 赫德向伦敦报导关于 北京义和团和侵略軍活动情况和 操縱清政府官吏的有关文件

(一) 赫德和海关駐伦敦办事处稅务司 金登干往来文件

(本章內赫德自北京寄金登干的函电均作为去函或去电第某号；
金登干自伦敦寄交赫德的函电均作为来函或来电第某号)

(1) 1900 年 4 月 1 日北京去函Z字第 852 号

这里的人們都担心义和团不久会攻击我們，因为今年有閏八月，按中国人的說法是要发生大乱的。各国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对中国說：“你們如果不把义和团当作匪徒扑灭，我們就要自己采取行动”。另一派虽然不以可能闖祸的义和团为然，但是他們温和地向中国保証說：“我們是你們的朋友，如果別国对你們不利，我們会来干涉”。这种保証不过是想在扰乱中捞便宜，而中国反把它当作盟国和保护者看待，因此前一派所提出的要求自然不会有效。我們要面临一場变乱了。目前局势非常紧张，各方暗斗激烈，而且似乎已箭在弦上，可以一触即发。我看不出有任何改变局面的方法，只能靜待发展，希望它能好轉而已。

(2) 1900 年 5 月 20 日北京去函Z字第 857 号

义和团很活跃，正等待机会起事。如果我的家眷在这里，我就立刻把他們送往日本。希望本星期使館界內有外国兵来防守，否則随时有发生大騷乱的危险。我耽心 6 月 1 日，即中国的五月节

会出事，但中国人传说他们的八月节，即9月8日或10月8日（今年有闰8月）是杀洋人的日子。如果躲过这两天就可没事，因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准备好了。各使馆都认为局势严重，但总理衙门认为只是些幼稚举动，可以一笑置之。有些“评论家”说，义和团是有意义、有目的、并且是有领导的，如果不镇压就可以酿成大流血、大变乱。中国官吏们可能采取暧昧态度。他们明知应当镇压，可是宁愿看看义和团究竟能够作些什么再说。謠传慈禧太后本人也受了迷惑，同情义和团的行动。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国官吏的真正态度并不了解，只看见表面而不知道底细。我从来不害怕，但是经常注意安全预作准备，何况处在此时此地，随时都会发生事变呢。

（3）1900年5月21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55号

义和团运动正扩大，局势可虑。这种社团，似无大害。但各处人羣汹聚，恐为煽动者所利用。

（4）1900年5月27日北京去函Z字第858号

各国使馆正讨论如何应付义和团。北京似将面临外国军队占领的局面。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

（5）1900年5月30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53号

危险期已过。如星期五能平静渡过，一切将平安无事。

（6）1900年6月3日北京去函Z字第859号

一週来我们这里很热闹，有两三次情况紧张，我们都准备行动。海关和同文馆的洋员都集中到我的住宅里。我们有20枝来福鎗，可以保护妇孺。我们好象“籠中之鼠”，日夜耽心不知什么时

候会遭遇大难。头一天担心中国軍隊不反对义和团，第二天又变成另一种恐惧，既怕中国軍隊和义和团联合起来对付我們，又怕各国使館的护卫兵力开到时会发生敌对行动。以北京而論，我认为危机已經渡过，但这个运动正在扩展，全国各省各地都将感到它的影响。星期五正是端午节，已經平靜地渡过了，但是中国人都說中秋节將是我們真正的危險日子。自从 1854 年以来，不知已經经历了多少次惊慌，我已感到麻痺了。各国不能經常派軍隊来保护侨民，这次应当可以想出适当办法来处理了。

謠传义和团正沿天津到山海关的鉄路綫活动，如果属实，他們很可能扰及北戴河。各使館人員本月都将去北戴河避暑，但是他們无法离开使館区，并且还要軍隊来保护。你看，当前局势还有戏剧性的一面呢！至于保定府方面，义和团更为活跃，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逃走了，火車也停开了，鉄路工厂也都被搗毀了，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赶出去而欢庆呢！

(7) 1900 年 6 月 5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2 号

局势虽紧张，但似已趋好轉。今后发展甚可注意，亦极关重要。义和团仍在毀鉄路杀教徒等等。

(8) 1900 年 6 月 5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1 号

局势又趋严重。郊区各处都有騷动，但城内还平靜。鉄路已不通，电报也可能被切断。

(9) 1900 年 6 月 6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50 号

据报宮廷已在城内逐漸增兵，更增加不安。

(10) 1900 年 6 月 7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9 号

如果中国政府保守信用，我們諒可安全，否則不堪設想。一日数惊，謠言繁多。每一道上諭和官方所提保証均令人生疑。城内人

心激动,但尚平静,我相信可渡过难关。

(11) 1900年6月10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48号

通州教士已逃至北京,教堂均已被毁。如有可能将使妇女先走。前途极严重,除教徒外一般人均同情义和团。使馆内住满逃难教士。各通衢贴满揭帖。义和团在城内活动。

(12) 1900年6月10日北京去函Z字第860号

有400名登陆军队,正从天津乘火车来北京保卫各国使馆,他们沿着铁路线,一面修复铁路,一面缓缓推进,可能在明后天到达这里。希望我们都能在这里等着欢迎他们到来。因为最大的危险是城内不仅有义和团而且有军队,特别是董福祥的军队,他们都会向我们进攻。董有八千人,已集中训练约十年以上,这是一支不容藐视的军队,因为他们团结、合作而且还有很好的装备等。火车载运各国使馆卫兵来京一事,直隶总督已经勉强同意。昨晚我们将所有妇女都集中到使馆内,准备乘运兵车回天津,可能再送往日本。我们确曾一度紧张,我的住处已经变成作战基地。

在崇文门东边的美以美会里,还有70个难民和400个基督教徒,李佳白也在里面。城墙上的军队架起枪俯视着他们,这使他们非常恐惧。他们把一个患天花和一个患猩红热的病人赶出去了。他们很幸运地发觉了这两个病人,否则在这样一个拥挤不堪的地方再传播传染病,那真不堪设想了!

昨天是关帝的诞辰,中国人称为“关老爷磨刀”,因此,此间谣传他们要在这一天发动攻击。前几天他们在北京与保定之间的涿州聚集一万多人。我们可以应付这一羣手执刀矛的武装羣众,但没法应付驻在北京的三万大军,他们有大炮、快枪并且是有训练、有组织的,渡过这个逆流确是不易,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大灾难。但是这一震惊世界的悲剧又可能以喜剧结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整个外交团被消灭的事。

去天津的电报綫停止发电，这又是不好的預兆；恐怕在义和团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在对付我們呢。

(13) 1900 年 8 月 17 日北京(由上海轉发)去电

現在对我們既不保护，又不供給粮食。切不可相信任何与上述相反的話。粮食虽尚可維持两週，但随时都可能被屠杀。如再不救援，定遭大难，务必从速！六月間有旨調各省軍隊来北京，因此援軍可能被围，須再派第二支軍隊支援，以解救所有同种白人。此电速交外交部。

(14) 1900 年 8 月 21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3 号

援軍 8 月 14 日抵北京，避難者正陸續离去，城內大乱，宮廷逃避，不知去向，各使館已与中国官方失去接触。我幸而找到几位中国大臣，今晚将与他們会晤，希望能因此商定办法，为取得諒解开一途径。只有英国公使知道我所作的事。我拟自明日起重掌海关。自觉身体健适，只要能对大家有益，将尽力留在此地。前途如何很难預測。日本軍隊对于維持秩序，組織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領先。可将此电送英外交部一閱。

(15) 1900 年 8 月 30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42 号

我已找到庆亲王，他拟立即回京并愿商定办法。現狀极其紊乱，解围并未使我們的处境改善。邮电不通，供应仍缺，对于平民更少顧及。搶劫、強姦和自杀經常发生。各国軍事当局正考虑应在此地作些什么，各国公使們似乎沒有計劃，也沒有奉到命令。除非能鼓励中国人运粮进城出售，全城的人都将餓死。过分的要求将吓倒庆王，使每个人都滿意也是困难的事。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軍遭到拿破崙在莫斯科的命运。歐洲的意見如何，維持清室还是瓜分大清帝国？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6) 1900年 9月2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40号

庆亲王9月3日可到。据传俄、德两国的諒解意味着瓜分,或两国各取大片土地,更立新朝,所有各国均已同意由德国將軍为統帥。这样,庆亲王可能不再露面,而与主战派联合,日本政策可能正是支持这一活动。前景令人沮丧。英国的方案如何?此間迄今还没有收到訓令。

(17) 1900年 9月8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我坚持留下是为了海关,为了中国,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想我可以有作用,也只有我才能在目前对于三方面都有作用,否則的話我早已走了。我已經把庆亲王找回来,我們正在等李鴻章回来,但是談判将是极困难的。中国怎样应付賠款頗費躊躇,恐怕要放弃一些領土才行。新添出来的难题是某些公使在庆亲王初次露面时(并不是談公事),就告訴他,除非先把端王、庄王、載瀾以及剛毅、徐桐等有关大員杀头,否則不能进行談判。我原来想把这件事作为談判的最后一項,現在却把它作为第一項提出,我認为这是个錯誤。恐怕庆亲王还没有体会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和中国必須接受什么样的懲罰。俄国使我們都迷惑不解。俄国使館和俄国軍隊正在撤离北京,是去征服东三省呢,还是要支持李鴻章作皇帝?直到現在为止,各国公使还未收到国内的訓令,这阻碍了談判的路。

在这样一个各国軍隊混合杂处的情况下,城市生活发生了困难。联軍的政策應該是恢复秩序和信用,并且劝导人民将供应物品运来出售;但是恐怖主义代替了一切,各国士兵(日本占領区除外)似乎以劫掠和任意征发为唯一的方法。这真是可悲的現象,当然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后果。

(18) 1900年 9月11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39号

情况无发展,但义和团和中国兵已在距城数里处出現,除非庆亲王能从速取得解决办法,今冬将不会宁靜。我正努力劝皇帝回

鑾！

(19) 1900 年 9 月 12 日北京去函(未編號)

所有的衙門都被搶掠一空，庆亲王也得向邻居尽量张罗，才借到二千两銀子。現在他来找我想办法，我只得向汇丰銀行洽商，从我和衙門朋友的存款中，每月借給他一万两。

义和团正成羣結队来到北京周围，甚至在城內出現，昨天他們准备架走一个法国人！再来一次更大規模的围攻或封鎖，也很有可能。

(20) 1900 年 9 月 13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422 号

关于您 8 月 30 日电所提問題，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滿清皇朝，不主张瓜分。英国輿論主张維持光緒皇帝，給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訖她。至于俄国等則傾向于支持她。必要的条件包括懲办祸首、賠款、保証今后对各国友好等等。

(21) 1900 年 9 月 15 日北京去函(未編號)

李鴻章已于 8 月 25 日与总理衙門取得联系，知道我还活着。我現在才听說端王面奏太后請斬許景澄和袁昶二人时，也提出了庆亲王、王文韶和李鴻章三人的名字，但是太后沒有答应。目前正有一个拥庆亲王为摄政王（Vice Emperor）的企图，他們想通过我进行这件事。光緒皇帝回鑾以前，不这样办也会有别人来統治的。

今冬的前景很糟，因为糧食、燃料以及治安都成問題，因此我希望能在十一月以前取得某种諒解。可是迄今還沒有人知道中国政府究竟要怎样办，而这里的人們对于中国人都那么恼恨，沒有人肯替中国人設想恢复秩序。但是我已經看得很清楚，肚子里有了一个算盘，希望能給他們找到一条出路。

(22) 1900年9月16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37号

本月16日某些中国大員暗中酝酿，拥庆亲王为临时摄政王，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混乱局面的唯一方法。但在我的忠告下，庆亲王仍奏請皇帝回鑾。11月以前如仍不能解决，各国军队恐都将难以过冬，既缺乏食物又无煤斤供应，并有被围困的可能，因此我极力主张从速解决！

(23) 1900年9月19日倫敦来电新字第421号

您9月2日来电：英国輿論贊成今日公布的德国政府通牒，声明談判的前提条件是交出各国公使所提出的罪状确凿的主要祸首，以备惩处。据可靠消息，英德两国政府完全一致。

(24) 1900年9月27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35号

談判可能做到惩办祸首，但作为先决条件恐将造成僵局，使战争扩大、商务停頓、外債停付。庆亲王愿将有关祸首惩处，但必須事先緝捕。談判成功以后再緝捕他們，岂不比談判之前更容易？俄国使館和军队拟于9月29日撤离北京，有人认为可能拥李鴻章摄政。

(25) 1900年9月29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目前德国的一紙通牒已使我們手足无措。战事似将扩展和繼續下去，商务停頓，稅收全无，外債也将停止拨付了。面对这种现实，世界各国是否还支持德皇的野心呢？我在这里将尽力作打破这种野心的工作，自信有三国使节是同我合作的。俄国人搞自己的一套，他們和日本人都是胸有成竹的，但不知其他各国又作何打算？

(26) 1900年10月6日倫敦来电新字第418号

星期一德国第二次通牒，表示接受以惩办祸首的上諭，作为恢

复秩序的初步基础,并建議訓令各国公使查明祸首名单是否完备,处罰应否減免以及如何执行处刑等。法国通牒昨日公布,提出的談判基础为:①惩办各国公使所指定的祸首;②禁止軍火进口;③合理地賠償各国政府和私人;④使館区永久駐兵;⑤毀大沽炮台;⑥北京与天津間某些据点由各国軍隊駐守。

(27) 1900年10月12日倫敦来电(未編號)

今日各报均載,除尚未收到日本正式答复外,各国对法国通牒一致表示贊成。

(28) 1900年10月12日倫敦来电(未編號)

法国通牒所提条件,各国均表示原則上接受,可能作为联合照会的基础。

(29) 1900年10月14日北京去函(未編號)

今天午后3时我将同庆亲王和李鴻章举行初次会商。可是俄国公使不在北京,德国公使还未到任,英国公使正調职,法国公使又臥病在床,(患伤寒症)。在这种情况下,不知如何进行!虽然如此,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談判的对象。

有人擔心中国将付不出本年12月到期的俄法借款半年利息30万鎊。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将有一番吵鬧,并且会引起干涉,提出新的管理办法!

德国軍隊在这里行为可怖,俄国軍隊也很坏,崇文門內俄国占領区移交給德国以后,以前不曾逃走的极少数中国人,現在也急忙避往日本占領区去了。情景确是可怕,虽然这次災难是中国人自己招惹来的,可是从德国人所发布的命令看真是太殘酷了。命令的意思是:在作战期中,只要碰着中国人,無論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論!当然他們不可能把中国人杀光,可是在他們占領区里已成人間地獄了。我虽沒有亲眼看到,但是中国人說起来都会談

虎色变的。

(30) 1900 年 10 月 15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最近我忙于各方奔走,希望談判的难关就此渡过,因为今天庆亲王和李鴻章已将他們所拟的議和建議送給各国使館去了。据我所知,俄国公使格尔斯(N. De Giers)将回北京,除德国或者不愿以外,其他各国都愿进行談判。目前正临紧要关头,如果保定府方面不听庆亲王和李鴻章的命令,不悬白旗而坚持繼續作战(我看很有可能),德国或者不肯議和。我真不知事情会演变到什么地步!我极力抑制焦虑,保持鎮靜。

李鴻章和庆亲王两人都急于和平解决,我怀疑他們是否当真悔悟或認識到中国所犯錯誤的严重性。对于西方來說,或者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賠償,或者不顧現有的利益,甚至将来多年的混乱,而提出自己的条件。究竟那一种办法好呢?我是傾向于前者的。

慈禧太后和皇帝現在完全为董福祥和刚毅两人所左右,他們可能被迫作战到底!我不忍坐观后果了!

(31) 1900 年 10 月 21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現在俄国公使忽然又回到北京,德国公使穆默(M. A. Mumm)也立刻到来,这是个外交上的謎,这至少表示他們同意进行談判了。

看来各国可能要求的不多。法国照会里要求六个人头,是件小事。可是中国方面困难重重,第一是如何惩办祸首,第二是如何筹措应付的賠款,等等。

(32) 1900 年 10 月 28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竇納乐已于 25 日起程赴新任。薩道义(Sir Earnest Satow)曾于 1862 年在北京英使館当过見习,但我已不記得他了。各国公

使們正在协商，以便在会晤庆亲王和李鴻章以前，取得一致意見。庆亲王要我也参加會議，但我婉言謝絕了。那样将造成一种英国在談判里操縱的气氛，而且容易引起反对，不过會議进行的一切情况，和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驟，他都应当让我知道。

(33) 1900 年 11 月 1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正式的談判还没开始，各国使节正在协商，待他們取得一致意見后，談判就可进行，届时恐怕中国方面将毫不迟疑地接受条件而签字了。应当惩办的祸首中，困难問題是如何处置端王。如果要他的头的話，那如何办得到？因为他是大阿哥的父亲。

另一困难是賠款問題。我估計总数不致超过 5 千万鎊，即使这个数目中国也难于支付！我将尽力使中国取得最便宜的条件，但恐各国都想在賠款以外使他們“本国人”能生財有道，因此他們是否肯答应还有問題。

(34) 1900 年 11 月 4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各国使館还在討論他們应提的要求，因此談判还没有开始。有人要求改变上海会审公廨办法，又有人要求皇帝在接見各国使节时尊重外国礼节等等，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浪費了宝貴時間。可是貿易日趋衰退，稅收也随着降低，我們眼看要垮台了。开到保定府的联軍已經将前护理总督廷雍杀害，并且占領了(也劫掠了?)皇陵(西陵)。这作为惩处行动是很对的，但肯定是失策的，因为杀了廷雍将激起全部官場的忿怒，占領西陵将阻碍皇帝的回鑾，因此秩序无法及时恢复。德国更为专橫，它命令皇太后回来，強迫庆亲王和李鴻章下令不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西安朝廷供应錢粮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非常令人灰心。

(35) 1900 年 11 月 7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32 号

各省騷乱扩大，貿易萎縮，稅收下降，商业面临破产，来春到期

外債也可能延付，除和平外无法挽救这种局势！同时各使館正在从容討論他們所建議的哀的美敦书，每一国家都想推行它自己的一套，而人人为許多小事爭吵不休。庆亲王毫无办法，靜等談判，准备开一次会即答应一切条件，而在圣诞节前不可能开会，在此期間各方面的真正利益必致受損。

(36) 1900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去函(未编号)

各国公使的會議和討論大致可告結束，他們正在草拟一致的要求，向庆亲王和李鴻章提出。我認为中国方面不难接受这些条件。据我所知，惩办祸首一款已經改为仅要求按中国最重的律例惩办，以代替过去要許多人脑袋的要求，因此在圣诞节以前，大概可获解决。賠款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再規定由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国財政，对于海关将造成不利的局面。据说賠款总数至少将为 5 千万鎊。我們將尽力設法在最便宜的条件下筹付。我已胸有成竹，但暫不发表，以免时机未熟反而有害。据我看来，采取措施使中国走上改革道路的机会要失去了，当前的問題对于中国办事的老方法并沒发生多大的影响。

(37) 1900 年 12 月 24 日北京来函 Z 字第 879 号

今晨我发电告你和談已經开始。两天前各国代表的意見已趨一致，在联合照会上划押后，今晨 10 时請庆亲王前来，由公使团領袖西班牙公使葛絡干(Bernardo J. de Cologan)亲自交給他。李鴻章因病未去，他和庆王商量后将奏报西安，我定于 27 日去謁見他們，屆时西安的諭旨到后当可决定如何作复。我還沒看見要求条件的全文，想来他們不会提异議而只能接受，但相信其中沒有国际管理委员会的条款，这样，海关将会扩张而我們也将出人头地了！我希望能年輕十岁，因为我愿再为中国干十年的工作，但恐只能再干一年了。我自信还能完成許多重要工作，并且使进步的车輪开始运转。

(38) 1901年1月22日北京去函Z字第880号

联軍所提出的条件都已为中国所正式接受，今天开始討論細節。在外国軍隊占領下朝廷如何回鑾是个問題，前途还充滿着許多不愉快的可能性。我的处境也困难，但在此时、此境，仍須坚持作有用的事。

(39) 1901年2月6日北京去函Z字第881号

昨天和談代表們开会，首先討論懲办祸首这个棘手問題，結果如何还不知道。上星期李鴻章曾告訴我懲办祸首容易，而賠款困难。但昨天有位道台来拜会时，他在談話里表示恐怕还有麻煩，并認為不向西安进軍，問題不会解决。但是即使进軍，也可能只落得一場失敗。

天津总督衙門，即李鴻章的老衙門，自从7月联軍占領后即作为临时政府，上星期忽然焚毀。那里都認為是有人縱火，因此情势紧张。在北京这里表面安靜，但人們都說街上的中国人对外人的态度逐漸強硬起来了。一个外国人单独騎馬去郊遊，也許会失踪。軍隊方面只忙于加強使館区的防禦計劃，我相信他們准备筑三座砲台。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生活将不会如过去那样平靜了。朝廷必須决定回鑾或者迁都，从許多方面考虑，他們會認為最好是迁都。回来的好处是保住北京和附近地区。如果不回来，則直隶省大概也将失去，但是他們可能暫時不顧这些，希望将来再收复。我对他們的忠告是：“立刻回鑾，并且認真改革才是最好办法”。但是这班人喜欢自作聰明，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并且只愿按自己的想法去作。

(2月11日續写)关于在假稅务司賀璧理帮助英国外交部研究賠款的事，我正在发回电給他。各銀行都准备发一笔大財，但是我們希望各国同意分年摊还，避免由銀行承办。最討厭的是，有些国家过去在中国并没有利益，可是他們比別人还起劲，只等候有机会

就插手进来。要求成立国际管理委员会的就是这班人，而这正是中国最应当避免的。成立国际委员会的主张，也有赞成和反对两个方面。反对的理由是，委员会要干涉中国的管辖权，而且步调不易一致。赞成的理由是，这样做一定会采取各种改革财政的措施，好好地执行三、四十年。另一方面，这些措施总是不受欢迎的，只要国际管理取消了，措施也将不继续执行了。我还是赞成不要走的太快了，等到真正感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作适当的改革吧。

在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我必须留在这里，各国在行动时是不大会考虑到海关的。

(40) 1901年2月10日伦敦来电新字第402号

代贺璧理密电：“英外交部约我以非官方方式提供资料以协助他们确定中国力能支付的赔款数额和有利于一般利益的最好筹款方法。希望我的建议能减低赔款数目，并防止国际共管财政等。已告外交部，须经您许可后接受任务”。

(41) 1901年2月11日北京去电新字第621号

致贺璧理：“请即协助外交部，在决定数额前，最好先问中国有何计划”。

(42) 1901年3月18日北京去函Z字第885号

赔款可能采用向各国政府按年摊付而不用借款的办法，因此没有议论中国信用的必要。所有借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付，可能有稽延，但决不会赖债。

今晨曾发电告你铁路问题在天津又引起纠葛，只要偶然一开鎗就会火上浇油地扩大！我想英国应当取得主动采取坚决的立场。

由四国公使所组成的赔款委员会（美国公使柔克义，德国公使穆默，比国公使姚士登（Joostens）和荷兰公使罗伯（F. M. Knobel）

現在正討論賠款的原則。他們拟好原則經各国同意后，即將向中国全权代表提出。我們方面則研究如何“开辟財源”，但未知賠款总数以前，也无从着手。我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成立一个国际管理委員會，因为过去在中国沒有取得利益的一班人，現在都尽力想搞一个这样的机构。現在还不知如何了結，但我将极力坚持求得解决，因为我如离去，将带来灾难。

(43) 1901 年 4 月 8 日北京去函 Z 字第 887 号

賠款的談判虽然进行，但进展很慢。据信可能的結果将是法国管理邮政，德国管理盐务，而英国管理海关。但另一傳說是可能成立国际管理委員會来代替或管理这三个机构。这对我們当然不好，但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也許能为中国作好工作。我仍将坚持留在这里以便应付危机。

(44) 1901 年 5 月 6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09 号

密：許多主张都在考虑中，各国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中国方面对于奋力改革或守旧，还拿不定主意。海关每年能提供 1,400 万两，但希望英外交部允許将稅則中的稅率都增加三分之一，这样海关每年可提供 2,200 万两。我們希望各国能接受按年分摊的办法，因为举債太不划算！

(45) 1901 年 5 月 7 日北京去函 Z 字第 889 号

我正尽力劝說各国使館接受分期摊还賠款的方案，采用借款方式因包括发行折扣和銀行佣金等，太不經濟，并且增加中国負擔。但是参加討論的十几位代表們各有一套方案，这就使談判工作拖延不决了。在这种爭議不休、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最后恐怕还是会落到我手里的。因此我已作好一切准备，目前只靜待时机成熟而已！

(46) 1901 年 5 月 8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9 号

密：外交部同意修改稅則，达到切实值百抽五。您的意見是否主张在 5% 上再加 1/3，例如按 5% 应征 6 两則加征为 8 两？目前困难是某些国家如俄、德两国都要求賠付現款。

(47) 1901 年 5 月 9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08 号

密：按現行稅率加 1/3 即可，修改一般稅則工作留待后議。公使团要求 4 亿 5 千万两賠款的照会，中国政府已收到，并交給我拟复。海关又出头了。

(48) 1901 年 5 月 10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8 号

密：我将您主张增稅 1/3 的迫切要求等秘密通知外交部，他們极为滿意！另从可靠方面探悉：外交部已通知德国駐英大使，表示英国政府不可能担保；但建議每国应照其所要求的数額，按 4% 息接受債券，还本可在 4 年或 5 年后开始。英国不反对酌加稅率；如不监督財政，应由英、德、法、俄四国銀行团代为接受賠款。

(49) 1901 年 5 月 11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7 号

密：外交部尚未正式提出 4% 息債券事，但有理由相信他們是贊成的。下星期二內閣即开会議。請严守秘密。

(50) 1901 年 5 月 12 日北京去函 Z 字第 890 号

几天以前各国使团已将要求賠款的照会送达庆亲王，他随后又轉交給我研究。据聞各使館終于发现不能忽視海关，因此我們在承担此項任务下，将比过去的权力更为強大。

(51) 1901 年 5 月 15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07 号

密：有些人害怕各国的协调即将因賠款問題而破裂，各国都将自寻抵押以取得自己的賠款！国际担保似有必要了！

(52) 1901 年 5 月 17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6 号

密：外交部坚决反对单独担保而不怕爭夺抵押，并且认为联合担保是必要的。据可靠方面探悉，德国政府同意按 4% 息发行債券，并主张加 $1\frac{1}{2}\%$ 減債基金以代替英国所建議的 $\frac{1}{2}\%$ 。

(53) 1901 年 5 月 22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5 号

密：內閣昨天发表声明，承認賠款过重，但又不能減低，因此建議以債券支付。汇丰銀行經理已与德国大使館接触，并秘密地征詢您的意見：可否減低或延期付息一年或二年，并将減債基金拖延到加稅以后收入足够支付之时。問題是約需多长时间？

(54) 1901 年 5 月 24 日北京去电新字第 605 号

密：如必須举办外債，只能从明年 7 月份起开始付息，協議必須說明，还本前繼續付息，而減債基金則須 5 年后再議，或 20 年后开始支付！

(55) 1901 年 5 月 24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4 号

密：銀行团洽办借款事不确！英国政府的債券建議仅在考虑中：假定 $1\frac{1}{2}\%$ 減債基金与第一次利息同时支付，則增加減債基金問題可能延期 5 年，但拖延 5 年或 20 年后开始支付的問題，恐难承認！

(56) 1901 年 5 月 25 日倫敦来电新字第 383 号

絕密：英国政府已向德国政府建議，头三年利息为 3%，第四年为 $3\frac{1}{2}\%$ ，第五年及以后为 4%，減債基金 $1\frac{1}{2}\%$ 自第五年开始支付。

(57) 1901 年 5 月 26 日北京去函 Z 字第 891 号

昨天各使館詢問有关賠款利息,这說明賠款談判已前进一步。我今天下午将去晉謁李鴻章,和他商量如何答复。

(58) 1901年6月23日北京去函Z字第894号

我不知道英国是否曾在賠款問題上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此地的英国使館絲毫不考虑李鴻章的处境。我怕英、德間的勾搭会妨害美国对英国的同情。据我了解,柔克义已經感到薩道义在減少賠款問題上背弃了他,因为薩道义必須取得德国对于成立国际管理委员会問題的支持。据传董福祥即将帶着大队人馬回来,三星期前他在內蒙西部屠杀許多比利时教士,重演仇外行动的事,恐怕会影响我們在这里的处境。如果这仅是謠传,前途諒可順利,海关还可扩展而更兴旺。

(59) 1901年10月12日北京去函Z字第906号

根据和約,对于4亿5千万两賠款的“保票”已准备就緒,将它交与領袖公使后,各国的联合工作即算結束。

(二) 赫德和清政府人員往来文件

(1) 1900年6月19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三日)总理衙門(以下簡稱总署)总办致赫德函

逕启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四点钟申刻由本署照会各国駐京大臣內称:現据直隶总督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領事杜士兰照会內称,各国水师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两点鐘将大沽口各砲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語,聞之殊为駭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砲台之說,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現在京城拳会紛起,人情浮动,各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情形危險,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請于二十四点

鍾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并派撥隊伍沿途保護，暨知照地方官放行勿阻等因。茲奉堂諭函達閣下可也。

(2) 1900年6月20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赫德
致總署總辦函

敬啟者，各國使臣前赴天津一事，均已領悉。總稅務司不勝詫異。所稱占據砲台之說，必有誤會之處。大臣駐京，水師提督何能有此權柄，實系向所未聞之事。若不如此速令各大臣出京，必有解悟復原之時。各國所調之兵，莫非為自為保護襄助平定亂局起見，毫無碍及朝廷之意。總稅務司幫辦稅務四十余年，向蒙推誠相愛，本應留駐京城，惟各國使臣全行離京，只留一人，反使中國作難，是以無法，只可同去而已。但關員各眷屬均有四十余人，火車既停，又無車船可僱，實屬無法設施，此難處中，未知貴衙門能否襄助料理？若允相助，則不勝感激矣。四十年之情誼，詎料今竟已矣，實深惋謝[惜]。但愿此后國富民和，朝廷政務蒸蒸日上，是則私衷切祝者耳。

再敝署內有四十余年關務案卷，各口關產契據，各書架上有貴重之書籍，恐一離去，必有亂民焚搶，一旦所失不少，可否由貴衙門酌派司員帶同兵弁駐守之處，即希裁奪施行。又及。

(3) 1900年7月21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總署
總辦致赫德函

逕啟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奉堂諭將照會各國駐京大臣情由達知閣下在案。嗣因各國水師占奪大沽砲台首先開衅，各國洋兵又與兵勇施放槍砲互相攻擊，土匪亦乘機焚搶，并聞貴署亦被焚如，各堂深以閣下為念。惟匝月音信不通，無由探問。現在已與各館通信，茲奉堂諭函詢閣下現居何處，并裴副稅司安否，務希閣下詳為函復，以便轉回堂憲，是所切盼。

(4) 1900年7月21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总署
总办致赫德函

逕启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南洋大臣电称,沪关造册处稅司戴乐尔,以稅司久无消息,各关不便无总權,該稅司拟請幫令总理,并詢正副总稅司实信,由道电稟前来,乞示复等因。現奉堂諭函达閣下,应如何作复,即希閣下酌夺,由本署轉复可也。

(5) 1900年7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赫德
致总署总办函

敬复者,奉到六月二十五日鈞函,承詢总稅务司現居何处,并裴副稅司安否,等因奉此。伏查五月二十四日总稅务司帶同裴副稅司等及同文館欧总教习等老幼男妇四十余名口,均赴英国使館避难,除邮政总办被砲伤故,及稽查各口帳目稅务司、副稅务司二員受重伤外,其余均尚在英館居住。惟总稅务司与二、三人現患病症,起居未能照常。敝署并同文館共十六处所,咸遭楚炬,其內公私各物僉无一存。除将五月二十四日奉稟之函再行抄送外,合行专函上达。

(6) 1900年7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赫德
致总署总办函

敬复者,奉到六月二十五日鈞函,承詢正副总稅司久无消息及造册处稅司拟請幫令总理应如何作复等因奉此。伏查京外隔閼,音信不通,各口关务自有不便之处,惟此事总稅务司莫能为力,暫時可由造册处稅务司会同江海关稅司商同办理,如其不能自主,可由南洋大臣轉电总署請示可也。

(7) 1900年7月27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日) 总署总办
致赫德函

逕啟者，今年暑伏酷熱甚于往年，茲奉堂諭致送閣下蔬菜一挑、西瓜十箇、冰塊兩方、白面百斤，聊佐清暑之需，即希閣下查收可也。

(8) 1900年7月30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五日) 总署总办致赫德函

逕啟者，現因各國外部以未得駐京各大臣親筆電達平安之信，未能放心，惟現當軍務倥傯之際，碍難代各大臣發寄密碼電報。奉堂諭煩由閣下將各使館平安情形發一切實電報轉致各國外部大臣，以凭取信，電碼送由本衙門轉為遞發。又頃由濟南寄來江海關稅務司致閣下電一件，奉堂諭送請督收見復是荷。

(9) 1900年7月31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六日) 赫德致总署总办函

敬復者，接准七月初二日鈞函，奉堂諭致送食物四色，均已收到，容俟會晤時再當面謝。續于初五日又奉鈞函，囑代發平安電致各國外部大臣，以凭取信等因；又濟南寄來江海關稅務司電報一件，均已收閱訖。伏思若將各使館如何平安，發一切實電報，各國外部大臣內無一人能以相信，惟論發電一事，總稅務司有一得之愚，進言奉勸。代發密碼電報，如遲延一日，必增一日之難，若能早允代發，則轉圜之事，或可略為易結，應請回明堂憲，實利圖之可也。

(10) 1900年8月16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总署总办舒文等致赫德函

敬啟者，前因民教相仇，種種敗壞，其故總因權臣擅政，皇太后皇上几無自主之權，遂大局決裂至此。現在日本護兵已入京城，闔城居民岌岌可危。閣下久任中國，素受皇太后皇上恩禮優加，觀此情形，定思挽救，俾使宗社轉危為安，京城生靈不致同歸于盡。緣與執事同事多年，用敢告援，以冀挽此大劫，至各國主見若何，和局

应如何酌議，均望大力維持，并希賜复为荷。

再启者，現在京中土匪蠭起，街市紛紛夺搶，实与居民暨总署均有可危，刻无他法，惟有函乞閣下轉为借重日本护兵設法弹压，以冀暫济眉急，不胜切盼。又及。

(11) 1900年8月18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赫德致总署总办函

敬复者，本月二十三日始奉到二十二日鈞函，聆悉一切。函內所謂各国主見若何，和局应如何酌議，均望維持賜复等因。窃以为此事不如請列位总办于二十五日下午四点钟时到崇文門內高井庙面商一切，总稅务司在彼拱候，否則应請貴署当軸大宪自請面会各国駐京大臣晤商一切，或备文照知，均无不可。各国并无害国伤民之主見，如有大臣出头商办，定可轉危为安；应愈速愈妙，迟則不堪設想矣。至弹压土匪一层，各国大臣已經商办，并备有告示，因无刻版，碍难遍处張貼。合将所交底稿送呈，請为刊刻刷印千张，送至总稅务司处，以便轉請各国大臣盖印，遣人張貼。其示內要义，莫非令华民各安生业照常安居，其余威吓各語，亦不过保护善良之意。除华文告示外，各国商同出洋文禁令，不准洋兵乱行騷扰，如尊意果有使宗社轉危为安之情，自当速照以上各节立即施行。又数月內各国使臣及使館妇孺均未受伤，合并附聞，請为放怀。

(12) 1900年8月21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总署总办致赫德函

逕启者，昨由东文繙譯唐家楨交到复函，具悉一切。諸荷分心，曷胜欣慰。并承訂于二十五日四点钟之約，本拟屆时前往。据唐繙譯云必須有洋兵护送，当告以赫大人已給執照无須洋兵，詎料行至米市大街，果被拦阻，只得回头等候唐繙譯帶兵二名一同前往，迨到高井庙內，已逾四点钟矣，閣下业已回府。昨又专函送交塔繙

譯克什訥交由松总办年处設法同塔翻譯到庙，岂知伊等复耽延一日，因无凭据将原信交回，殊覺誤事，万分焦急。現在本衙門崇大人暨崑中堂、敬大人共有五六位堂官向本总办等云：此事既承赫大人分心，我們应当先去晤面方合情理，你們总办无須再去，徒事耽延，即专函商訂今日下午五点鐘，請赫大人派兵二名前来保护我們前去一談，似为妥速，等因。特此专函奉布，即希閣下于两三点鐘派洋兵到东四牌樓九条胡同舒宅，以便保护各堂会同前往，屆时务望台端在高井庙內等候，是为至禱。

再启者，本日下午两点半鐘奧国訥大人差人来請本衙門崇大人在奧国館內，即崇大人住宅，有話面談，詎被德国兵官扣留，至今尚未释放。据称戕害克大人系崇大人之意，查崇大人所管系京师步营，害克大人者，系团匪乱勇，且崇大人为人慈祥，岂能作出此等事件。万乞閣下設法救援，轉商德国署欽差早将崇大人释回，以便专商大局，是为至要。又启。

(13) 1900年8月23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总署崑岡等致赫德函

逕启者，日前厚承雅意，心感无极。次日即赴庆亲王府，向其門官詳細詢問王爷究在何处，均称实系随扈圣駕出城，行抵何处伊亦不知。詰之再四，据云中堂大人既有重大事件或有信函，情愿由府內派人出城跟寻等語。当时恐其設辞搪塞致誤事机，遂公同商酌添派总理衙門帮总办章京朴寿与府中人一同前往，沿途詢問行在处所，俾得面見庆亲王，催其立即回京，并由日本福島大臣派东洋兵保护前进，以免阻拦。除俟有何复信再当飞布外，特此泐陈，务望閣下費神代为轉达各国大臣，稍寬日期以候确音，至八月初一日会晤一节，仍如期前往。

(14) 1900年8月25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一日)

崑岡等节略

- 一、現在庆亲王李中堂暂时尚未来京，可否求总稅司訂期約同崑中堂諸公往拜各国大臣，表明中国此次系因拳教相仇，中国內乱，致使各国派兵前来保护，深为抱歉之意，以資聯絡。
- 一、前据总稅司函云，各国大臣并无他意，仍愿和好等語。可否由崑中堂諸公往晤各大臣时婉詞致謝，并請各国大臣将此次致謝之意轉达外部。
- 一、各国已到之兵刻下弹压地面，居民安堵，实深感激。至于續发未到之兵，应請各国大臣速为发电拦阻，以免城內外人心惊惶。
- 一、城內居民經各国妥为保护，业已照常步行往来，惟商賈运貨必需車輛，应請总稅司轉商各国大臣出示晓諭洋兵毋庸拦阻，以为和好凭据。
- 一、現已联名奏請簡派庆亲王速行来京維持和局，总稅司在中国四十余年，为皇太后皇上及王大臣夙所倚重，若得总稅司具一申呈，表明各国大臣愿請庆亲王还京商訂和約之事，据以轉奏，于大局实有裨益。
- 一、大內供給，向系逐日采买，現在日本兵护住东西华各門，大內人役至今不能出入。現在皇宮以內，先皇老妃嬪多有在者，应請总稅司轉商設法开禁，准大內人役购买食物，应如何商定章程，求速办理，以救大內生命。
- 一、聞外国兵在城內有搶擄奸淫，并用刑逼取銀物等事，以致居民均不聊生，素知各国于奸淫等事最为鄙恨，应請总稅司設法轉請严禁淫擄之事，以重人命。
- 一、城中人民众多，粮石为重，現在虽經各国張貼告示，令各粮店照常生理，特恐存粮无多，不久必致缺乏。拟請总稅司轉求各国大臣設法保护运粮車輛入城，并猪羊食物求設法保护进城，以資救济。

(15) 1900 年 8 月 27 日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三日) 赫德申
呈总署另字第一号

为申呈事。窃查三个月以前，总稅务司常詣貴署商論各事。彼时中外和好，街市人烟輻輳，民情甚属安靜，一切外交均系照約办理，各关稅課有增无減。乃三个月以来因义和拳到京，以致市井萧条，到处焚毀，人民輾轉流离，其兴盛之局势如何一变而頹敗，无庸細述。且各国大兵到京，而朝中人紛紛出京，局势更形大变，其时事之岌岌，亦无庸詳論。伏思各国交际之道，其最重者，即系彼此如何看待所派之使臣。此国視彼国之使臣，較之己国之君为尤重，其随带之人員，均不能稍加以輕慢，所居之公館，較之禁城为更不可犯。通商以来，中国亦然。不料此次誤信廷臣之謬議，多日围攻使臣公館，以致激怒各国，实属古今未有之奇事。因思此次各国发兵，原为救护使臣，非欲殃民害国。是以大局虽甚可危，尚可极力設法收拾。惟办理此事欲有成效，最宜急早开議，若推諉迟延，致其中另生他变，則挽回更难。查貴衙門之庆亲王久办交涉事件，各国大臣均与和睦。若能奏請皇上速行簡派来京，或一人独办，或督同前派尚未到京之李中堂会办，其事虽属甚难，然亦必有办法。总稅务司現拟不日回国，所陈各节系为維持大局起見，并无他意。是否有当，应請貴衙門速与未离京之大員会商酌訂为要。須至申呈者。

(16) 1900 年 8 月 28 日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四日) 总署总
办致赫德函

逕启者，現在本署朴章京业已旋京，据云至怀来县面見庆亲王，將京内情形暨閣下維持国家宗社、救援百万生灵雅意，詳細稟聞。庆王极为感荷，并諭云，目前因患腹瀉，請假暫息，未赴行在，今时局艰危，深幸赫大人肯为援手，欣喜之中愈生慚愧，即拟刻日恭赴行在，代递在京各大臣奏摺，請旨偕派出之員即速回京，与赫大人面商一切，大約初十日可以进城，囑为专函道达，并希先代轉

致各国欽差大人等語。本总办等遵諭函致台端，先申謝悃，并祈代致各国駐京大臣可也。

(17) 1900年8月31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七日)总署
总办致赫德函

敬启者，今接庆亲王来函，于初八九日即可回京，由西直門而进。除另函达各国駐京大臣外，特此布聞。

(18) 1900年8月28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总署崑
岡等致赫德函

逕复者，本月初四日接奉初三日另字第一号申称，备悉种切。此次国家变端，起自仓卒，乱民煽惑，搖动愚蒙，以致謬議沸騰，即朝廷素所敬礼視同大宾者，虽奉諭旨严加保护，不啻三令五申，而匪徒擅专国权，几不能制，誠如申称，实属古今未有之奇也。至所称各国发兵专护使臣，非欲殃民害国等語，本大臣等深信无疑，且感且愧。因思开議宜早，免生他变之言，实为执事虑始图終、維持国家宗社美意。但庆亲王請旨来京，已有确信，現在业由总署总办专函布达，惟希閣下慨念中国时局艰危，始終玉成其事，切勿回国，統俟五六日間庆亲王到京以便面商一切，并悬台端于一二日內酌定日时，先由本大臣等趋詣晤談，借申攀留之悃，仍望酌定見复，屆期派洋兵导往，不胜翹盼之至。

(19)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一(1900年9月1日光緒二十
六年八月初八日)

一、光緒二十四年因甘肃提督董福祥調兵赴京，其跡可疑，始有各国調兵数十名暫行保护使臣之事。

一、光緒二十五年內，各口西人均怀警惧，因聞山东义和拳起事，虽未見有朝廷信任之明文，而該省大宪及各地方官多有信从保护之說。

一、光緒二十六年春間，义和拳自山东竄入直隶，扰及保定府，遇有教堂即行烧燬，遇有教民即行杀害，駐京大臣复行調兵到京保护。

一、彼时义和拳仍行騷扰，竟至丰台車站，猖獗更甚，較前更險，各国大臣复欲多調兵丁守护，不料鐵路均已毀坏，以致水师提督希大人所統之兵不能到京，只可仍回天津。

一、五月十五日日本館內之参贊出永定門，路遇董福祥之勇丁，該参贊竟被戕害。十七日义和拳乱入崇文門內，于街市左右放火杀人。自是日后，各使臣派护館兵在交民巷一带巡邏，并不准中国人任意来往，此系自行保护使館无法之事。

一、五月十九日京津两处不能通信，在海口之水师提督因思必須多派兵丁迎接各該大臣出京，是以有自定占取大沽炮台之事，以便本国兵出入。旋于五月二十三日有总署行知各使臣限二十四点鐘出京赴津之事。至二十四日四点鐘限滿，即有勇丁开枪围攻使館之事。

一、围攻使館以前，虽聞山东地方官保护义和拳，而总未明見諭旨。围攻以后，屡見上諭嘉奖义和拳，并另派王大臣統带，街市各处均貼有統带义和拳王大臣之告示。是以义和拳所为，或害华民，或害洋人，国家均不能推諉，各国必坚持此意为詞。若謂此系君主不知不愿之事，彼面必問：此事究系不听君諭之众臣为国主，抑系任听众臣所为之君上为国主。惟無論如何辨駁，仍系国家之責成，一切所为均屬国家应行賠償之事。

一、彼此請办允办各事，必非易易，而中国此次所請所允，較为更难。然欲了此事，只有二法：一系听众董福祥等之主見，交战到底；一系設法乘机說和停战。惟半月之內，西兵自海口至京，路遇之华軍不能抵敌，觀此則交战到底之美意，似无后望。至設法說和一法，亦非易办之事。但若无勇敢之臣出头，或請或允，則大局之十成全无把握，若敢出头料理，則所失者似不过一成內之数分而已，此意亟应熟思。总之，围攻使臣一事不可輕看，亦不可誤看，实

系万国来往第一犯法之举，而为各国各人至死不允之事。茲特另拟通行条款之草底，可用与否，請即酌夺。

八月初八日备用

(20) 1900年9月2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总署总办
致赫德函

逕启者，前因京师时局危迫，經在京各大臣合詞吁請諭旨，簡派庆亲王来京商办一切。現奉庆王爷传諭，刻已奉派入京，因事关紧急，本拟兼程前来，于本月初八九日即可进城，乃途間連日遇雨，又拖微恙，以致未克如愿。茲仍拟于初十日到京，再当与貴总稅司訂期相晤，囑为道达等因。本总办等遵諭达知閣下可也。

(21) 1900年9月4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庆亲王
致赫德函

逕启者，前因时局艰危，多承貴总稅务司暫事調停，百万生灵不致同归于尽。本爵于初十日已遵旨到京，亟愿面晤閣下，借申积愫。茲拟于本日午后两点鐘务請移玉至地安門外烟袋斜街西口外广化寺廟內一談。屆时本爵至該寺靜候，专望貴臨可也。

(22)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二(1900年9月9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前具之第一节略，業經面呈，并蒙传見二次。承囑之語虽經面見定夺，然回京应办之大事，悉心寻繹，多所扞格。一日不开會議，各国意見即难得知，既不知实意所在，則入手亦无端倪。李中堂仍未到京，尙有二事請亟裁酌有无办法。

一、聞近京一带，仍有官兵及义和拳等不时出沒，已有数次与西兵相遇交手。窃思西兵把守京城，原不怪官兵及义和拳在外图謀攻打，惟聞伊等如此图謀，各国不能議和反須备兵往各处追逐，大碍和局。因思各国派兵到京，原非欲与中国交战，实欲解使館之

圍。若令各国知中国不但围攻使臣,且仍与救兵为敌,則此事不知何日始得了局,有无止战飭退之法,此亟須裁酌者一也。

一、聞各国議論以京中之事毫无端緒,实緣皇上去而不返,若能設法請皇上回京,則京中不至如此紊乱,而停战議和等事,必較易多多矣。王爺試思回京數日,各国相待礼貌不衰,此系亲見之事,若皇上回京,各国相待必当礼貌尤隆,且舍民而去,殊失保赤之义,若能回京,則于君父惠愛子民之义意,亦屬符合,此亟須裁酌者二也。

以上二端,与停战議和保全大局之要事,实有关系,是以不揣冒昧,据实上陈,伏乞鈞鑒。

再現聞两江、湖广二总督,因軍餉缺乏,向汇丰各借英金七万五千鎊,約共合銀一百万两,而作保者,仍系英国国家,觀此事,一則可知各处缺餉,不速議和則难乎为繼,一則足見英国友誼之肫誠仍如故也。即請再四思之。

(23) 1900年9月17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赫德
致李鴻章函

敬啟者,五月中旬曾备一函,其中历將逆料日后可慮之事臚陈,并將十四日發寄粵海關稅務司電之原委,由稅務司詳細告知。深惜數月以來所出之事,一一皆與前函吻合,自系不必細述。現由行在軍機處寄到諭旨一道,內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等因。總稅務司自應欽遵辦理。惟因京外道途乱雜,又未知中堂行蹤所在,恐奉飭轉賚之全權大臣諭旨由京寄去,中途而不相遇,貽誤实非淺鮮,是以拟俟中堂至京面呈,至諭旨飭總稅務司將此事詳細加函告知一節,現特將前呈庆亲王之节略二件、拟稿一件,特行录呈鈞閱,即可略知一切事宜,似无庸總稅務司另行各函告知。如有所言,俟到京后再行面商可也。

(24) 1900年9月24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一日) 赫德致
庆亲王函

敬启者，招商运米一事，前数日曾面見惲、賈大人商酌，以王爷之意欲由上海多购米石，惟此法实有碍难之处。刻聞某仓內存有上中下三色米約一万万斤，按照一百六十斤为一石，核計約有六十余万石，若中国現欲贖回，可按每三百五十斤付洋銀六元三角，則每石約銀二两余，約共合銀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每三个月付銀三十余万两，惟头批銀必須先付。目前复見惲大人，已將此事情形面請轉稟王爷，昨由惲大人遣同文館生徐文志来称，王爷愿照办理，应付之銀，保定府庫內尚有存款即可拨用云云。惟此鉅款仍須由汇丰經手，不若由王爷特派一人或惲大人或他員专为經理。至总稅务司帮同料理一节，亦須由王爷特备劄文交下，以凭与汇丰商办一切，令知还款实有着落，且此事必須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則此項米石即早定轉卖他人矣。应如何办理之处，即請速为酌夺示复遵行为要。专是布泐，順頌日祉。

再十日来探听和局各国意欲如何处理，虽各有其說，彼此稍有不同之处，惟均謂尚未知德国意指，須俟聞知如何办法方能自定。昨晚据駐英金稅务司电称，德国現有通行各国之文，以此事必須将应治罪之王大臣等先行惩治后，方准开議等語电知前来。如此深恐与和局大有妨碍。本拟日內趋謁台端面陈，奈因身体欠爽，俟李中堂到京后再商可也。

(25) 1900 年 9 月 28 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五日）赫德
致李鴻章函

敬启者，前数日聞得中堂到津，尙无来京之信。是以將軍机处寄来之諭旨暨上月二十四日敝处所备之函并节略拟稿等件，均于日昨奉上，諒已收到矣。忆中堂在上海时会囑副总稅务司裴轉詢总稅务司何以未經遵旨商派兵船相接。窃思此节实系奉旨飭办之件，惟彼时聞俄国已派兵輪相接，是以无庸再向他国商办。至开議一节，不料現在似难定期，緣德国于数日前已有先行治罪方准开議之难题宣布各国，在德国出此难题，自系甚易，而在中国按題作去，

实属甚难。然俟各国知此事之难,大約另出有通融办法亦未可定。惜哉! 庆王回京有必俟中堂到京方能开議之語, 而中堂在上海又复迟延多日, 若在德国未出此語以前到京会同庆王举办开議, 諒不似此时之难也。

(26) 1900 年 10 月 1 日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八日) 李鴻章致赫德函

逕启者, 頃接八月二十四日来函, 并奉到八月初三日寄諭一道, 暨鈔示节略二件、拟稿一件, 具悉种切。至五月中旬承寄一函, 并未接到。惟粤关庆稅司轉示尊电, 語甚剴切, 当即于五月十四日据以电奏, 深以其說未行为憾。此次无端肇衅, 实非意料所及, 現在急求挽救之法, 細釋拟件, 具征借箸代筹, 用心良苦, 曷任感佩。查召祸之由, 皆庇纵拳匪諸王大臣所致, 遂使乘輿播迁, 生灵塗炭, 欺蒙挟制, 罪迹昭然。本大臣业于前月二十一日, 由沪瀕行据实奏参, 幸荷两宮圣明立断, 昨已奉到本月初二日明发諭旨, 分別撤革議处, 即經电达庆亲王, 并分文照会各国大臣, 尊处必已备悉, 与尊議自訖大誤办法, 似尙脗合。各国如能及时开議停战, 所有应議之綱領条目, 深虑菲材綿力, 不能了此公干。执事宣力我邦垂数十載, 解紛排难, 屡借长才, 現又渥荷温旨嘉許, 定能助本大臣等斡旋危局, 仰副朝廷倚任。本大臣約初十外启程进京, 一切統俟面商。如晤各国公使时, 尚希先致鄙忱为幸。

(27) 1900 年 10 月 1 日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八日) 李鴻章致赫德函

逕复者, 昨接八月二十八日惠函, 并轉寄諭旨暨节略拟稿, 即經奉复, 于本日发寄。頃又接閏八月初五日来书, 具悉一是。开議一事, 德国公使被戕, 自与各国情形稍別, 然先行治罪再开議之語, 虽經宣布, 聞各国亦未尽同心。本大臣在沪时即已逆料及此, 是以瀕行将庇纵拳匪之諸王大臣奏参, 現奉明发, 似难题可云作到, 各

国或另出有通融办法耶。本大臣抵津后，因料理剿匪諸务，适德国新派穆公使北来，未知能再会晤否？初十外郎当进京，仍望执事曲为調停，俾早成議，是所深幸。

(28)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三（1900年10月6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三日）

开議和局一节，前于八月十一日曾备节略并拟件一紙呈閱。惜彼时未能照办，現时情事又自不同。俄国大臣刻已出京，德国新簡大臣尚未到任，而又值英国改派大臣之时，更兼德国出有先治罪后开議之語。目前那、陈二大人来寓商議入手应如何处理，昨复蒙王爷面詢，敝意以为中堂到京拜謁各使署后，随卽照会駐京領袖大臣，以曾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諭旨，并分行各国大臣，此照会內应将所拟通行专約之稿附送查閱，并卽函定日期面商一切。茲将照会信函拟稿并专約各条抄呈，文中或有不順之处，尽可删改，此不过粗具大略而已。再开議自有他項办法，惟各办法虽有其益，仍有其难，虽无預定必成之策，然此事終必有結局之法。現所拟者似較他法为善，若謂德国因大臣被害似較他国情形为重，各国未必如此看待，盖两月被围，其挫折似更甚于瞬息被戕也。

附件(一) 照会拟稿

为照会事。照得本年入春后，义和拳匪扰及近畿一带，以致向所未聞之奇祸，层見迭出，始則各国使館被围，繼則西兵大队汇至京中，随致內廷君臣播迁远地。試忆此事未出以前，若語人曰，数月后当有此事，誰其信之。今者朝廷始知左右諸王大臣之庇纵拳匪，妄启祸端，是以一面将該王大臣等照中国例交各該衙門严議，一面派本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俾得迅速开議和局，以了此事。惟应与議者并非一国，且应議之事，各国又有不同，加以事出非常，应議一切种种較难，再四思維，不若先将其事之綱領由与議各国会定通行之专約后，将其事之詳細按照各国情形各定分約；此外俟通

商条約应否改定均已办妥，再将約內关系各省应行事宜者，另定善后章程，以期彼此获益，永无窒碍。茲将拟先議之通行专約，特拟底稿，附送查閱，以便各国大臣会閱，并請将中国現在如何拟办各情形电达貴国外部，俾期速将应办之事早日完結。除将拟稿附送并抄录分送各国大臣查閱外，合即照会。为此照会貴大臣請煩查照賜复可也。須至照会者。附抄件。

附件(二) 随文信函底稿

敬启者，开議一事本王大臣本日已备文照会貴領袖大臣，并分行各国大臣在案。現拟于某月某日趋赴貴大臣署中面商一切，应請貴領袖大臣轉知各国大臣，請其屆期同临貴署，或另定会晤日期之处，請即示复，以期两便为禱。

附件(三) 通行专約拟稿

現在皇上因此数月內节节出有意外之变，心中甚为愁悶不爽，是以特派庆亲王回京面陈此意，并与^{庆亲王}_{李中堂}以全权便宜行事，俾得商議一切，先将后开之条款作为各国会同与中国订立专約之底稿。

計 开：

一、围攻使臣公館极犯万国公法之要条，为各国万不准行之事，中国一面自認此次之大誤，并应許以后必不致再有如此之事。

一、所有此次应行賠償之各事各款，中国即全行認賠，一面由各国分派人員查明开单送交照办。

一、至日后貿易交涉一切事宜，应由各国择定如何办理，或照旧約，或另定专条将旧約略为增改，或将旧約全行作废另議新約均可，即由中国照行，复将善后章程分別酌定办理。

一、此次所定之专約，系中国与各国通行之大綱領，俟此大綱領定妥后，各国大臣在总署各处所加之封条均可起去，一面由办交涉之各大臣照旧赴署办公。此外另应由各国将此事之詳細与中国

分定某国之分約，俟各分約議定后，方由各京官在京中照旧供职，俟应賠之各事各款全行办妥或定有如何办理之法后，方由各国陸續退兵。

再第四条內之各国分約与第三条內之各通商条約无涉，各有各办法。至专約首頁各国銜名次序应如何书写列定，一切即可于會議时面定。

(29) 1900年10月11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八日) 赫德致王文韶函

敬啟者，自与中堂末次会晤后，已数月于茲矣。其間六、七两月鄙人在英国府避难，枪弹如雨，昼夜不停，左右友人受伤丧命，幸鄙人未罹此祸。至七月底西兵到京，重围始解，彼时各国官員眷属多半回国，鄙人亦拟即时偕归，消此郁悶。然中心耿耿，实欲为中国筹一挽回之策，是以当时設法，請庆亲王回京办理和局。不意李中堂迟迟未到，故迄今尙未开議。惟彼时即云有較庆亲王回京尤要尤妙之事，即系速請皇上回鑾。現在各国皆謂京都既无君主，即中国亦无君主，此言虽誤，然已致有外論，即如应由各国自定办法等語，虽各国駐京大臣未聞有此語，然其意見尙秘不能宣，而各国报纸早已浮言竞起，有云將欲瓜分土地者，有云欲在各省督撫中择一首領由各国派員襄助办理者，更有云另在京中择立君主者。虽系报纸所传，然往往浮言竟为日后事局之朕兆，是皇上一日不回鑾，百姓既无依賴，国势亦甚可危。鄙人拜識中堂数十載，稔知中堂深达时务，熟悉各国交涉情形，是以欲于未回国以前，为中国此事一竭犬馬之劳，上以副圣主恩遇之隆，下以全輔助友朋之誼。計惟有先請皇上回鑾，既免多生枝节，更可速定和局。若以西安为中国腹地，距海甚远，可冀平安，深恐四肢漸漸殘缺，仍必侵及心腹，是迁都之法，非欲巩固中国，实將分裂中国也。因知中堂于此事不能数諫，敝人系属客官，言之或可无罪，即請于奏对时將此函直陈。若慮西兵大队未退，回京势甚可危，則請看庆亲王、李中堂在京，各国

皆优礼相待，此系国家大事，岂似平人寻仇，尽可放怀，无庸过虑。且現閱德皇复电，深盼中国皇帝回京，即各国当亦均以为然也。临穎神馳，无任迫切企望之至。

(30) 1900年10月13日(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日)庆亲王致赫德函

逕啟者，李中堂現已到京，本爵拟于本月二十一日三點鐘到賢良寺回拜，并有面商要事，务祈閣下屆時前往是盼。

(31)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四(无日期)

本月二十一日面見王爷、中堂，业将通行之約增为五款，惟八月十一日所呈之拟稿，末后有此外各国另定何項条款难以逆料之語。現聞在各国应定之条款內，另有数事，茲特开列于后：

- 一、軍火不准运銷中华。
- 一、公私兩項賠款宜定明妥办。
- 一、大沽砲台均須拆平。
- 一、天津、北京暨由津至京之途次，須擇数处暫時留兵駐守。
- 一、駐京大臣各公館，均自派护館洋兵。
- 一、前門以东，崇文門以西，长安街以南，应作为使館租界。
- 一、戕害教士之各省、府、州、县应停科考若干年。
- 一、各国事务应只派大臣一員以专責成。
- 一、各国駐京大臣所指之人应如何治罪。

以上各条，以总稅务司之見均亦无甚难办，至开議时各国是否提此数条或有另項条款，亦难逆料。惟最要者系各国所索倘可照办，立即应允，无庸辯論，緣应允之一事，辯論必致有另索两事之累；俟开議时，可允者即刻应許，其难允者切勿当时辯論，只先云此层俟斟酌妥协再說可也。此节略不过系先行告知王爷、中堂，似有此数条事件，应請事前毋庸向外人談及为妥。再日前英国竇大臣来寓云，所有文件信函，业經收到，惟聞其讀毕即知专約第四款第

二段俟分約定妥后，各京官方能照旧供职一語，漏未叙入，未知系书写遺漏或系另有意見。其函內或另定会晤日期一語，亦被該翻譯官漏未譯出，致令各国均不滿意。是以有各国大臣尚未到齐，不能按期开議之复信。誤譯要件，关系自是不小，然此事緩行开議，虽有耽延之形，实无貽誤之累，緣大臣未齐，此事亦难了結。幸各国已将专約电致各本国政府，各国既知中国实欲說和，此事早晚必有办法，毋庸过虑。至应議各分約，总稅务司仍有請者，分約之意即系将专約一时不能詳載者詳細申明，即如賠款数目，各国若干，及通商約章各国如何訂办之类，此議应于开議时提及，以免各国将不应議之事或不应定之条分議，致随后有一体均霑之累，或益于此国而妨于彼国之难处。总之會議专約了結之事愈多愈好，单議分約了結之事愈少愈妙。

再中国十月底应付俄、法借款半年之利息約三十万鎊一款，現聞上海洋員云，現在各省各款均系日日送往西安，到彼时必无銀归付，倘不付清，必致多有大不便之事出，是以十月底有如此必还俄法之鉅款，亟应立即飭令各省早为筹备，从速交齐，不致誤事，万不可稍有耽延为要。

(32) 1900年10月25日(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赫德致庆亲王函

敬啟者，竊查总稅务司所拟节略，前已送呈四段，現又拟就第五段之节略，特为送呈，应如何处理，自由王爷酌定。日前晉謁时，蒙王爷面詢何事应有何办法，当即面云：若令効劳，須将全案卷宗随时賜看，不然則恐所画之策合于此或不合于彼。惟中国致各国开議之照会，聞业由各大臣照复，又經王爷答复，未知确否。若然，則此等文件总稅务司均未得見；如蒙不弃，仍用总稅务司襄助，莫若将此項文卷照录一份擲交，并請嗣后来往各文件均随时抄送，始末了然，不致立言时遺漏背謬为幸。現聞各国不日开議，而此次議和者，有人云可分四类：一系急乘此机会多派兵丁，緩行开議；一系

既不能不派兵开围,又不能不留兵駐守,以俟局势定妥;一系自云本不愿派兵,即应早为撤兵听凭中国自行料理各事;一系派兵原为开围,既經开围,本应撤兵,然仍須看各国动静方定行止。以上某类似指某国,王爷諒能默为参定,惟应留心防备者,非只眼前干戈之患,而尤在日后隐伏之患也。其自投借銀一事,务請千万莫受牢籠为幸。

(33)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五(1900年10月25日,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溯查赔偿日本之款所借之数,第一次一千万两,嗣又借英金三百万鎊,又向英德两行两次商借英金各一千六百万鎊之四款,均由总稅务司經手办理。彼时經办此事,实有两項难处:一系于定借之前,另有多人紛紛向无力借銀者議借,致令有力者疑中国极貧,借与銀款,恐无把握;及令办之时,又有多人紛上条陈議拟办法,致令人疑总稅务司之言恐难凭信。此次中国赔款,諒必較甲午年为多,或致加增一倍亦未可知,自应早为默計,俾免临时无法可施。总稅务司实非欲攬此多劳无益之举,若并未拟用,总稅务司自可不必多言。設若仍拟委办,則須先有所請者,現在意中拟有两項办法,若此两項办法不能成功,与他人接办此事者并无妨碍,惟于事前多人紛紛商借,則与此两項办法实有阻滯,因恐临时再蹈前轍或致貽誤大局。是以此事在中国若有人自投,愿为出借,請定合同,应請格外留心,暫時不必与商。若在外国有人自投商借,即請預告出使各大臣于未奉总署交出飭办之上諭以前,亦不必与商。如此办理,似不致将来有割地之患,亦不致有借詞代管国政之累,不然时事将不知如何結局也。

(34)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六(无日期)

一、現閱上海新聞紙所論时事,其中虛实原难断定,惟所言有一半皆知为实,則不敢必彼一半全为虛。据云刚中堂病故一层,实

无其事，不过欲掩人耳目，令至南省办理密事；刻下端王函致各督撫，以天气渐寒，大沽封河在邇，海路自不能往来，长江水浅，大船不能进出，須乘冬令，北方四面进攻，各省亟須通力合作，派兵就近攻打云云；此次刚中堂南下，即系到处唆令各督撫遵照办理也。报纸所言如此，固不敢据以为实，然試一思之，若果如所言，則此时竭尽心力安排議和，到彼时均成画餅，各国必多派兵丁，而中国之事，将惟命是听矣。又聞日昨有电报到京，謂山西巡撫毓賢自尽，聞此言者更不凭信，不过貽笑于人耳。

一、此次和局若有成議时，中国除治罪一条外，尚有賠款一节为难事。閱报纸所云，各国以为应賠兵費五千万鎊，其余应賠公私各款又二千万鎊，共七千万鎊，合华銀六万万两左右。鄙意以为不能如此之鉅，然亦必在四万万两左右；中国認此賠数無論或借洋款，或有何項办法，四、五十年內，每年必須筹出約三千万两还款之鉅数。議賠时果何恃而能取信于人耶？且各关洋稅全經抵償，新認賠者，須指他款，惟各地款系現在各省特以办公之銀两，若以之抵还新款，亦須設法另筹公費，以便各省办理日行事件无誤。是以此时亟須立刻开办查明，莫俟临时无凭。其查办之法，有进款出款两要端，一系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課、常稅逐細查明，每年报部若干，实征若干，究竟能征若干，查出实数，毫无含渾，則进款已得其实；二再查出款各省每年办公之費，每省向需若干，其中何項可省，何項必不可省，究竟实需若干，亦逐款查明，則出款亦得其实。各省进出各款之实数既得明晰絲毫不漏，庶議和时此面既有可凭之把握，彼面亦較易取信，且此事若不令各国自定办法，則須中国預筹善策为是。

一、本年十月內应还俄法之款，已蒙王爷电知南洋大臣速筹办理，此外尚有十一月应还英德两銀行之款，此項借款前系只行利息，至本年十一月分按合同应并带归本銀。是以据上海来函，于十一月前必須备出九十万鎊之鉅数，此款亦应請王爷作速电飭，迟为筹备为要。至所称九十万鎊之数是否相符，鄙处案卷无存，无从查

考。惟总署自有去岁所呈之借款帐目年分表清折，請即調取查核便知。

(35) 1900 年 12 月 23 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总署
那桐等致赫德函

敬启者，頃接日国葛大臣照会，各国大臣訂于明日午前十点鐘在日国公署开議，届时庆亲王率同本大臣等前往，特此函达閣下查照。再本大臣等拟于明晨八点鐘先至貴館少坐，恭候王爷一同前往，届时即希少候为盼。

(36) 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七 (1901 年 1 月 16 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各国交出定而不移之十二款，各有必須与各該国再行訂定之节，惟其內只有第六、第十一两款，似应由中国先提，其余各款似可暫候各国自行来議。查第六款所議賠补一节，关系中国进出年項，不得不早为查明設法办理；其第十一款所議修約一节，头緒紛繁，与賠补亦有相联之处，更須預定办法为是。此两款若先向各国提及，亦应备用照会，是以現拟照会底稿呈閱酌核。

一、查除以上两款外，仍有应行照会之两事：一系七月間照会五条內所云交还总署以便办公；一系十一月照允十二款末后云，既經允从，請毋庸再派兵前往各处。此两事亦拟就照会底稿呈閱裁夺。

一、再十二款內第六、第十一两款，实系应办之要节，若令各国早知中国必欲急了此两事，則他款易办亦或有之。惟第二款尽法严惩一事，須知愈重办則他事較易，愈輕办則他事倍难，此系确乎不移之理。至各照会底稿，或专行照会領袖大臣，或分行照会各大臣，亦須酌定。

附件(一) 照会拟稿第一

为照会事：照得貴大臣某月日来文內开云云。查各国交出定而不移之十二款，大約各有如何照办必須而定之节，自应按事随时依次晤商妥定。惟第六款所載賠补一事，关系国家进出年項，第十一款所載修約一事，有相联最要之端，此两款并非一見即能定妥，必須熟商，是以不得不将应如何开議各节早为会定。查賠补一事有两要端，一系应如何預备此項鉅款，一系应如何按期交出。惟备款一节，必須先知确数方能照数定办，应請由貴大臣将各国、各会、各人及执事各民应賠之数开列总单，以便按照总数設法筹备。此事中国既允，自系中国必能办之事，然无論如何減少，仍必集成鉅款，时事艰难，务請各国代为設想，不以富国看待，不然担荷太重，必致多年与民气商情两有妨損。至修約一事，查各国条約虽語言不同，次序不同，而各有一体均霑之語，是通商事宜，实系按照一例办理，故修約一事，似可各国会办，毋庸分議。应請由貴大臣探詢各国大臣，可否派員会同本王大臣所派之員，在京逐条會議，或增刪、或改定，拟一底稿后，再由本王大臣会同各国大臣复核定夺，或另定办法示复亦可。其修約与賠款如何相联，关系之处虽多，而目下最要者，即系修改稅則之一事。此事或增稅或不增稅，必須議有定而不移之办法，方能入手筹备賠項。茲将以上各情按照来文之意，先行照知，并請擇地定期，俾得会晤詳細商酌。本王大臣之意見只为如何早日了結，如何商办妥协，如何与各国大臣方便，諒貴大臣当必早为鉴及也。相应照会，为此照会貴大臣查照，并請示复为禱。須至照会者。

附件(二) 照会拟稿第二(应与第一照会相隔三四日再发)

为照会事。照得本王大臣于七月間曾将所拟之通行条約五条照送貴大臣，請为开議之大綱領。至十一月某日由貴大臣照复会拟之十二款，当即奏明，奉旨依議。随又照复貴大臣，嗣准复以此項条款应即画押盖印。旋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将已經画押盖印之条款各分照送貴大臣，并于某日将款內第六、第十一两条应行早为妥議

各緣由，詳細照知，請為酌奪各在案。足見貴大臣所欲辦各節，本王大臣毫無耽延，雖各條內仍有如何照辦應行妥定之處，而約章之綱領已定，議和之局勢可謂已成，自今以後，本王大臣或會晤或備文應辦之事日多，是以七月間所請交還總署一事，實為目前之要務，不但應查之各國歷年案卷在彼積存，而外務大臣及章京供事等辦公之所已屬齊備，可否交還之處，應請由貴大臣會商各國大臣允辦，以資要需。再和局既定，十一月某日照復內末後所請不必再行派兵前往各處一節，諒貴大臣與各國大臣必均樂從，亦應請貴大臣會商各國大臣照復允行，以便傳知，俾各處小民得以照常安業，實為至要至禱。相應照會，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示復可也。須至照會者。

(37) 赫德圍攻使臣始末節略八（1901年2月25日，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七日）

一、懲辦禍首若已定局，商議賠款則似在即。聞各國尚未議定數目，然亦聞約須金五六千萬鎊，即合銀約四万万兩上下。如此鉅款，中國一時自不能清償，只有兩項辦法：一系中國商借洋款；一系與各國約定按年付銀若干，由各該國憑此分行借銀歸款。倘中國自行借款，所費之銀，約較各國分借多至五分之一。最妙者系中國不借洋款，只按年付銀若干，如此辦理約須定為五十年，還本帶利每年少則二千萬兩，多則三千萬兩。

一、或借洋款或按年歸付定數，必須預為指明以何項為抵，若指抵新籌之理財辦法大約各國必欲自行派人料理其事；若指抵舊有之進款，似與自主之權較無妨礙。查末次所借四分五厘之洋款，已指抵七處貨厘、鹽厘歸稅務司代征，歷辦三年，與應還之款并無貽誤，與自主之權亦無妨損，所派管理代征之員，已有英、德、義三國之人，足以顯明此系中國自辦，并非外國某國指定之事。此次若將舊有之進款指抵，不若照此法辦理；若將新籌之辦法指抵，必由各國派人自理，則與總稅務司無涉，自可不必多言矣。

一、若問如何备款以付每年二三千万之鉅数，查盐課每年約有一千五百万两。常稅由稅务司經理，每年似可得五百万两以上，兩項似已足二千万两之数。此外若須备銀，查有漕运改征折色之一端，每年約可得銀三百万两。（或慮如此則京中乏米，非也。蓋商运則反較此時价廉而米色更佳。）又每年京餉八百万之定数，似可提撥三百万两。（若慮旗兵錢糧不敷，不若全数不与，令其自行謀生，滿漢不分，似較公允。）又若能修改稅則，每年似可多得三四百万两之数。以上三項，又可筹出一千万两，加以前兩項，足敷三千万两。再所列五項，若由稅务司經理，倘有盈余，即可就近撥交各該省藩庫或听部撥。

一、或謂如此办理各省办公无資，必須另筹生財之法，以补不足。查各省用款必須撙节，一須飭各省查明每年于进款內共用若干，一須飭令查明每年用款內何項可省若干，一須报明除可省之数外，每年实需若干。除撙节外，应于各項稅厘中酌量加收，即如土药一項，聞各省所产土药較洋药至少亦多至三四倍，則不难于每年有十万担之稅，以每担一百两計之，即应得銀一千万两，若办理得法，尚可盈无絀。又印花稅若定善章，即如封套、帳单、收单、当票、銀錢各票、各須貼有印花，每印花以十文錢为准則，通計中国有二千余县，以每县每日用印花一千张計之，每年进項，必有五百万两之数，若办理得法，亦必有盈无絀。又地方官报効一事，若由吏部查明各缺每年可报効若干，公平办理，每年必至有一千余万之鉅款。以上四項，若办理得手，足可补归还欠款之項。

一、以上各事，自不能于一旦間全行举办，諒須筹划試办数月，方能漸有头緒，得有把握。是以現在与各国會議按年賠款之法，应預定于光緒二十八九年間作为交付头批款項之期，俾容筹划地步。至各国兵費外之各会各人等所受亏损，或归入各国所索总数內，或应另定办法，到彼时再議。

若問如何而國事可以整頓，應知始終不外乎實事求是之一語。雖頭緒紛繁難于措手，而最要最易者，系定一開辦之日，于大綱細目中，擇其緊要者，次第舉行。惟無論如何更張，斷無止境，只可扼定主見，如行路然，認定一途，毅然前往而已。綜論國事，只分兩端：一系外交，一系內政，而兩事實有相聯之處，此面有碍，彼面亦因有損，是以不得分看，顧此而不顧彼，反須通盤籌算，以期兩有裨益。其外交一端，原無難辦之處，只須講信修睦，誠意相孚，凡屬約章若有不妥之處，固應商議改正，惟于未改之前，必須一一謹守原約，毫厘不爽。至內政一端，已均有一定程式，只須擇其善者留之，不善者去之，所短者增之。即如中國取士一事，所重之學與取進之法，均屬甚善，惟須知尚有各種新學，西國所長，中國所短，均應設法增添。若能另設新學科，于進士殿試後考試新學，即凭之與以官階，如此則舊學不廢而新學可成。且現在各省候補人員甚形拥挤，若凭新學授官，即借以簡定各省人員數目，一面可推廣舉貢生員各額數，俾增榮耀，實屬一舉兩得。所有新學各書，應在京中特立譯書局，延聘中國名儒與西國專門新學各名家，翻譯新學启蒙各書，每成一冊，立即印出頒發各省、府、州、縣，以資士子誦習，數年之內，一切启蒙之書均可譯成。一面在各省省城內設立新學學堂，在京中設立新學總學堂，以期善後而求永遠。是新學之根本已得，自可望其暢茂矣。此外若能选派數十聰穎士子，分隨各出使大臣在西國各分專門，講習新學，耳聞目睹，則新學之效已見，自與中國講求新學善後各事，均有裨益。文事如此，武備亦當講求。兵在精而不在多，若凭此改辦，則既得精兵，亦省繁費。向來武備分有兩途：一系預備攻戰，一系彈壓地方，兩事應行分辦。養兵只備戰守，至彈壓地方，不過系地方官巡役之事，若每省練兵五千，以二千留于省城，其餘分隸各道署，似足敷各省調遣。此項兵丁應令在營十年，限滿後留名軍籍，遣回听調。而地方官應用彈壓之巡役，即應于此滿限兵中派充。有兵丁自應有管帶，又須于京中特設武備學堂，每省挑選聰穎青年子弟十人入武備學堂講習兵法，五年後

分派回省充当武官，以次升迁。日后若須添兵或增設武官添立学堂，均以此为程式。至水师一层，购备战船，用費浩繁，不如暂时不办。惟已有之战船，不必抛废，即将各船均作为水师学堂，用以学練駕駛，演习砲位、經歷风涛、誹求机器，以俟至添立水师之时，儲有成材，可备任使。以上各事外，尚有商务一端，亦系要节。緣国家举办各事，全賴进款，而进款大半出于商稅，是商务亦須亟求整頓。其整頓之法，并非甚难，只将向来禁止各事，全为弛禁。即如开矿一节，应听商人自行开办，又輪車鐵路，亦应听其自設公司，又制造各局所，亦不必立有限制。凡商民見为有利可图者，即任其自謀自立，毋庸派官督办。惟此等事虽不必由官管轄，然亦須定有善章，設有专署，以便商民报明举办某事，均能划一办理。是以此次議和款內，改定总理衙門堂官只用外务大臣一員节內，不若乘此时将屬下执事人員分为三股，一股管理交涉，一股管理商务，一股专管营造各事。商人凡有举动，皆可报明，俾各省商民欲謀之事、应交之課、应納之稅，均能一律。惟貿易須有通行之錢，而向来民間所用銅錢，本屬甚便，毋庸更改。此外应另定銀錢式样，每大圓若可抵銅錢一千，仍以錢、分、厘計之，即与商情相符，更須专設鑄銀局，各省所用之銀，均由此局傾鑄。如此則各商便利，而国家进款，又可得一来源。以上各事，若如所論依次而行，自屬有利；尚有应行改革者，即如旧設之衙署，各省之官缺，若实无应办之事，即在可裁可省之列。惟無論当兴当革各事如何举办，其富強之效，本源即在官員俸祿之一端，必須分別品位，予以足敷用度之俸，其源既清，其流自洁。但此事若合各省一齐查办，勢必永无清厘之日，不若先从一县起手。凡本县地面各官以及书差人等，究須俸薪若干始可敷用，大約三个月間即可查明办妥，再三个月則一府中之十县，均可照式清結，再半年則通省之十府，均可一体清結，四五年內，各省一律整理矣。此后國家进出各款，应由戶部于年前預定刊造年表，以昭核實而除隱弊。总之中国地大物博，事务紛繁，現議整頓，或慮无处下手，或慮万难收效，固系見到之論。惟凡事皆有綱

領，原不能求速效，若先定一必須开办之日，依次兴办，其效可睹。若按以上所論各事毕举，五六年內似可得有端倪，日后增添各事，一一皆較易举矣。

(39) 赫德整頓利源节略(1901年4月22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四日)

一、地丁錢糧一項，以中国十八省之地而論，大約必有一半应納錢糧。若將此一半作为一百分，提出一分計之，即可有二千四百万亩。聞地丁錢糧每亩应納二百大錢，十亩即应納二千，若以二千为銀一两核計，則二千四百万亩应納銀二百四十万两，此不过系百分之一，是百分即应納二万四千万两之鉅数。若以三分之一計之，应得八千万两。惟照戶部册开，年征不过二千五百万两，其余应得之数，究竟著落何处耶？此項似系可整頓之件。印度地亩之数，不及中国之半，而錢糧年得一万万两，中国可引为比例。

一、盐課一項，四川总督奏报，若每斤加价二文，本省可多得五十万两。是川省之盐，应有四百万担，以十八省之盐而論，川盐不及六分之一，按此核算，各省应有二千五百万担。产盐各处之买价多寡不同，酌中以五文一斤計之，售盐各处之卖价亦多寡不同，酌中以四十文一斤計之，若以一千六百文核銀一两，則二千五百万担之买价，系七百八十万两，卖价即应得六千二百五十万两，除买价即应得五千四百七十万两，分为盐商之余利，国家之稅課。惟照戶部册开，年征不过一千四百万两。此外，似应多得，若然，实屬亟应整頓之件。印度百姓之数只有中国之半，而盐課年得三千三百万两，中国亦可引作比例。

一、印花稅一項，若定照办，即应暫按邮政办法，由外国制造小票按期送至中国，以备分寄各处貼用。草章列后：

(一) 由戶部派員駐各省专办此事。

(一) 核計每省每期应用若干票，即按期送交各該員分寄各州县出賣。

(一) 每县每月用票三万张,以每张十文計之,应得三十万文,以一千六百文为銀一两計之,即一百八十七两五錢,各州县按月收票时,立将票价先交該委員查收后,由各該州县認真出賣。

(一) 应貼用此票之件,即系帳单、收单、銀票、錢票、当票、房契、地契、借券、艙口单、准单、信函等件,均須貼用。若无此票,不認爲据,并按十倍科罰。俟办有头緒后,方可按某項单据关系銀两若干核定应貼票数。

一、若謂地丁、盐課如此办理恐百姓不服,須知鄙意所拟,并非改現行則例,亦非令百姓較前多納分厘,只系令按数收銀之人即按数交出而已。至印花稅一层,固属新項,然为数甚微,必不能扰累百姓,致生抗拒作乱之事,現当国家急难之时,官民均应激发天良,較平时須多耐勞尽力也。

(40) 赫德賠款节略(1901年4月22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四日)

現聞各国索賠之数为六千五百万鎊,合銀四万五千五百万两。或允分年归还,或須立交現款,尙未訂定。若交現款,必須借貸洋債,連借款扣头計算,似須借八千万鎊,合五万六千万两,始敷交足。若定以五十年为期,前十年不还本,后四十年还本帶利,以五厘計之,則前十年每年須付利二千八百万两,后四十年还本帶利以六厘計之,第一年須本利銀三千三百六十万两,嗣后每年遞減銀約一百万两之数。若不得不如此办理,究用何款抵償耶?窃維抵償之法有三:一为挪移旧項進款,一为裁減各項出款,一为另筹新項進款。其挪移之法,拟由盐課撥六百万两,常稅撥三百万两,漕运折征撥二百万两,共一千一百万两。裁減之法,拟由各省旗綠練勇各兵餉共三千万两內減去五百万两,海軍經費五百万两內減去一百万两,京餉約一千万两內減去四百万两,共一千万两。至另筹新餉之法,立約之初,海关完稅者每关平銀三两可抵英金一鎊,現須七两。若各国不肯照初时三两之价,似应請其允准酌中核定,或

以五两为一鎊，飭商照此完稅，則洋稅年款以二千一百万两計之，即应多得三分之一，約七百万两。是三項統計即有二千八百万两之數，足敷前十年付利之用。至第十一年还本帶利多需之銀，到彼时再議。惟挪移裁減兩法，系將向來必需之款占去，似須另設善法籌補。但此系家內之事，与各國不相干涉。以鄙意揣之，既有此不能不付各國賠款之故，不若乘此不得已之机会整頓家內之事，亦系上策。

(41) 1901 年 5 月 3 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庆亲王、李鴻章札行赫德

为札行事。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接准軍机处十三日自西安来电內开，償款一事，現銀四百五十兆如果屬實，銀行折扣中国万不能支。即陸續分年本利撥償，必須將常稅、洋稅、鹽課、厘金等項全行指抵，即極力節省，國用亦万不敷。惟有加稅方能增巨款。論原定約章值百抽五，往时鎊价仅三兩，今則漲至七兩零，已加一倍有余。但能商允核實鎊价，按時值計算，即可增出二千數百萬，再能減數寬定年限，足敷償款之用。即有不敷，添籌亦易，且亦足昭平允。英國商務在華為多，果肯實力相助，此事實于中国大有裨益，而于英仍無損。但須于磋磨賠款之時，預為之地，以期將來易于措手，想高明必早見及此也。总之須極力商請勿索現銀，并減數寬期分若干年攤還為要等因，准此。查鎊价以今比昔，每鎊計差至四兩之多，中国近年所受暗亏為數甚巨，此次因籌付償款，不得已擬將海關稅項照鎊价時值核收，各國當能見諒。英國商務最大，此事如英國首先允從，各國自無異議。該總稅務司綜理關權，多历年所，且籍隸英國，一切官商均屬聲氣相通。若以中国為難情形，與稅銀照鎊价核征并非格外多取，及大局早定、商務暢通，于洋商更為有益各節，開誠勸導，此事當能辦到。惟閱該總稅司致曾部郎廣銓函內所附賠款節略，擬按今昔鎊价酌中核定，以五兩為斷，數目似覺太少。若果如此辦理，每鎊計只增收二兩，仍受二兩之亏，是

徒有按时值之名，而并未能收至时值之数，于赔款仍无大益。該总稅司为中国办事，素有实心，識見亦能远到。值此中国时事艰难之际，本王大臣倚賴尤深。所有拟按镑价征稅事宜。应即妥細筹划，竭力襄助，与英公使及各国全权大臣再四磋商，期底于成。合极札行，札到該总稅务司即便查照詳筹具复。此札。

(42) 赫德賠款节略(1901年5月28日，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賠款之数在四百五十兆上下。中国若有現銀付給，則毋庸筹划他項办法；既須另筹他法，且只思年付一千五百万之数，則应以国債私債兩項分論。以国債而論，各国索賠有只索本銀不加利息之办法，固宜先从此法說起。若允則三十年內付清四百五十兆即为了結。若必須加利，亦有只于本銀加利并无利复生利之办法，自应次从此法說起。若允則三十年內付四百五十兆外，再于三十年后按期付四厘之利約三百兆，亦为了結。以上两法极为便宜，肯允与否在各該国，是以中国自应声明探試。若各国不允照办，不但本銀索利，且須利复生利，則中国每年只付一千五百万两，若按四厘核算，每年所付不但未归絲毫本銀，至三十年滿，反到多欠六百余兆之利銀矣。若欲思防此大患于后，則須于每年四厘利一千八百万两之外，多筹款項作为归本而已。总稅务司曾經言及每年約須备銀三千万两之数，彼时即計及此患也。以私債而論，若須借洋款还各国所索之四百五十兆現銀，計金六千七百万鎊，加以借款折扣，共須借及八千万鎊，方敷付足。以五厘还本带利計之，每年需金四百万鎊，即銀二千八百万两。此借款能否按期办妥，并能否如此便宜，实难逆料。此外尙有何法耶？若各国不允所請，亦不另筹減訖之善法，則恐前拟一千五百万两之年款必須加倍也。至加稅各說，不但各国何时肯允尙在未定，且所指多征之數，亦不过悬揣計之，恐此日后之益与今日之难无济也。必須另筹他法，方能脫此羈縻。

(43) 赫德賠款节略(1901年6月8日,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若定以每年付銀二千一百万两,似可照后开之法拨款。計开:

盐課盐厘一千万两
常稅三百万两
江苏貨厘三十万两
安徽貨厘三十万两
江西貨厘八十万两
四川貨厘一百万两
湖北貨厘一百四十万两
湖南貨厘四十万两
浙江貨厘三十万两
福建貨厘一百万两
广东貨厘二百万两
广西貨厘三十万两
云南貨厘二十万两

以上十一省厘金共八百万两。

按此拨款,第五十年即可将本利还清,計銀一千零四十一兆九十九万八千七百二十两。惟应言明不得因有厘金作抵致阻修改稅則。倘修則时,应将多收之稅抵減拨用之厘金。各国原不愿指厘金作抵,而中国不得不将实在进款指明。除關稅、盐課、常稅已經允抵外,只有地丁、漕折、厘金。而此三大項內,惟厘金尙易于經理;現經指出,不过系暂时作抵之意,俟有新項可靠之进款再議。且以厘金作抵,不但非各国所愿,亦非各督撫所乐从。应告以暫用厘金抵还賠款,实系不得已之事,然拨用某省厘金若干,即准按数少拨京餉,或于各項出款中量为撙节。如此則与各省之款似无出入,俟有他項办法,再行改議。若按德館交出之票办理,則可不必拨用各

省厘金，只須多付三千余万之款。或須省此三千万之款为要，或以不动各省厘金为要，似可熟权利害，裁酌定夺。

(44) 赫德賠款节略(1901年8月19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六日)

查所有洋款，每年付利还本，已約需二千五百万两外，新定四百五十兆之賠款，每年又需一千八百余万两之鉅数。此数議定每年由盐課拨一千一百万，由值百抽五之新稅則拨二三百万，由常关拨四五百万。其盐課一項，新关固无經理之責成，然若能奏請諭旨，飭产盐各省自本年八月底即按照定数由盐課厘中提出拨交上海道备交各国收銀局，則更較妥協。其值百抽五新增之款，系应于划押后两个月开办，約在本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內有向来免稅各物，亦議定值百抽五，均于同日举办。此属新关应办之事，应請由外务部早日割行总稅务司遵照。其常关征收拨款一事，据新約內載，通商口岸均应由新关稅务司兼办，至能否备及所指之四五百万，必俟試办后方知，只有一定而不移之事，即征数若有不敷，必須另筹他款补足。惟既属新关应办之事，应請奏明其值百抽五之新則何日开办，則常关之事，亦同于是日举行。如此請早开办，其故有二：一則既系約定改归稅务司办理，勢属不能不办之事，其头緒紛繁，各口情事互异，即不能于一旦間料理清結，而其事多，一日不能結，即賠款之責一日不能尽，是以愈早开办，与时事愈得利益。一則新賠款半年利息九百万两，分三年补还。是初办之三年，于一千八百万外，尚有应付之三百万，筹备此款实非容易。惟盐課、新則、常稅三事，若能自九月內开办，虽不能足敷九百万之鉅数，而年底所得之款，与目下不无裨益，亦不致另生外患。此二則皆系請早开办之故也。但仍有一事，宜預定明，即系何为常稅。新約汉文虽有常稅字样，而約內載明以法文为断。昨日交閱之法文，其內語意，系所有通商口岸征收土稅各关，应归稅务司管理，此語应作何解耶？伏思通商口岸之洋稅，已全为借款抵押，現在新約复将通商各口土

稅，一律作抵，似可比例。何謂洋稅，即指洋船應納之船鈔，洋船所裝之貨進出應納各稅（洋藥厘金在內），并洋船所裝之貨出入內地應納之子口稅。洋船三項之稅，既在作抵之內，新約所指之土稅，似應一例解為通商口岸進出各華船船料、各華船貨稅，并一切規費均在其內。所指常稅字樣，有無他義，未能知悉，惟悉各國特擇此事作抵，以其每年確有四五百萬之鉅款也。今年春間，因知各國有指抵常稅之意，遂經通飭各口稅務司訪查華船進出情形。現據二十余口稅務司略為呈報，其餘十數口尚未復呈，據稱各口情形不同，辦法互異，此口界內有數關各辦各事，而同系一船，彼口界內某關有解銀之責，而實在征收者，則在口外各分關，如此則交接甚屬不易。雖應有通行之章，而實則各有專辦之需，其事本屬難辦，而其責成尤不易担承，緣新約限以通商口岸之字樣，若口岸界外各分關盡數征收后，予以免重征執照，經過界內時，將有何稅可收耶？且又有應行定明之一事，所謂口岸內或只系口內征收事宜，應歸新關辦理，抑或口內大關以及口外大關之各分關，均應歸新關辦理耶？此層如何定奪，賠款指撥之數即隨之為增減。倘竟減收，必有由各國另請加指他項為抵之累，是以此事或辯論或定奪，展轉思維，只有妥善之一法，系時時事事為國家之公事設想，而不為某署某員某人之私事布置也。倘蒙定有開辦之日，總稅務司之意列后：

一、擬派現有之各口稅務司兼辦土稅事宜。

一、擬請各口監督特派明干委員一人，隨同稅務司襄理，其薪水由關開支。

一、所有各口現在辦事之人擬均留用，俟試辦略有頭緒時再定去留，一切薪水工資均由關開支。

一、所有各口現在辦事之章程法則擬暫照辦，俟明悉情形時再定增刪，一面循各口之專情，酌定劃一之辦法，以期順商情興貿易而裕國家之稅課。

一、應以何為稅則暨何物應征，何物應免，均系早晚應行復議之事，不得以開辦時如何辦理日后即應定而不移，以期日臻妥善。

一、至經費一节，拟先照提一成应用，俟試办后再定。

以上各节即請先为酌夺，俟割飭开办时，均請一一指示明悉，惟仍应作为試办之举，以便因时制宜，免有轆轤为要。

(45) 1901年8月29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庆亲王、李鴻章札行赫德

为札行事。照得昨据該总稅务司呈交賠款节略，本王大臣詳加閱覈，有仍須将头緒先行理清者，茲照开于下：

一、盐課盐厘自应由戶部核明，于本年八月底将征存銀两彙儲备拨。惟常關稅拟改归新关代与收足值百抽五之海關稅同日开办，必須将通商口岸各常关名目开明，并将关卡界限及如何征稅之法，豫先定明，以免轆轤。

一、通商口岸各常关，除奉天之山海关、直隶之津海关現为洋兵占据尚未收回外，其余如山东之东海关、江苏之江海关、鎮江关、安徽之蕪湖关，浙江之浙海关、甌海关，江西之九江关，湖北之江汉关、宜昌关，四川之重庆关，福建之閩海关，广东之潮海关、北海关、琼海关，均应派現在各該口之稅务司兼办征收常稅事宜，由监督派員随同經理；惟粤海一关向系內府差使，其监督递年更換，与各关监督均不相同。且香澳六厂稅务，已归稅务司經征，岁收頗巨。其粤海关监督現时征稅各处，应仍由监督自行管理，至甘肃之嘉峪关与云南之蒙自关、广西之龙州关，地虽通商，卻非沿江沿海口岸，土貨亦少，自应不在新关代征之列。

一、常关分設稅局多在內地，距口岸自数里至数十里、数百里不等，其距口岸太远者，归稅司兼管甚多不便，应定明內地分局在距口岸五十里以內者，归稅司兼管，其在五十里以外者，仍由各該关监督专管，以清界限。

一、有同一口岸而貨稅船料分归数处衙門征收者，試以天津一口作一比样，天津向有戶工海三关：戶关归津海关监督管理，征收各項貨稅；工关归通永道管理，专收木稅及船料，与戶关所收船

料各不相妨；海关归天津道管理，专收航海民船米粮及数种杂货。此三关以户关所收之税为最多，其数盖十倍于工海，故俗呼户关曰大关。然工海两关亦自有解部正额与应发要款，税司所收常税应专指监督向来所征之税，其余归别衙门所征者，应仍循旧，归别衙门经理。

一、各关监督征收常税，均照户部所颁税则，其征税各有地段，断无如节略所称，口岸界外分关予以免重征执照，至界内无税可收者。然亦不能由界内之一关尽数征收，予以免重征执照，将别衙门应征税项免去。总之，须按常关税则权应税之货；在常关应管地段，收应征之税；循常关向来旧例，不侵碍其余各关局之税项办法，方为允当。

一、户部原颁税则至于今日，货价高下或有不同，然目前必须循照征收，倘日后有非量为加减不可者，届时再行酌议。节略所附各款，大致可行，应准作为试办。

以上各节，系为慎重税务起见，各国公使于各关情形固属未能深知，且亦无暇详考。兹值改章伊始，如何妥筹开办，自是该总税务司之责，合亟札行，札到该总税务司，即便查照，分别议复，以便奏定开办日期。此札。

(46) 1901年9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外务部
总办致赫德函

逕启者，此次偿款本息，分年摊还，以各省盐课盐厘及各关常税暨海关进口货税收足值百抽五、免税货征税作抵，并常关征税事宜，改归新关税司兼办各节，前经行知户部查核在案。现准行在户部咨复，本总办等回奉邸堂谕，将原文钞送台端，即希查照行在户部文内事理，转飭各关税司遵办为要。

(附件) 行在户部来文：

为咨行事。准全权大臣庆亲王、直隶总督李咨称，各国偿款本

息分年摊还，以各省盐課盐厘及各关常稅暨海关进口貨稅收足值百抽五作抵，并常关征稅事宜改归新关稅务司兼办，均經定議；前据总稅务司赫德呈送节略，請示常稅归稅务司开办日期，当經本王大臣酌开六条，札飭总稅务司分別議复，茲据备文申复等情。复查盐課关稅两事均隶戶部，究应于何日开办，如何分別各关界限，均应由戶部詳查酌定，并抄录总稅务司原送节略暨行总稅务司劄文咨会前来；查此次新定賠款，以盐課关稅作抵，惟盐課一項不归稅务司經理，应由本部詳議办法，务期筹拨足数；其关稅值百抽五之款，总稅务司节略內暨声明系于画押后两个月开办，約在本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应即照总稅务司所拟定于本年九月二十日作为开办之期，向来免稅各物，亦議定值百抽五，均应同日举办；常关征稅事宜，既改归新关兼理，应与收足值百抽五之新关稅同于九月二十日先行試办；至各关界限如何分別，应照全权大臣所議，常关分局在口岸五十里以內者，归稅务司兼管，将来試办，如有窒碍，应准总稅务司随时申請酌办；除摘录总稅务司节略、全权大臣行总稅务司札文暨此次咨会本部公文一件，通行各省督撫轉飭各海关一体查照办理外，相应由六百里飞咨全权大臣轉飭总稅务司查照办理可也。須至咨者。

(47) 1901 年 10 月 19 日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八日) 庆亲王

李鴻章札行赫德

为札复事。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三日据該总稅务司申呈，以口岸各土稅派稅务司經理，其中尚有未經分清仍須定明各节，备文申請酌复等情。查原申呈內开，土稅抵款，現聞新約所指之抵款，即系各省各处之土稅，而由稅务司应經理者，只系口岸各土稅，其口岸各土稅一語，原来不但有海关監督兼管之常稅，凡在本口無論何員經管何項稅捐，所有华船进出貨物征納各項，均包在內。其口岸現有三十余处之多，且各处征收之人員不同，章程不同，則例亦不同，接办之难，自可預知。而确实之办法，必須接手数月，方能彻底

明悉。是以先經通飭各口稅務司于接办之初，均照各該處向例辦理，俟數月后，視听明晰，再為酌改，仍屬試办，以期盡善等語。查画押条議第六款丙二載明，所有常关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歸新关管理。所稱常关各進款，明系通商口岸各常关應征之稅，与各省各處土稅无涉，其口岸各土稅本應專指海关監督兼管之常稅，因以償款为重，即各該口岸別衙門應征之稅，亦可允歸稅務司征收，惟厘金与常稅不同，从前該总稅務司將戶部進出款開送各國駐京大臣，常稅厘金本自分为兩項，后来中国欲以厘金作抵，而各國不愿，爰議定以常稅作為抵款，可見厘金与常稅不能併而为一也。至各口岸章程不同，該总稅司通飭各口稅司于接办之初均照各該處向例辦理，俟數月后，再為酌改，仍屬試办一节，自可照行。又原申呈內開，目下尚有實事兩端，請為辦理。一系應請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將各口岸某處稅捐應歸新关轉告总稅務司，一面將各口岸某處稅捐應交新关分飭各該管之員。一系應請飭知應行交代各員，開办之初，虽照旧章，而日后酌改，其間應由各該員于每月底將征收之數內提出一成，交本口稅務司備作經費，其余九成匯交上海應收之員，各交賠款等語。查各口岸常稅應歸新关者，已由外務部、戶部通行各監督遵办，并將十月初一日開办行知在案。容再由外務部將業經行文各處，開單割知該总稅務司查照。其開办之初，虽照旧章，而日后仍須酌改，亦可由外務部、戶部通行飭遵，至收數內提一成經費，應請照办。又原申呈內稱，他處不歸稅務司兼管之各土稅，應如何按月匯交上海，亦請預為酌定。緣每月備款之土稅，若在四十萬兩以下，則不敷之數，必須另籌抵補，方免枝節等語。查各省各處不在通商口岸之常稅，并不在抵款之列，但若各通商口岸所証，無論某月如不足四十萬兩之數，戶部自應另籌抵補，不必先以他處土稅按月匯交上海也。除咨外務部、戶部外，為此札復，札到該总稅務司即便遵照。此札。

(48) 1901年10月24日(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外務

部札行赫德

为札行事。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准全权大臣将发給总稅务司札复一件照抄咨会前来。查原札內称，各口岸常稅应归新关者，已由部通行各监督遵办，并将十月初一日开办行知在案。容再由外务部将业經行文各处开单札知总稅务司查照，等因。相应将常稅应归新关各处开单札行总稅务司查照可也。須至札者。

所有新約条款內常稅应归新关各处列后：

計 开

山海关	津海关	东海关	江海关	鎮江关
蕪湖关	浙海关	甌海关	九江关	江汉关
宜昌关	重庆关	閩海关	潮海关	北海关
琼海关	胶海关	沙市关	金陵关	福海关
廈門关	三水关	梧州关		

(49) 1901 年 11 月 4 日（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赫德致外务部总办函

敬复者，奉到九月二十三日鈞函，以三水、甘竹、江門暨香澳六厂，照原議归稅务司兼理，其粤海大关应請照原議提出，由监督管理等因，奉此。查粤海大关剔出一事，原有此拟，彼时于七月十七日曾由总稅务司申复，以該关扣出，不归新关一节，如此定办，非总稅务司所能主等語。此后全权大臣有无与各国大臣商定照办之議，尚未奉有明文，前数日因馬稅务司电詢此事，业經备文呈請貴部查明示复，以便轉飭遵办，倘尚无如此会定之举，擅行剔出，实非易事。各处口岸兼办土稅事宜，总稅务司已有通行札文，并各口专札，切囑各稅务司办理此事，务須与人和衷商議，通融試办，以持其平，惟無論如何通融，必須与新約相符，方免枝节。各該国非无耳目，十月初一日以后，倘有稅务司应兼办而不办者，深恐有不便之事出。除俟貴部将前文札复再行飭知該稅务司遵照外，理合先行函复鉴查可也。

(50) 1901 年 11 月 18 日(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八日) 赫德致
外务部函

敬啟者，日前領袖大臣面詢以粵海常关扣出不归稅務司兼办一节，閱新聞紙已有此說，是否定議，當經答以尙未明定。復准德國參贊、英國參贊先后来寓，詢同前由，又据鎮江关稅務司電稱，关道以常关在揚州已出五十里界外，不应交管等語。惟查揚州距鎮，按水程折算，若出界外，然按陸路直綫，仍在五十里界內，亦系鎮江关道所轄。又据宜昌关稅務司電稱，督憲催令开办，加征土藥稅項，当即電復以向來各物稅征，或加或減，均必一体，奉有总署明文方能通飭照办。此次土藥加稅，应請督憲轉咨外部札飭总稅務司通飭各口，以便划一办理，方符向章，不致外人有所借口等因電復去后，合将以上三端备函呈請酌奪可也。

(51) 1901 年 12 月 28 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赫
德致外务部总办函

敬復者，賠款一事，奉到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鈞函，以行在戶部詢每月付給銀數是否照本年西四月初一日行情核定，抑或另按随时行情核定，迅即核復，以便轉達，等因，奉此。查賠款付銀，系按随时行情核定。惟此事有五要端，請為陳明。(一)賠款原非銀數，乃系以金核計。新約所載之銀數四百五十兆兩，不过按当年四月初一日折兌行情算出。若彼時付銀則可以四百五十兆了結。因不能一舉付清，是以各國即以賠款之金數，作為中國借款，議定分三十九年還本付息，并附交還本息表一件作為式樣。表內所開各數，均系按當時四月初一日之行情計算。虽与以后付銀數目似无甚相懸，然金銀易換行情每日改變，是以三十九年期內付銀之數，先后必有稍不同之處。倘匯兌時以銀可多易金，則表內所開數目即有余，若少易金，則所開數目即不足。新約既有付還保票財源各進款应每月付銀行董事收存之一語，是以每月不得不付銀。惟新約又

載有利息每屆六個月付給之語，是雖每月付銀，仍俟六個月底結算。此六月內所付過數可留作下期之用，若所付不敷，即須補足。因有以上各故，則每付銀時均須按照隨時行情核算，第一年付銀亦須照辦。緣約內所開四月初一日之數，不過系一式樣，并非確數。此第一要端也。（二）總稅務司所云每月應備銀一百八十二萬，系按表內計出大概之數，如此備銀似不致于誤事。至每六個月結算時，或有余或不足，上海道可與銀行董事面訂辦法，其詳細各節未能預先核定。此第二要端也。（三）表內所列應付年數，系按四月初一日行情核算，首九年每年應付十八兆八十二萬九千五百兩，按月分計，每月應付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惟首九年付款之先，尚有先期六個月之利計九百萬兩，分三年帶付，每年三百万兩，則每月應付二十五萬兩。是以首三年每月應分兩款付銀，一系表內之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一系先期之利二十五萬兩，合計一百八十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所云備款一百八十二萬即指此數。如此則先期之利亦在其內。此第三要端也。（四）應由外務部備具公文與駐京領袖大臣，問明兩層，即每月之款應交何人，並應以何人收單為已交款之據為要，此第四要端也。（五）常關僅派稅司稽核收數，稅銀仍歸華官征收，但使償款無誤，不至改變辦法一層，現系如此辦理。惟系試辦，倘有應行改變之故，自須隨時改定。此第五要端也。應請將以上五端情事要節，咨明行在戶部知悉。倘此外有未盡明晰之處，即可隨時函詢，以期妥協。至日前囑問之中國先期每月付銀，各國可否付利一事，刻尚商議，未據答復。現奉前因，理合函復貴部鑑查。

(52) 1902年1月10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外務部總辦致赫德函

逕啟者，粵海關歸稅務司代征一事，屢經閣下與各國欽使籌商剔出，迄未定議。現在回奉王爺、中堂諭，即電達粵海關監督照允交出，歸稅務司代征，一面知照總稅務司轉飭遵照等因，奉此。除

电达粤海关监督外,相应抄录原电,函达閣下查照,即希轉飭該关稅务司遵照办理可也。

(三) 赫德和各国使館往来文件

(1) 1900年9月5日赫德致領袖公使葛絡干函

我于昨日下午見到庆亲王。他說拟于星期四上午分別拜訪您和各国公使。这是初次訪問,將不談公事。据我了解,今日下午將有函分致各位公使,声明要去訪問。我想第一次訪問时最好不談公事、或者提出要求,以使庆亲王安心,以后的会談自然可以更圓滿,敬祈通知各国公使。

(2) 1900年9月11日赫德致葛絡干函

1856——1860年間英法联軍占据广州期間,曾經指派一个联合委员会治理广州府城。委員是何絡威上校(Holloway),陈尼茲上尉(Martineaux de Chanez)和巴夏礼,而我是委员会的秘书。广州城分成几个区域,一区由法国警察巡邏,而另一区由英国警察巡邏,但是所有警察都須听委员会的管轄。軍隊仅駐守各高地,城門和街道都由警察控制。当时并没有发生劫掠、混乱和紛扰,办法极其圓滿。我因此提議現在可否組織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和警察力量,这对于北京是极其适宜的。

我提請您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某些在北京有声望而沒有权力的中国官員拟来訪我,商談指派一批殷实商人去各地为北京采办煤、粮等物。他們一定会請求特別保护这些商人的。这个办法可以很容易地为軍隊和居民取得供应,因此可否請您和各国公使設法使各国的將領們注意此事。我接見这些官員以后,再詳細說明拟議的步驟,并且設法安排一切細節。

(3) 1901年3月25日赫德致北京公使团賠款委员会意見书

(一) 中国究竟能偿付多少?

1. 中国沒有現金儲备, 不能以現款支付。

2. 因此所需款項, 必須用民間儲蓄, 或从政府經常稅款收入支付。

3. 中国民間有多少財富, 沒有統計可考。即使能从他們手中找到足够款項, 但收取这笔款項, 将在各省造成不安, 而最后归于失敗。

4. 根据戶部从殘存案卷所編制的最近財政收支清表, 岁入約 88,000,000 两, 而岁出据說需 101,000,000 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須用于偿还旧債, 收支相抵不敷部分, 仍是一种亏欠, 还没有款項抵还。

事实上用这样多的收入偿还旧債, 是造成入不敷出的原因, 因为所有这些債款的支付, 都是政府从北京和各省的行政經費中扣除下来的。沒有新的收入来应付新的支出。因此, 如果再从收入項下提款, 入不敷出的数字更要增大, 欠債更多, 財政势必破产。否則只有用增稅, 或者增稅与節約开支同时进行的办法来弥补。但是節約开支不易办到, 举办新稅, 也难实施, 而且此項收入也不能一时就可以抵偿征收費用。倘若仓促实行節約, 考虑不周, 各級官吏、各机关、以及政府各項工作一般地都将遇到困难。开征新稅从来得不到人民拥护, 只給下級人員制造勒索机会。凡足以減低国家行政效率的節約, 和足以削弱国民生产力或购买力的稅制都应该予以非議。

要答复中国究竟能偿付多少这一問題, 对以上这些論点必須加以考虑, 因为当前的財政收入不够应付政府日常开支, 如果再用来支付新賠款, 就一定要以增辟新稅来弥补。

5. 岁出項目列举如下:——

各省行政費	20,000,000两
陸軍	30,000,000两

海軍	5,000,000兩
京城行政費	10,000,000兩
旗餉	1,380,000兩
宮廷經費	1,100,000兩
海關經費	3,600,000兩
出使經費	1,000,000兩
河道工程	940,000兩
鐵路	800,000兩
債款开支	24,000,000兩
准备金	3,300,000兩
共計	101,120,000兩

6. 岁入項目列举如下：——

地丁錢糧	24,000,000兩
同 上	2,500,000兩
各省雜稅	1,600,000兩
各省雜項收入	1,000,000兩
漕折	1,300,000兩
同 上	1,800,000兩
鹽課鹽厘	13,500,000兩
厘金	16,000,000兩
常關稅	2,700,000兩
海關稅：一般貨物	17,000,000兩
洋藥	5,000,000兩
土藥	1,800,000兩
共計	88,200,000兩

7. 就中国四万万人口來說，一万万兩的財政收支，人民平均負擔每人每年二錢五分。如果从寬估計另加一倍作为征稅开支和官吏需索，結果每人也不过負擔五錢。而日本人每年須日銀七圓，美国人須十五金元。所以我們可以說，尽管有許多弊端，中国人的負

担还是比誰都輕，这是孔子的教导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不要忘記：这里的生活程度低，工資小，除特殊事变外，各地的人們都仅仅勉强維持生活。一个銀元可以兌換一千枚制錢，这种制錢对于中国人很适用。在各市場里一个錢就可以买到若干东西，所以虽然生活程度低，賦稅負担輕，但如以为举办新稅不致遭遇反对和造成痛苦，那是錯誤的。此外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加稅，认为与中国的道德观念抵触，而且造成需索苛扰，影响生产。

8. 基于以上观点，并鉴于中国政府只能勉强弥补由現有債務所造成的亏空，因此可以推断說，通过增稅办法来增加的賠款开支，每年不应超过二千万两，也就是說应当尽可能地低于这数目而不能再多。这是我对于第一問題：中国能偿付多少的答复。

(二)用什么方式支付賠款最为恰当？

1. 在目前情况下，显然只有两种办法：或者由中国借款一次付清，或者各国答应分期摊还。

2. 如中国想要在市場上借款，銀行方面必将收取高額佣金，发行折扣要大以吸引投資者，同时在担保和条件上很难使公众滿意。这种方式对中国來說很不經濟。討論担保和条件，一定会拖延時間，越拖延困难越多。

3. 另一方面，如果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担保在若干年內摊付的办法，对中国是比較便宜的，而且細节能比較迅速地解决。譬如說，假定賠款本金是五千万英鎊，中国承諾在三十年內每年按該額的百分之五支付，即每年二百五十万英鎊(一千七百五十万两)，有关政府就可集体地或个别地每年自行发行賠款公債，并用所得数目立即付清各政府的，各公司的和个人的賠款。这样做，外国政府和中国分別成为債权人和債務人。中国政府按月在上海将款支付給指定銀行，然后由銀行通过有关使館把中国保票交还中国政府。

4. 这两种方式中，从中国人的观点來說，第二种是較為合宜的。

(三)什么稅收是最容易取得的?

1. 海关稅收是中国一种最簡單,而又是众所週知的担保,但由于它已經担保了現有的借款,所以在这一次只能作为次要的担保了。

2. 因此須从田賦、厘金和盐課盐厘中选择。

3. 田賦是一种主要的財源,但当谷物收成遭到蝗虫水旱等災,或地震等損害时,这项賦稅可以随时豁免減輕,因此每年所征数额不能固定。

4. 厘金是一种临时稅,中国人和外商都希望予以废除,因此最好不要让中国政府保留它作为担保。

5. 其余还有盐課盐厘,也不是良稅,此外沒有更可靠的稅收了。根据戶部的数字,1899年的盐課盐厘淨数不到一千四百万两,但根据各方面查詢結果,此项收入可能达到每年一千五百万两,如果掌握得好,还可能提高到二千万两。最好是把常关稅(即中国民船等所完納的捐稅)作为补充,这种稅款每年淨收不到三百万两,但經查詢,有理由相信,仅在通商口岸,就可能提高到五百万两,甚至有人相信可以增加到一千万两。如果怕常关稅和盐課盐厘还不能达到每年所需全数,还可以指定其它几种适当的稅目作为补充。例如崇文門落地稅每年可望征收五十万两,京城政費中可提供三百万两,漕米改收折色,又有二百万至三百万两。这样从盐稅、常关稅、崇文門落地稅、京城政費和漕折各項,第一年就可以取得二千万两,几年后或可增至三千万两,这就是我对于什么稅收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一問題的答复。

6. 在結束这一問題之前,應該說明,这样提議划出的稅款,是从政府日常行政經費所絕對必需的款項中扣除下来的,所以必須在其他方面另筹新稅或增加旧稅来弥补。这怎样才能办到呢? 这問題經我与中国官方数次商議,認為可以增添的稅是:房捐、印花稅,和調整土产鴉片稅。房捐每年二千万两,平均每人仅負担五分銀子,实际收入可能还多几倍。如果規定每年照半个月的房租征

收房捐，負担还不算太重。如由租戶直接向县衙門繳納，就可順利消除經征人員的貪污或勒索。过相当时候印花稅也将成为很大的收入。十八省約有二千个县，估計每县每天最少要用一千个印花貼在发票、收据、地契、銀票、当票等上面。如果每一张印花作价制錢十文，或銀元一分，每年就会約有五百万两的收入。至于土产鴉片，据估計每年产銷量至少有十五万担，等于进口鴉片数量的三倍。如果由各县負責征收每担稅銀六十两，在改进办法后，每年所收的稅应可接近一千万两。这三种稅，如果管理得当，应可获得很大的收入，足够弥补从行政經費中移用于賠款的盐政收入等項。不过这些捐稅虽然不致使人民負担过重，但都是新添的，一定不受欢迎，而且在現在情况下征收，由于与对外賠款有关，更是不得人心，会引起反感，最好予以避免。

7. 另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一些困难，就目前情况來說值得考虑。自从四十年前开始施行通商稅則时起，关稅就是按关平銀两繳納的，当时每关平銀一两值英币六先令八便士，也就是关平銀三两等于一英鎊。后来白銀跌价，現在大約要关平銀七两才能兌換一英鎊，而不是关平銀三两了。这个稅則是按照值百抽五原則制定的，但由于白銀跌价，現在大部分貨物只按值付稅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甚至有許多貨物只付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結果中国稅收遭受損失，吃亏的是中国政府。这种情况是能够立即糾正的，那就是恢复海关稅則的关平两价值，这样就不必修改稅則，或作其他变动，也用不着談判。只要通商各国宣布稅則中的关平两等于英币六先令八便士或等值的其他国家貨幣，完稅时应当照交，那就够了。

这样办就可使海关稅收增加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差不多足够应付新賠款，而貨物所納稅款将不会超过值百抽五。这种額外的收入是海关的稅收，既不需增設新机构管理，而且容易掌握，比起上面所說的几种收入，更适宜作为担保。

(四)怎样监督才适当？

1. 討論這個問題当然不是我分內的事。

2. 但是我可以提一下，天津条約規定的监督交付賠款办法，只是由有关領事于每季末到海关审核稅款帳册。开始时这种方式有些作用，但是不久就流于形式，对于稅款帳目的准确性或賠款支付，都沒有起特殊的作用。

3. 如果指定盐課盐厘等等作为新賠款的担保，最簡便的办法就是把英德續借款合同規定的現行管理盐厘办法，推广到全部盐政收入，并且把通商各口岸的常关与海关合併。在同一口岸存在着两个稅关容易发生錯誤，引起冲突，而海关的工作人員担任常关的工作是輕而易举的。應該說明：中国的稅收是在消費地区布置征收的。任何改变都将把現有的机构打乱，損害稅收，并使盐商和公众感觉不便。四年来的經驗証明，現行的管理办法已經够完善了。应摊的稅款能經常的解到，从来沒有欠缺。地方偶有延誤，一經北京頒发命令就立刻糾正了。作为支付新賠款的稅收，应当按月繳存銀行，但是由于逐日征收的数额不一律，因此只有对每年的分配額严格掌握。

(4) 1901 年 10 月 4 日西班牙駐华公使館致赫德函

随函附送賠款保票法文稿和中文譯稿各一件，請审閱修正，退还时并請将意見告知。

要求戶部尙书在保票上划押，是經薩道义爵士提出后列入的。但是戶部尙书現在西安府，要求他划押是否会引起困难？如果有困难，您是否認為即使他不划押保票也同样有效？

附件：

大清欽命全权大臣直隶閣爵督部堂李

大清欽命全权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碩庆亲王 为

大清戶部正堂

給发保票事。案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新約第六款載明应先由中国将賠款总数发一总票后，按各該国应得之数另发分票等

由。茲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即中曆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大德国

大奧斯馬加国

大比国

大日国

大美国

大法国

大英国

大义国

大日本国

大和国

大俄国十一国全权大臣及大清国全权大臣所划之議定條款第六款，将此件保票发交所保者如左：

按照西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曆四月十二日上諭，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諸国偿款海关銀四百五十兆两，照海关銀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諸国各金錢之价如左：

海关銀一两，即德国三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元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元四另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魯布四一二，俄国魯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

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此議定條款后附之表各章清还，本息用金付給，或按应还日期之汇兌金款市价付給。还本各款应按每屆一年付还，利息每屆六个月付給。此全数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員划押。所定承担保票之財源开列于后：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給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貨稅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稅各貨，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銀以及金銀各錢

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貨內。

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盐政各进項,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併归入付还保票財源。各进款应每月付給諸国所派之銀行董事收存各該国应收之款。此保票即当四百五十兆海关銀两,按以上所述諸国各金錢之价易金。即此为凭。

光緒二十七年 月 日

西历一千九百一年 月 日 保票

第二章 广州、南京、上海、汉口等地 海关洋員勾結当地官吏的有关文件

(一) 粤海关稅务司庆丕的文件

(1) 1900年6月10日赫德致粤海关稅务司庆丕 (Paul King) 电

急密。請立即往訪李鴻章，向他說明此間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館都害怕会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請轉告李中堂，我請他电奏慈禧太后，使館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議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駁斥。

(2) 1900年6月11日粤海关稅务司庆丕致赫德函

您6月10日11时10分关于北京局势的电报于10日下午1时半送到。当日下午4时我赶紧去見李鴻章。他看了电报之后。很快地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說要立即照您来电的意思电奏太后，我临走的时候，他已将这事交給他的机要秘书龔心湛着手去办，我即乘机会請总督附发一封密碼短电向您报告。

此間一切安靜，总督将于今日下午来沙面回拜美国和德国領事。

(3) 1900年6月17日庆丕致赫德函

我們所听到的最近北京消息，是各国使館和海关公所都被围困。未得直接消息，我們只能盼望大局好轉，大家都平安。6月12

日我再去拜会李鴻章,当时因为有英国总領事璧礼南在座,他除了曾在一边提起您 10 日的来电以外,沒有多說什麼。龔心湛后来于 14 日告訴我,总督业已急电上奏反对义和团运动。发电奏的日期是 6 月 10 日,这封电报已与我致您的密碼电同于 6 月 11 日自天津轉递北京。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直到 14 日为止,我还不知道李鴻章发电的确期,恐怕会有耽誤。14 日我又发电給天津的杜德維,請他轉告您如下:——

“密。如有可能,請轉告总稅务司,李总督已于 10 日电奏太后”。

無論李鴻章心里怎样想,他外表上一点不露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此間情况直到現在为止,可以說一切平靜。星期四那日李鴻章的兴致还很好,对着我和璧礼南嘲笑香港的大規模鴉片走私。后来他又提到康有为,并且說新加坡已被坏人們利用,作为策动危害中国阴谋的中心了。

(4) 1900 年 9 月 16 日庆丕致赫德函

6 月 18 日李鴻章宣布立刻遵旨北上的意思后,立即引起駐广州的各国領事和香港总督以及上海等各方面的紛紛責难。6 月 23 日至 7 月 3 日之間,李鴻章急于想知道您的消息,我尽力与烟台方面联系,探听音訊,但只得到一些炮轰天津的消息,6 月 26 日李鴻章显然已得知中国正規軍隊与义和团联合的事。那天我去見他,他談了很多如果外国妇孺在北京被杀,中国怎样办等等的話。7 月 2 日此間的德国領事从上海方面收到克林德被害的确訊。在这以前虽然早已有了謠传,大家都还不肯相信。第二天我从烟台来电中証实上次消息,就立刻拿着电报去見李鴻章,他大概已經从袁世凱那里知道此事,彷彿极其煩惱。他再度問到您是否平安,我說已电东海关稅务司探問,但不能得到确实音信。我問他我应当怎样办,他拍着我的肩膀說:“未得总稅务司确耗以前,你作为粤海关稅务司,应当暫時照管两广各关的关务”。以后他又給我一件札子,

我就安排办法，代总税务司接济两广口岸各海关的經費。粤海关监督也已接到命令支付我所需要的一切款項。

我于7月6日又去見李鴻章，由前駐倫敦使館的曾广銓任翻譯。談話內容全是关于目前的局势。他不断地說：“如果我們能找到总税务司，他会想些办法的”。

7月12日李鴻章又提起必須北上，大家于是又同声劝阻，美国領事威德(Wade)最为坚决，但是都沒有生效。李鴻章告訴我又收到令他即刻赴京的諭旨，決不能再耽擱了。

(二) 金陵关稅务司韓森的文件

(1) 1900年6月19日金陵关稅务司韓森(P. C. Hansson)

致总税务司赫德函

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极力想在长江一带維持和平，南京一切平靜。

15日蕪湖关稅务司墨賢理来电，說蕪湖要发生暴动，希望能設法派一条兵船去。我收到电报后于两点半去监督衙門，监督和洋务局道台汪嘉棠都已在那里了。他們答应立刻去見总督，并迅速采取措施，保护蕪湖海关和外国人。我趁此机会向他們着重說明，局势已很严重，必須在长江一带保持安宁，以免事态更为复杂。

15日晚上，許多高級官員在总督衙門聚会，討論时局，決定用坚决手段鎮压这一地区的騷乱。

16日下午3时我收到江海关稅务司安格联(F. A. Oglen)的电报，要我設法去見总督，說明必須在这一地区保持安定，并对他說，在这个問題上，英国方面会支持他的。下午7时，总督通知我去見他。总督很激动，他极力說明他愿意在长江一带維持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他要我同安格联联系，設法使英国方面了解，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什么都肯做。他还要求立刻派三

艘英国軍艦，一艘駐吳淞口，兩艘停泊南京和漢口之間。總督傾向英國，是很有見識的。他說同英國人打交道有四十年了，覺得英國人常常是很“公道”的。在目前的危急時期，他知道英國人除了本身的商務利益以外，還會為中國的利益着想，如果其他國家侵犯長江一帶，他願意聽英國的指揮。我當然極力使總督相信英國的政策是最公平的。我向他指出：他的地位極為重要，如果他帶頭使老百姓不鬧事，就可以使中國的一大部分地區不至因戰事發生混亂，並免被各國占領。讓長江一帶貿易照常進行，把軍事行動局限在北方，對中國是有利的。總督很坦率，他屢次聲明不管太后的意圖如何，他決心照自己的方針行事。他甚至於這樣說：如果太后現在有諭旨給我，誰敢說這不是俄國政府的指示呢。

當晚回到下關後，我發一長電給安格聯，報告會談情形，說明英國必須用軍艦極力支持，加強總督的地位。

昨天我和英國總領事在洋務局吃飯，在座還有幾位中國官員，大家對時局隨意閒談。大家傳看了命李鴻章和袁世凱到北京去的諭旨，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預兆，因為李鴻章在外國人方面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他走了以後，兩廣的情形將會怎樣，好象沒有考慮到。據我了解，這裡大多數官員對於義和團沒有同情，但這並不能說明局勢就不嚴重了。官員里有一些人暗中恨“洋鬼子”，對於義和團運動是同情的，例如藩台就是一個滿洲人，而英國人應當密切注意的最危險的人物還是江蘇巡撫鹿傳霖，據說鹿傳霖是反對劉坤一那一派的首腦。安徽巡撫王之春是擁護總督的，這一帶的湖南軍隊擁戴劉坤一，不願服從別人。

我相信外國人在南京比在別處還安全，雖然有排外的揭帖，但一貼上就被扯下來，換上意義相反的告示。總督出告示把義和團叫做無法的暴徒，並懸賞緝拿。兵勇經常在街上巡邏。

(2) 1900年6月29日韓森致赫德函

此間屢次傳說各國公使和所有在北京的外國人都已經由中國

派兵护送到天津去了。我希望这些都是真的，这样我們就可以去掉最大的心事了。从其他方面看，局势好象有一点好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鴻章三位总督和闽浙总督許应騤，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領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据我了解，慈禧太后于本月20日頒发諭旨，命各督撫各自保境安民，四位总督現在的这种措施，正是遵旨办理的。他們直接同外国接洽，也許是越出范围，但对于中国肯定是有益的。据说刘坤一是“盟主”。他不怕北京政府的反对，采取迅速行动保护外人，镇压騷乱，在这次事变中，从来没有改变政策，这是极值得称道的。

本月19日我照安格联的意思，去同洋务局汪道台联系，請他轉告总督設法使李鴻章留在广州，不要北上。我对他說，两广邻近法国属地，应当保持安定，不要使法国有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听说刘坤一知道有旨命李鴻章去北京后，已經发电問李鴻章打算怎样办。20日上午刘坤一派汪道台来叫我发电給安格联轉告英国总領事不要再派軍艦到长江来了。他怕这样做会影响自己，因此与张之洞担保在长江一带維持秩序。汪道台說，总督已經采納了安格联的意見，請李鴻章留在广州。李鴻章回答刘坤一上一次的电报时說，他最早也要在阴历下月初才能动身，現正等候情况发展。24日我又听汪道台說，慈禧太后吩咐李鴻章迅速去北京，授权給他镇压义和团并同各国談判。李鴻章接旨后，发电給德国公使，請他轉請各国不要再派軍隊到中国来，因为他本人就要北上，事情不久就可以解决。但是由于事态突然恶化，他打算先到上海，如果估計到北京作不了什么事，他就要回广州去了。

28日安格联来电說，英国方面暂时不打算派軍艦到长江，我已經轉給总督了。

有人告訴我，慈禧太后命刘坤一派两万名軍隊到北京去。我問汪道台时，他并没有否認，只說总督认为派不出这些人。

(3) 1900年7月30日韓森致代理总稅务司戴乐尔函

汪道台說总督患急性痢疾，不能見客。我想总督正可以借此不見西摩提督，使他暂时不要到南京来。总督听說西摩想溯江上駛，感觉很不安，英国方面在吳淞口外結集許多軍艦，更使他以为英国对于长江一带別有企图。汪道台很干脆地問我，英国到底想怎样。他說总督是很傾向英国的，他同英方达成的協議是很清楚的，用不着再談判。关于英国軍艦結集吳淞口外的事，总督恐怕各国会要求將吳淞砲台交出，他是决不会答应的。最近有旨命各督撫对于外人在长江一带的进犯，应予击退。这个諭旨总督是要遵照办理的。

(4) 1901年1月7日韓森致副总稅务司裴式楷函

英国总領事华倫和德国总領事都曾見過刘坤一，探詢他对議和条件的意見。按照华倫告訴我和我从监督和洋务局汪道台那里听說的，刘坤一对于議和条件一般感觉滿意。他只希望：

- 1、各国应当滿足于將祸首中的亲王等撤职和发往极边，永不赦免。
- 2、不要禁止枪械弹药等进口。
- 3、各国在北京的卫兵人数不要太多，北京至沿海通道不要設过多的兵站。
- 4、賠款数目不要太大。

官場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經很厌烦了，因此对于議和条件很欢迎，但是他們預料在談判細节时还将有一些修改。

(三) 江海关稅务司安格联的文件

(1) 1900年7月24日江海关稅务司安格联致倫敦金登干函
两江总督刘坤一，无疑是当前一个重要人物，他过去做的非常

好,但是德国舰队来时,可能在长江一带生事,那时刘坤一能不能保持和平,就有问题了。必须记住: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来,他情愿尽力做到这一点。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法国和俄国。此外还要记住:刘坤一对于慈禧太后是非常忠心的,对于慈禧个人的任何威胁,都会使他激动。英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

(2) 1900年8月7日安格联致韩森函

据可靠传说,可能有谕旨将长江两位总督革职并命他们去北京听候查办。这里的中国人方面很担心,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难关,因为这样的谕旨可能是以太后的名义颁发,两位总督谁也不敢违抗谕旨,使自己成为叛逆。

英国已经公开声明反对瓜分中国,而这里的中国人也极端反对瓜分,因此不论代价如何,瓜分必须避免。避免瓜分的唯一方法,是让两位总督留任,如果他们一走,就要发生麻烦,影响各国的利益,英国可能没有办法叫别的国家不加干预。如果总督们不走,并能维持秩序,就没有干预的借口。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时,英国就有理由叫他们停止干预。但是总督们可能不愿违抗谕旨。那么怎样使他们留任呢?必须使他们能够说,他们自己身不由主,是外国要他们留任的。这样他们就有了借口。只要他们信任英国,英国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

(3) 1900年9月15日安格联致赫德函

署理金陵关税司韩森的工作做得不错。刘坤一和其他的官员们看来都相信他。刘坤一的态度良好,肯维持这一带地方的秩序,韩森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北京使馆解围后,各国的共同目标已经达到,现在好象各干

各的了。

俄国对于自己的利益向来看得很远，因此勇往直前，并且把法国拉在一起。进行和談是符合俄国现在的政策的，他們也主张从北京撤軍，您或者可以乘机利用他們。

德国現在是一个未知数，在統帥瓦德西（von A. Waldersee）到来之前，沒有办法知道德皇有什么解决問題的妙計。有許多人认为德皇打算派軍队溯长江上駛，同北方派来的一支軍队会师。为了这个目的，正在把軍艦集中到吳淞口。这使得长江的两位总督都非常惊疑。我认为向长江出兵是一个很大的錯誤，并且是背信的行为，因为总督們都很好地照商定的办法办了。事变刚发生时，双方商定，只要长江一带平靜，总督們不采取敌对行动，各国也不采取敌对行动。刘坤一向来主张不許各国到华中去，他甚至情愿把砲台交給英国方面，只要英国保証替他对付其他各国。沙里士伯不肯那么办，他答应只要刘坤一能維持秩序，英国一定予以支持。秩序是維持了，現在德軍如果沿江上駛，我們予以同意，那么英国就是自食其言了。

表面上一切平靜，李鴻章昨天动身到天津去了，动身以前曾訪問过德国的新任駐华公使。

（4）1900年10月16日安格联致赫德函

盛宣怀昨晚把刘坤一給您的一件电报交給我，現将原件附上。
附件：南洋大臣刘来电

盛京堂轉赫总稅司。中国局势至此，商民交困，焦头烂額，何堪再坏！貴总稅司在华最久，深知一切情形。今朝廷已极愿和，授庆邸、李中堂为全权大臣，各国亦均有顧全大局之意，貴总稅司宜即諄劝各国駐使迅速开議，俾款局早定，中外商务方有起色，人民共享太平之福。貴总稅司久任樞务，受国厚恩，当必以鄙言为然。
南洋大臣刘电。

(5) 1900年10月19日赫德致刘坤一电

刘峴帅鑑：来电敬悉。遵意誠然，业力催各使議和。惟非将祸首各王大臣加重治罪，恐攔和局。因前次議处旨意太輕，不足折服各国。今第一要着必皇上速回，届时各国迎待必礼，保无他虑；否則将敌視，和局更难办、无望。当日各使館被兵攻，并且各处許多教士教民均遭匪焚杀，环球各国无不駭憤，致令大清天下顛危可虑。此事极紧要重大，貴大臣幸勿輕視，应即显示外人，有悔之意，从速議賠。聞廿六。赫德謹复。

(四) 江汉关稅务司何文德的文件

(1) 1900年6月17日江汉关稅务司何文德 (J. H. Hunt)
致赫德函

江海关稅务司安格联代您发来的两电已收到：一件是詢問张之洞的态度和維持秩序的能力，另一件是关于俄国軍隊是否已經在此間登陆。本月15日日本和英国領事都曾对我說，他們接到本国駐上海領事的电报，俄国軍隊搭乘一艘运茶叶的船(Orel)号正往汉口开来。我发电去問吳淞和鎮江是否确实。据这里的俄国領事說，該船載有一百多名要換防的俄兵，准备換船回国，不在汉口登陆，打算換乘正在本港的一艘俄輪立即开往旅順。十六日該輪到达后果然这样办了，因此直到現在还没有俄国軍隊在这里登陆。

我今天同监督会談过一次。他說总督张之洞决心維持秩序，并不惜代价采取了有力措施。派了特別暗探，稽查坏人，生人(指中国人)来去和住址都要报告登記。为了維持秩序，采取了特別的警戒措施，发现了任何小乱子，就馬上严厉处理。总督决意維持秩序，决不放手，只要他在这里，除非有非常的意外，一般不至于发生严重事件。

英国总領事法磊斯(Fraser)昨天接到英国外交大臣的电报

后,今天上午去見总督,建議长江流域如果发生变乱,可由英国提供切实的軍事援助。总督对于英国愿意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感謝,但是他不肯接受,因为英国軍隊一到,別国的軍隊也就跟着来,那好比火上加油,后果如何,他就不能負責了。总督說估計暫時还不至于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发生需要援助时,他馬上就会同英国总領事商量的。他和两江总督同心协力,決意維持秩序,保护洋人。他說北方发生事变是由于当地的官吏沒有迅速妥善处理。如果有一个大权在手的能員,在几个月前义和团刚开始时就加以鎮压,乱子就鬧不起来了。

(2) 1900年11月5日何文德致赫德函

本月2日总督召見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見总督。他提起报纸有消息說,宮廷巡幸西安是为了同全世界作对,他說这是不确实的,中国知道自己决不能同全世界为敌,中国希望和平,只要和談正式开始,宮廷就会回到北京的。西安在許多方面都比太原方便,和中国各地以至各国都可以直接通电报,供应宮廷的物資,經過长江和汉水运往西安也頗为方便。山西正赶上荒年,一斗米要三千文了。

(3) 1901年1月10日何文德致赫德函

总督昨天又請我去。他想知道各国使臣交給中国全权的和議大綱十二款条文前面的四項总目,将来是否会列入和約。我說由于有許多国家的关系,这个問題很难肯定回答,但是通常条約里是不列入这样的总目的。等和談开始,如果中国方面不愿列入,可能有机会删去的。总督特別反对第二項。他問这个照会能不能算是条約。我說,照会不是条約,但是把和約的基本原則都包括了。他以为这个照会就等于条約,如果无所表示就全盘接受,将把中国独立国家的权利都断送了。有人对他說,李中堂怪他不應該反对无条件接受議和大綱的照会,总督說这是不确实的。中国現在栽了筋斗,除了全部接受条款,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希望中国将来可以恢复一点自主权,不要被条約束縛得动也不能动了。

第三章 天津的海关洋員向 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 侵略軍活动的报告

(1) 1900 年 6 月 17 日津海关稅务司杜德維 (E. B. Drew)

致总稅务司赫德函(以下簡稱杜德維來函或來呈)

昨天紫竹林一帶很平靜，但天津县城則为乱民所盘据，为所欲为，甚至道台衙門也不免被扰。海关道派譯員蔡某來問我，可否由外国兵保护他的衙門。我当即去与俄軍上校沃嘎克 (Wogack) 交涉，但无結果，沃嘎克答复不适宜派兵去保护。現在还不知海关道的情况如何，想来他的衙門必定搶掠一空了。他的情况很难說，因为他在总督面前极力主張鎮压。至于总督的情况，更无从知悉。星期五(15日)晚义和团进攻最烈时，蔡委員还能往返传递消息，但昨天他已不敢再去总督衙門了。昨天整日平靜，街上行人車輛都极稀少，只有一队队的兵士來往巡邏。晚間，几乎各家的中国仆役都离开了，我的馬夫和廚子也跑了，只剩下一个轎夫，一个杂差和一个門房。我和几个人去河边用水車汲水，因为苦力們害怕碰着外国兵。所有傢俱都已被毀，昨晚海关办公室和宿舍里沒有一个中国人，天黑以后，此地沉寂得有如乡間。

大家都耽心义和团会从城里向租界发动攻击，來一次大屠杀。我們全夜都不敢脫掉衣服，把实弹的枪支放在身边，靜听动静。还好，除了偶尔从前哨傳來一两响枪声外，他們沒有來攻击。

(2) 1900 年 8 月 9 日杜德維來函

我曾几次尽力与您通消息，恐怕都沒有送到。自从收到您 6 月 19 日和 24 日两次來信后，也沒有再得您的音訊。我們見到您給

西摩司令(Admiral Sir Edward Seymour)的急电,但是他的援軍沒有去成。8月2日金登干来电打听解围軍隊进展情况,但是来电中途須用郵递,在塘沽須經联軍艦队的检查,传递很慢而且十分困难。

海关道現在德州。他在津时曾請我要求外兵保护,但軍事当局无法派人去。义和团把他的古玩舖搗毀了,并且把他从后門赶出衙門。他在总督衙門內躲了两天以后前往德州。总督裕祿一开始就向义和团屈服,供給他們軍械等等外,还給受伤者以奖賞,給死亡者的家屬以撫卹。

各国軍隊不断地开来。德国軍隊已有1万5千人,分批于一週內到津。英国和意国軍隊如果不在津南受阻,也将开来。法俄两国軍隊对中国人最殘暴,他們所到之处都留下恐怖和仇恨。日本軍隊的組織和装备最好,人数也最多。他們的紀律和态度极好,为各方所称道。

听說北戴河的房屋都焚毀了。塘沽与天津之間的鉄路由俄軍掌握,中国只管錦州到唐山一段。

我們估計保定府的教士已都被杀戮。联軍进占天津时,中国軍隊曾經开火,在西門外杀伤很多人。

(3) 1900年8月14日杜德維来呈第2377号

6月17日,各国联軍(包括英、美、法、德、俄、奥、意)除美国一国不愿参加联合进攻外,一致認為应襲击并占領大沽砲台。当天午后三时,紫竹林被围,砲弹如飞蝗一般飞过租界区的上空。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延續到六月底,因此六月的最后两週,貿易完全停頓,許多准备装船的貨物,都用来作街上防御物,随意搬动和雨淋,損失非常大,估計約值50万两上下。

(4) 1900年8月20日杜德維来呈第2380号

1. 茲将本年6月份本口岸情况报告如下:

2. 自上月以来，义和团的骚动实际上已发展为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及日本双方之间的战争了。5月底与6月初，约有420名各国海軍陆战队和水兵，由天津調到北京去保卫使館。

3. 5月間义和团已将保定府沿鉄路的車站搗毀，并将洋員驅走，这班人設法从保定逃到天津，沿途都受到义和团的攻击，有少数被杀，另有部分受伤，其余大部于6月2日到天津，但都疲憊不堪。

4. 本月4日到5日，京津鉄路綫上的黄村和安定两处車站被焚燬。

5. 本月初，各国軍艦云集大沽口，并由該处派陆战队和水兵登陸，攜帶大砲开来天津。

6. 同时北京情况极为混乱，本月10日和11日各国海軍官兵約2300人，自天津乘火車赴北京使館增援，但后来未能到达，因为沿綫鉄軌被破坏，必須边修边进，进行很迟緩。而义和团仍在他們前后不断破坏路軌。

7. 自6月10日到17日的一週內，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大队于13日自崇文門入城，先后焚燬教堂数处，并屠杀中国教徒多人。海关在沟栏胡同的旧房屋也全被毀坏了。

8. 在这一週內，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县城。占据县城后，人心都很惊惶。15日晚曾将基督教礼拜堂和天主教堂搗毀，并向車站进攻，但是俄軍防守很严，击毙許多义和团。

9. 到16日为止一週內，又有小队水兵和陆战队分别从各国軍艦登陸后开来天津，駐紮在紫竹林一带保护租界和外侨。

10. 16日的情形危急，所有中国仆役都逃散，貿易停頓，租界內极为荒涼。我們都很焦急，大家都武装起来，通宵不敢睡眠。

11. 到今天为止，我們都希望中国軍隊能繼續压制义和团，象聶軍門和駐芦台的軍隊那样。他們6日曾主动在廊房向义和团开火，并杀伤很多。

12. 本月17日清晨，各国海軍提督除美国提督外，都齐集大

沽,要求大沽砲台投降,如遭拒絕立即开战。結果砲台为联軍所攻陷。我于 17 日(星期六)上午即从电话里得到砲台失陷的消息,直隶总督得到消息必然还要早些。

13. 当天下午 3 时,租界即遭砲火轰击,砲火显然不是义和团而是聶軍門的軍隊所发射的,他們已經与义和团联合起来了。这种装备良好的中国軍隊在近处向我們进攻,我們处境十分危急。天津各国租界被围攻,事前并未发警告,中外妇孺都处在危险中。

14. 从本月 17 日到 23 日是紫竹林被围最危急的时期。敌人起初似乎将冲入租界,屠杀所有居民。被砲火所燬的房屋到处皆是,火焰冲天也无人过問。租界街道和沿岸一带都滿布防御工事。

15. 23 日 援軍从大沽开到后,我們才算渡过最危险的时期,租界与大沽之間的河道打开,鐵路交通正在修复。各国軍隊和大砲迅速到来,繼續炮战,进攻的中国軍隊才逐渐被击退。25 日英国大炮轰击西沽軍火庫后,引起大火。

16. 26 日晨,由西摩率領于 10 日 开往北京增援使館的軍隊,又退回天津。他們並沒有能够到目的地,而且帶回大量死伤兵員。他們在途中所遇到的抵抗是那么剧烈,以致兵力和械弹食粮都不足应付。退兵途中,特别是在楊村和西沽不断地遭到袭击。退到天津时情况已十分狼狽。

17. 天津东面的軍火庫于 27 日 攻占,联軍死伤約一百人。

18. 本月底为止,水路交通仍暢通,軍隊給养和械弹分別由拖駁和火車运送。火車由俄軍管理,只行駛塘沽到軍粮城一段。

19. 本月一切貿易当然都已停頓。海关和邮局只在炮火停止时偶尔工作。塘沽海关人員也无事可作。大沽南砲台的信号台已停止工作,但大沽口浅滩上的灯船仍照常发光。

(5) 1900 年 8 月 20 日津海关稅务司杜德維来呈第 2381 号
茲将本年 7 月份本口岸情况报告如下:

7 月初,各国軍隊每天不断从大沽登陆,增強我們的力量,并

准备向北京进兵以解使馆之围。天津的外国居民,在军队协助下,都将眷属送往大沽后,再转赴日本、上海、美国和欧洲。许多男子也都离去,因此与六月份后期相同,贸易完全停止了。

由于各种原因留在紫竹林一带的中国居民都曾忍受砲击,现在也开始向外疏散了。除少数例外,一般都由外国人保护,并协助离去。7月上旬约有三千名中国人离开此地。不但他们得了救,连外国人也感觉轻松,因为这些中国人的境遇实在太悲惨了。

从1日到13日,除10日一天外,两方砲轰都很激烈。

13日清晨,联军分两路进攻县城。德、俄两军自东路进攻,其他各国军队则联合自南路进攻。向县城前进时,遭到强烈抵抗。美、日两军伤亡特别多。中国人奋勇作战。13日县城未能攻下。14日清晨,日本军队轰开南门冲入城内,同时俄军也攻进东面城厢,并占领几座砲台,缴获了克虏伯大砲和大量军火。进城后,由四国军队分区占领如下:

法国军队:西北区

英国军队:西南区

美国军队:东南区

日本军队:东北区

直到现在为止,城内仍由四国分区占领。县城的北门外,商店最多,总督和道台衙门,以及大教堂,水师营即所谓“李鸿章的宫殿”和安设攻打我们的大砲的营盘,都在这一带,完全由日、俄两国占领,主要地区都落入俄军手中。

在城内美占领区,有军械库和盐道衙门,库里发现大宗军械和军装。盐道衙门里储藏有大宗元宝。许多兵士和平民(有许多中国人),都肆意抢掠,但大宗银元宝则由日、美两国军官以他们政府名义取去。

在总督衙门原址,由联军组成一个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管理城郊事宜,由三位上校负责:日本青木上校(aoki),英国波尔上校(Bower)和俄国沃嘎克上校。此外,还由美国人邓贝(Denby)任

外事秘书,美国人田尼(Tenny)任中文秘书,英国人莫克勒上尉(Mockler)任警察总监。虽然临时政府曾通知中国居民回来各安生业,但城内对于中国人并不安全,妇女和财产日夜都遭到外国兵的任意蹂躏和搶劫。而新政府对于各国无紀律的士兵无法控制,因为各国軍官对士兵的恶行毫不过問,并且对临时政府的警察当局也不給予充分的支持。

各国海軍司令在大沽集会,用投票方法决定,将修复后的塘沽到天津一段鉄路,交由俄方負責管理。

各外商都努力設法向軍事当局方面申請使用大沽拖船公司(Taku Tug and Lighters Co.)的部分拖駁,以便将存儲在紫竹林倉庫里的貨物,装运出口。这个要求还未成功,不久将能解决。

7月下半月中,各国軍隊仍陸續不断开来,并准备向北京进軍,去援救各使館和各国侨民。

(6) 1900年8月22日杜德維来函

今冬必然有災荒,而軍人們还不准粮食运进城来,中国人的灾难真是太多了。

上星期日,美、日、英和印度兵(包括步兵和騎兵),曾开到天津东南約十英里討伐义和团。义和团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陣地,后来进行肉搏战,被杀死約400人。义和团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对教会、胶州、威海、九龙、广洲湾等問題和外国辛迪卡欺詐的尖銳抗議。

軍隊仍在源源地开来,到了两团俄軍和一千美国騎兵及海軍陆战队。德国約有2300人,还在續增。意軍也将到来。如果德国人不是主张瓜分的,派这么多的軍隊来作什么呢?

(7) 1900年9月15日杜德維来函

李鴻章已乘安平輪北上,并由一艘俄国軍艦护送来津。不知他怎样再从天津前进。我拟便函通知他,您已在北京收到給他的諭旨。他到天津的时候当再电告。

美国公使柔克义今天下午乘火車赴楊村。

希望您在北京一切平安。天津租界里充滿了各色各样的軍隊，他們在雜貨店里買賣搶劫来的东西。各街道无人管理，非常骯髒。許多中国下流社会的人物，和滿街游蕩的外国兵混在一起，并且仿效他們的粗暴行为。

(8) 1900年9月19日杜德維来函

今晨6时李中堂乘安平輪到津，我送去的便函已呈給他了。他令人通知我到他的行轅去見他，他将于午后1时从塘沽乘專車来津。我准备今晚去謁見他。

据知俄、德、法三国軍隊将于今晚或明天进攻北塘砲台（其他各国是否参加进攻，还不得而知）。又傳說德軍将不准李中堂上岸，但还不能証实。

(9) 1900年9月21日杜德維来函

据說北塘砲台昨天上午被攻陷，現还不能証实，俄軍有一万人之多，德、法两国也有軍隊参加作战。現在正有約一千德軍回到天津，前面有軍乐队和激获的十二面大旗，从我的办公室窗下整队經過。据說攻砲台时約有一百名俄軍触雷伤亡。最可笑的是，中国守軍早在夜間撤退，只留四个兵和一匹驃子守在砲台里，偶尔向联軍放槍，而联軍則集中大砲轰击一座空砲台！

前几天英軍錫礼尔將軍（Hillier）曾与守砲台的李統領联系，劝他投降，但他拒絕了，而且撤退得很好！

我昨天下午3时半去晉謁李中堂，直到5时才回来。中堂急于想知道您为什么沒有安排用軍艦从上海接他到大沽，因为他接到上諭說就要令您这样办了。如果您作了安排，那么他也就不会由俄国軍艦护送，因而引起他是亲俄派的流言了。我答复說我无法解释，想是您沒有接到这个命令，也可能弄不到外国軍艦。無論如何，我深知您急于要他去北京与庆王会面。他想了解我們与县

城方面的邮递工作(目前已恢复)和京津間的信差工作。我已将情况告訴他。他令我传递他和盛宣怀往来的函电等,他是通过盛宣怀与各省督撫联系的。因此我整天忙于組織如何收发电信。

李中堂到海防公所去时,由俄軍护送。目前門崗也是俄軍担任,另有一些中国人协助保卫。俄国卫队建立了很严格的制度,出入必須有出入証。以防止閑杂人接近他。

李中堂对和談的大問題还没有深入研究。前一天德瑾琳(G. Detring)謁見时曾提醒他,瓦德西在談判中将是一个主要人物。我曾問中堂,据报載瓦德西可能掌握軍事以外的权力,是否确实,他認為是可能的。他說在天津大約还要住五天,然后乘火車到楊村轉船到通州。他曾分別发出三个电报,一份长电去西安,一电致上海,另一电致彼得堡。

(10) 1900年9月24日杜德維来函

目前还不能报告您有关北塘砲台的詳細情况。英、意两国軍隊对于俄軍用欺騙手段取得砲台而不分給战利品,感到十分恼恨。据一位意国軍官告訴我,他們将向政府报告。俄軍通知意軍参加作战的函件,表面上是当天下午7时,而意軍到次日下午3时才收到,显然是故意这样做的!当英意两国軍隊到达軍糧城时,这段鐵路本为俄軍掌握,故意不給車輛,他們只得改乘民船,到达时当然太晚了。俄軍現向芦台推进,大家都說結果将迫使逃亡的中国人毁坏唐山煤矿!俄軍已于星期六上午占領芦台,他們向北塘或塘沽推进时,遭到的抵抗很小,只因触雷死去一人,中国軍隊約死50人。俄軍将到时,地雷爆炸,他們上刺刀冲鋒进攻后,才发觉中国軍隊大部分早已走了。昨天稅务司帛黎(T. Piry)乘火車来津时,同車有位俄国軍官,以上情况是俄軍官所透露的。据說俄軍将撤到关外去占領沈阳。我認為秦皇島也成为联軍所注意的目标了。

(11) 1900年9月28日杜德維来函

瓦德西昨天上午 10 时半到津，各国在津部队都按字母次序，在車站和法租界沿河排队欢迎。昨天天气很好，这位伯爵下船后步行，对欢迎者都打招呼，然后乘車由德軍护送到德国領事館，再轉到他的司令部去。阿力謝也夫(Alexieff)不在此，人們傳說俄国人不愿承認这位新救世主。瓦德西在德領事館內对德侨作了簡短談話，表示他不是来破坏而是促进各国的貿易的。明天我将去拜会他。今天下午 5 时我还要去看李中堂，他准备稍停一两天后去北京(显然是为了和瓦德西会面)。有人致电給李中堂，建議他去拜会沙飞將軍(Chaffee)，由美軍派員护送他到北京。今晨我介紹李的翻譯官去見沙飞，但結果如何还不知。沙飞准备将他的軍隊駐紮在跑馬場附近过冬

科士达(J. W. Foster)正在来华途中，美国国内的教会团体不喜欢柔克义，而要求派一个更同情他們的公使，科士达恰是长老会的教徒，但不知这将置康格(E. H. Conger)于何地？我老早就認為美国国内的教会分子将反对我們撤軍，而撤軍的說法正是用来打击民主党，攻击麦金萊总统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呼声的。

昨天唐山車站被焚燬，原因还不明，一般認為是俄軍从北塘向芦台进軍所引起的結果。

(12) 1900 年 9 月 29 日杜德維来函

昨晚 5 时我去謁見李中堂。

李中堂說俄使今天可以从北京动身。他並沒有和瓦德西会面，据我推測双方会面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而李的态度也很含混，显然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步骤。虽然几个大国多已承認李中堂为談判对象，但德国还没有承認。新任德国公使不久可到津。目前俄、德、法三国使节都在天津，我想今冬可能在天津談判了。

(13) 1900 年 10 月 5 日杜德維来呈第 2399 号

自联軍于 7 月 14 日攻占天津县城后，联軍任命三位委員和工

作人員接管各政府机关,以便中国商人和銀号安心营业,从而逐漸恢复貿易。但是天津附近各处情况仍不安靜,結果除进攻租界前原存在口岸的貨物外,并无任何商貨从內地运来出口。

联軍将当地一切駁船都扣作軍用,也使进出口貨运都受很大影响,如联軍对貨运能給予便利,进出口貨物早已会增加了。进口貨物几乎全是軍队的給养和牲畜飼料,至今还没有設法恢复普通进口貿易。

(14) 1900年10月13日杜德維来函

俄国軍队在塘沽将鉄路工作人員的房屋都強占,并将碼頭主任住宅所懸掛的英国旗也扯下来,还限他二十四小时內搬出去。所有強占的房屋都掛上俄国旗了。海关还是由美軍占据,大概不会住很久。不知下次又是輪着誰来了!

瓦德西主张天津县城的临时政府应受他的节制,波尔上校負責和他討論此事时,告訴他美軍可能不同意,而他告訴波尔上校說:“用不着考虑美軍的意見”。

(15) 1900年10月14日杜德維来函

瓦德西和天津临时政府之間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因为瓦德西要派一个德国人作委員,并且还要将临时政府置于他的管理之下。天津的各国軍事当局似乎是故意放松軍紀,让他們的士兵橫行霸道来恐吓人民,使他們不能安居乐业,并且使临时政府失敗!我想德国軍队是想仿照英国統治埃及一样,来統治直隶全省。如果德軍方面同意,到不如让德瑾琳参加临时政府作委員,他和中国很友善,同时也可作些好事。

(16) 1900年10月15日杜德維来函

天津情况很糟,破坏秩序和法紀的事有增无減。眼看冬季来临,軍事当局只考虑如何安排軍队的住房問題,其他方面的事毫不

在意，似乎再糟些也无所谓。兵士公开搶劫、受灾难最重的还是中国人。这种恶行迟早会遇到报复的。

(17) 1900 年 10 月 18 日杜德維来函

昨晚俄国公使于晚饭后仓促赴北京，他的随員們也将于今天前往。有人告訴我德国公使也将前往，但还没有証实。奥国公使齐干还在天津，大約十天后才去北京。

津塘鉄路綫上跨越北塘河的汉沽鉄桥，在两月內恐不能修复，目前还須用船搭便桥渡过；因此今冬在汉沽运轉邮件还有麻煩！

英国軍隊已占領山海关車站；俄国軍隊也另建新車站。

(18) 1900 年 10 月 29 日杜德維来函

昨天有人从山海关来到天津，我請他午餐，在談話中他說各国軍隊在山海关的暴行，同在別处差不多，其中最坏的是法国兵。据田尼說，在天津城內外最坏的是德国兵，两天前还开枪杀死一个青年，我也听到两件类似的暴行。

貿易略有好轉。法租界里的活动是大肆修建兵营和扩展馬路等等。在德租界里則增加許多泥棚草房。煤油也运来了，輪船也到的很多。他們都愿付稅，但运来的貨物究竟是民用或軍用，无法知道。我因为既沒有木船也沒有汽艇，更无法管理它們了。我曾一再向各国海軍当局呼吁发还所扣的船只，而得到的只是空头保証。塘沽分卡的房屋仍为美軍占据，我們也无法增加人員。

(19) 1900 年 11 月 4 日杜德維来函

德軍把天津以南的青县全部縱火焚燬了。两位紳士代表該县到天津来筹款向联軍贖回他們的县城，也在途中被德軍枪决了，而他們来津是經過德軍批准的！这些暴行只会加強各地排外情緒，并可能使全国的革新派和保守派都联合起来，一致赶我們出去。

(20) 1900 年 11 月 7 日杜德維来函

甘伯乐(C. W. Campbell)告訴我,林尼維琪將軍(Linievtch)昨天曾照会各国領事,表示紫竹林迤北海河左岸一部分地区应属于俄国所有。另方面,听说沙皇已有諭旨令俄軍撤退。这是因为俄国財政困难,他們甚至連山海关鐵路也会放弃。

(21) 1900 年 11 月 9 日杜德維来函

最近得到的軍事消息都很不好。在天津以北的一个法国据点,曾与“敌人”发生战斗,并死亡了好几个人,詳情如何还不悉。德軍在天津約有 800 人患病,北京也有不相上下的人数。日本方面每天約死四人,他們在大沽路租界門外火化尸体。

密:今冬盖斯里將軍(Gaslee)将不留在华北。英軍准备于11月25日将租用的运输船退还原主。原准备运来天津的供应品也不来,而压在香港了。

瓦德西在干什么? 上海报和天津报所載各国要求的議和条件是从何处来的? 据田尼說,比利时也要求在海河对岸,闢一处租界,其位置正在俄国所要求的紧邻。

(22) 1900 年 11 月 11 日杜德維来函

密:昨晚听人說,英国軍隊在保定附近曾将一个村庄的人“大小男女”一齐屠杀! 据說当英軍从保定回来經過該村时,有人向英軍开枪。村里人看到英軍向他們进攻,都出來說好話,但是英軍悍然不顧而將他們都砍死了。

天津临时政府又增加两位高級委員,一位德国委員富根斯坦(Falkenstein)和一位美国委員福特(Foote)。

(23) 1900 年 11 月 23 日杜德維来函

甘伯乐昨晚在此,昨天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有关法租界一段地皮的問題。我的看法是,这和瓜分并无区别,只是区域不如胶州,

威海卫、九龙或广州湾大而已。

甘伯乐拒絕承認英租界对面的“俄国区域”，并与林尼維琪將軍发生激烈爭執，特別是俄軍在沿海河岸上、原为太古等輪船公司所有地区都插上俄国旗，如让俄国旗留在那里，原主們将不能利用河岸，而他們过去花錢买这块地的目的就落空了。杜士兰(du Chaylard)的布告里所提到“併入”法租界的土地，是在6月17日限期以后由美国教会按合法手續购买的。这样，他們应当是法租界内这块土地的主人，而現在不能享有这种权利了。

日本也在法租界和中国县城之間一带地段，大拆房屋扩展馬路。据我所知，許多年以前这一段就已划为日本租界区了(邻近德国租界日本还有一块地)。很显然，日本和其他国家都要求在沿海河南岸到天津县城一带有一条寬广的馬路，怎样給予这些地方中国原主以补偿，我还不清楚。天津临时政府現已扩大由六国委員組成，这六位軍人每人薪給为1500鎊。除原有俄、英、日三国外，現又加上德国的富根斯坦少校(原在南京)，美国的福特少校，以及一位法国人(名不詳)。临时政府現在計劃把县城城墙拆去，改为馬路。我認为这主意不坏。但是和平以后，中国人为了安全，必然在附近另筑城墙。

(24) 1900年11月27日杜德維来函

上星期日我曾到天津县城城牆上去走了半圈。日本人正从河边到东南城角一带，开闢一条寬大的馬路，并拆去了好几百家房屋，恐怕他們只会发給有名无实的补偿費。中国人的遭遇真惨，無論日本也好，俄国或法国也好，他們的行动都一样，依我看来实际等于瓜分！天津的临时政府也是一样，事实上为了延展沿河馬路的长度，已将县城和租界之間一带的地皮和房屋都充公了！所有的地皮和房屋占用后全无补偿。

(25) 1901年1月12日津海关稅务司德瑾琳致总稅务司赫

德函(以下簡稱德瑾琳来函)

我已接管海关和稅务司公館,但各处都破乱不堪,許多档卷都須重新整理,因此我还要以大部時間翻閱文件,現准备下星期一开始工作。

听說昨天早晨俄方已将鐵路移交与德軍,俄国官員都离天津到旅順去了。

(26) 1901年2月22日天津德瑾琳来函

英軍已开始接收鐵路沿綫防务,大約需八天完成。在天津的德軍已奉令准备向西安府进軍,可能是一种恫吓。原定于23日进軍,但昨晚又奉令停止前进。

(27) 1901年3月1日天津德瑾琳来函

前几天一个德国屠伏和四名中国助手,同到天津西南一个村庄去购买牲口(可能是去搶刼),据事后一个逃回来的中国人說,其余几人都为該村居民所杀害。得到这消息后,德軍派一队兵去报复,据証实該村居民全遭屠杀。

法、俄两国駐軍已将堆集在天津盐場的盐斤,全部查封沒收,原因据說是在义和团活动时,曾有中国兵藏在盐堆后向联军开砲和放枪。这些盐斤全是私商所有,而这些盐商在义和团最活跃时,确曾向裕祿总督尽力請求,不要向租界开砲轰击。事实上,西摩带着他部下240名伤兵乘火車經過鐵路桥樑时,并未遭到中国軍隊砲火轰击,因此未伤一人而安全通过。这些事实法国領事杜士兰和俄国方面都知道,但現在他們仍借口将盐斤查封,其目的是要錢,希望能取得一百万两的代价。

盐商們和我都相識,几个月以来經常不断找我商量,探听法、俄两国領事的意图和他們应采取的态度与交涉的方法。最奇怪的是李中堂現在阻止他們交涉,反而劝他們付給俄、法当局一百万两。这件事的奥妙內情,实在使人費解!

关于盐斤的情况,我最近从盐商們取得一些資料,外交团現在正在討論如何搜刮中国財源,这些材料对于您可能有用处。

直隶省、河南省和山西省一部分地区用的盐,是在直隶沿海岸的芦台、汉沽、北塘、塘沽和滄州一带生产的。每年总产量平均約为4,524,000担,每斤的烧煮費約制錢两枚,总值約904,800元。盐斤在天津銷售每斤为16个大制錢,在直隶省內为20个,河南为25个,山西为30个,而零售則为35个。如以批发价16个制錢計;每年总产量約值7,235,400元,每年征盐稅約200万元,再減去成本(904,800元)后,約400万元分別为官吏、盐商和緝私队所分潤。

如果将盐斤作为賠款的一部分,只要将全国的盐灶、盐湖、盐井都予以管制,按各省貧富分別規定价格就場出售,其数目是很可觀的。我認为这样作并不困难,除去緝私費用約500万元外,至少从盐斤专卖上可获得4千万元或4千万两。直隶是試办的最好場所,希望您注意此事。

(28) 1901年3月13日德瑾琳来函

盐商們和法国总領事的交涉毫无結果,前天他們派一位代表,随同新任的天津知府一齐来海关,請求海关协助处理。因目前所有盐灶都分別为俄、法、德、日四国軍隊所占据,如下月再不能发还生产,則明年直隶、山西、和河南三省将有盐荒。他們要求海关負責監視生产,使盐斤貿易恢复正規。

我認为此事应迅即向北京公使們提出,由他們迅即命令有关当局处理此事,以便各盐灶能及时开工生产,有关盐稅也可作为賠款的一部分,或作为拨付到期外債之用。

据說中国每年需付賠款1千4百万两,約二十余年可以付清,直隶一省的盐稅如征收得当,每年就可以收到此数的三分之一了。

(29) 1901年3月15日德瑾琳来函

天津的局势愈来愈不愉快了。法国軍隊和英国軍隊双方发生

摩擦。²⁹法国兵士們在經過英租界时，經常在街上向妇女們用手拋吻。英国軍事当局在接到許多責难后，已向法軍司令提出要求，不准法軍再通过英租界。法軍司令对此要求似极表反感，并毫不理睬，法国兵士不仅不听，反而成羣結队地冲入英租界，并且对經過法租界的印度兵进行攻击。

今天下午(星期日)有几位住在法租界的英国軍官，为一羣法国兵士所围攻，有一个甚至被吐上一脸唾沫，并受辱罵。为了避免冲突，他只得叫洋車夫快跑。約4点鐘时，我騎馬去公园，看見澳洲軍和德国士兵向沿河馬路一带湧去，执行警卫工作。我跟着他們后面去看时，发现有許多英国軍官和印度兵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法国兵，他好象已經被杀，而另一法兵則跪在旁边。我問一位德国兵是什么事，他告訴我說两个法国兵喝醉酒后向一位英国軍官进攻，想把他抛下河去。这个軍官为自卫起見，用力把法兵打倒在地上，这一下大概打得很重，法兵看来好象死去。

今晚才听說被毆的軍官是临时政府的警察总监莫克勒上尉，他是一位众人皆知很沉默持重的人。

傍晚后，租界內又和围困时同样情况，所有印度兵和法国兵都各到指定的堡垒或兵营里集中，并准备随时出动。在法租界各处布滿上刺刀的崗哨。

法軍的軍紀并不很好，因此发生严重冲突的危險很大，如果发生冲突，将为平民带来极大的災难。

我孰心明天会再发生糾紛，結果将使联軍各自分裂而趋瓦解。本来将这样一个混合的軍隊杂处在象天津这样的地方，而不将各国軍隊分別屯駐在四郊各处，实在是一个严重錯誤！

(30) 1901年3月16日德瑾琳来函

自从昨天发生英、法軍冲突后，天津情况更趋紧张。英軍和俄軍現又形成对峙，双方步兵都实弹并上刺刀戒备。

爭执的起因是为了火車站附近鐵路与河边之間的一块地皮。

金德声称这块地属于铁路局的财产范围,但地契已遗失或焚燬,不能提出有力证明,而俄军则声称这块地应属于俄军占领,并划为俄租界的一部分。

昨天英军派去一队工兵到该地驻扎,而沃嘎克将军也从塘沽将俄军全调来包围英军,并不准他们靠近河岸。

(31) 1901年3月19日德璀琳来函

各军的态度稍有好转。法军司令华伦(Voyron)将军已命令法军不得进入英国租界,并责令法国宪兵对于违令的士兵予以逮捕。

(32) 1901年3月20日德璀琳来函

英军与俄军,法军与英军之间,仍维持现状。

据俄军表示,他们愿与英军讨论有关铁路地皮的所有权问题,但在正式判定谁是谁非前,英军必须尊重俄国国旗和俄国租界界石,并先撤退军队。

这件事已弄得很僵。正如我前次所说,争执的地皮应属中国铁路局所有,而英国甘贝尔将军(Larne Campbell)以及英国总领事出面干涉,确是错误。目前的僵局将使英外交大臣兰士丹(Lansdowne)遭遇极大困难!

(33) 1901年3月21日德璀琳来函

昨天我曾与一位德国负责军官长谈,他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局势,但同时认为还不至于引起公开冲突。据他说几乎所有的德商都住在英国租界以内,德军司令决不许任何人侵入该界。如有必要德军可采取闪电行动占领该租界,但事先当会通知有关当局的。

法军司令华伦已严令约束法国部队,据说下令后,几乎酿成兵变。目前经常有军官监视士兵,在海关附近也驻有宪兵和岗哨,防止醉兵在酒排间生事。

前天晚上，在鐵路爭执地区的印度兵已換为英国海軍陆战队。昨晚据报甘貝尔前晚曾討論在英租界周围加強堡垒的問題，但現在还不曾开始动作。

瓦德西于前晚从青島回天津，昨天又到北京去了，在此时机他回来是有好处的。

据传整个英国艦队已經集中在渤海湾了。

(34) 1901 年 3 月 23 日德瑾琳来函

鐵路地皮的爭执已趋緩和，危险期已經过了。自从英国工兵停止扩界而由威尔士和澳大利亚部队接防后，俄軍也停止挑衅，并允許他們在爭执地区修人行道了。

沃噶克对此事的态度也很审慎，并处理得很有魄力。

据我所知，英軍在此的行动是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因此，背后是有人支持的。

中国方面对于这次事件的发展非常注意，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貿易銳減了。我們迄今只收到 31,000 元的稅收。中国的銀号目前不准备开业，他們的理由是，在外国軍隊停止干涉中国当局执行职务前，不能作任何生意，因为外国軍隊还在搶掠和到处橫行。

(35) 1901 年 3 月 30 日德瑾琳来函

德国海軍提督和許多軍官原定前往北京，現又突然奉命回到大沽口外的德艦上。据报全部德国艦队将集中青島待命。昨晚各租界里都傳說日本因牛庄問題已向俄国宣战。

(36) 1901 年 4 月 2 日德瑾琳来函

前几天天津的駐軍又奉密令出动几次到各处去征討，詳情不得而知。

据报今年 8 月将有九千德国新兵从国内派来，以接替应回国的軍隊。

(37) 1901 年 4 月 6 日德璀琳来函

目前直隶全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渤海湾里海盜十分猖狂,据报最近发生两起劫案,出事地点在大沽口外,各国軍艦都能看見。在天津四乡最少有万余武装較好的人,他們都是逃兵和义和团的殘余,在各村鎮活动,对外国軍队調动的消息很灵通,軍队到时,一个也抓不着。

如果不让中国当局赶紧回来,恐怕更有大乱,而貿易更难恢复了。

(38) 1901 年 4 月 10 日德璀琳呈赫德文第 2504 号

天津与内地各处的交通仍未能暢通,主要原因是乡間情况混乱,軍事活动还繼續进行,使地方政权瓦解,形成无政府状态,从而盜賊橫行,富有者受害。这班強盜愈聚愈多,有时达千余人,并有良好的偵察組織,对于天津外国軍队的活动,事先早有准备,因此在他們洗劫一个村鎮后,很少被軍队緝获。

目前恢复与内地貿易的最大困难是各銀号都不能恢复业务,虽然天津已有几家开门,但因資力不足,不能大量放款。因此直到三月底还没有好轉的跡象。

(39) 1901 年 6 月 26 日德璀琳来函

天津以南地区已平靜下来。由于德軍主动撤退,有一支中国部队已开回靜海县接防。昨天該軍統領和天津道台前来拜会,我已安排好他們两人和德国的立側尔將軍(von Lessel)会面,并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产生良好影响。我协助中国部队取得通行証和騾馬,以便肃清四乡的盜匪。今年直隶丰收,这将有助于当局安定全省秩序。

临时政府目前已征得大量款項,将尽量作为筑路与河工之用。全部稅收每月約为 15 万两,我曾劝他們拨出治理白河經費 25 万,

但是不曾照办。另外打算叫天津各界筹集同样的数目，他們現在討論如何进行。但瓦德西离此前曾声明，治河問題应首先考虑軍事价值，并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委員应由临时政府所派成員一人，駐津領袖領事和海关稅务司担任。有了这个决定后，将来海河沿岸可以有許多輪船停靠了。

(40) 1901 年 7 月 26 日德瑾琳呈赫德文第 2543 号

本年第二季內直隶全省情况仍无进步。軍事活动虽已停止，但各地仍不平靜。成羣結队的盜賊，有时与外国逃兵一起活动，乡間情况混乱。中国基督教徒們要求賠款，教会予以支持，因而引起爭論，使情况更混乱了。

(41) 1902 年 1 月 6 日德瑾琳来函

天津临时政府正在設法延长它的寿命，并控制常关。最积极的是民政长官富根哈恩(Mayor Falkenhagn)，他昨天到北京去見德国公使，目的是代表临时政府向公使陈述，如要保持天津为一通商口岸，即需整理疏濬大沽口，为此临时政府应繼續工作，并应成立独立的庫务处。过去几个星期，本埠各报也在沃嘎克的策动下鼓吹同样論調。海河工程处也函請英俄两国海軍提督指派測量船只，以备明春工作。

(42) 1902 年 1 月 10 日德瑾琳来函

富根哈恩已从北京回来，他这次使命的結果如何还不得知。昨晚德国司令曾設宴招待临时政府官員，席上他曾表示为临时政府的长寿而干杯，美国沙利文上校(O'sullivan)保持沉默，而在席的日本人則对临时政府的寿命表示怀疑。

(43) 1902 年 7 月 25 日德瑾琳来函

天津临时政府似已肯定将于 8 月 15 日从天津县所属地区撤

退，但迄今还未奉到各国军事当局的明令。目前已有大批中国官员到来，海关道唐紹仪也将于一两天内与临时政府谈判如何接管各部门事宜。临时政府在移交时准备举行隆重仪式，并希望当地的人民对它能有感谢的表示。

(44) 1902 年 8 月 6 日德璀琳来函

前天临时政府曾接待唐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他们是最近回到天津的)，双方已商妥交接天津的各项细节。直隶总督 15 日可到津，来时将有正式招待。

临时政府库务处的帐目，将于本月 10 日结算。从 11 日起我即可接管常关了。正在修建中的库务处大楼和修建经费，也将由临时政府移交给我处理。此外，临时政府除支付各项开支外，还将余款 20 万以支票一张移交給总督。

双方商妥由 11 日起办理交接事宜。交接期中仍照常工作，不致影响行政。

(45) 1902 年 8 月 17 日德璀琳来函

袁世凯于上星期五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晚間在新衙門里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已经移交的临时政府的人员餞行。

第四章 营口的海关洋員向 赫德所送关于当地义和团和 侵略軍活动的报告

(1) 1900 年 6 月 18 日山海关(編者注:指設在营口的海关的名称)稅务司包罗 (C. A. V. Bowra) 呈总稅务司赫德文第 2076 号 A

1. 近来直隶省境所发生的严重事态,已在某种程度內影响本口岸。牛庄和附近地区有不少天津籍的客民,通航季节內往来本口的載貨民船几乎全部由直隶省人經營駕駛,两条鐵路也雇用了不少天津工人。本口岸与天津間的經常輪船和鐵路联系,使我們有可能受到天津一带乱事的影响。

2. 本口岸发现传播所謂义和团教义的徒众,已經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他們显然从那时起就已招收了不少信徒,因为道台曾經出过告示加以禁止。外籍居民知道义和团在京津附近起事以前,沒有拿它当回事。义和团事变的消息在本地居民中引起不小的騷动,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外侨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要感觉不安。

3. 义和团似乎已經有了相当多的支持者。近几天来,常有五、六十或成百的义和团在外国人住宅附近操演。6 月 12 日全城发现仇外揭帖。这些揭帖立刻为便衣士兵奉道台之命撕下来了。茲附呈揭帖一种,內中充滿威胁語气。

4. 6 月 13 日各国領事集会,决定各自用強硬口气照会道台,要求有力地应付局势。海防厅受道台之命出了布告,茲抄录呈覽。人們鉴于局势的严重,批評这个布告过于温和。以后道台又另发布告,抄本一併寄上。

5. 俄国軍艦一艘，一直停泊在距离此地約三英里辽河上游的俄侨居住地的前面。本月 16 日它移泊海关碼頭正面河中，每夜派出水兵在外侨居住地巡邏。英国侨民觉得以一艘砲艦保护两处外侨居住地，力量未免单薄，已联名函請英国領事祿福礼(H. E. Fulford)，要求立刻派一艘英国軍艦来牛庄。我因为有中国官吏的身份，未在这封信上签字。据悉英国領事已拍发电报，同时俄国因为俄侨居住地有五、六百天津工人，将从旅順口調兵前来保护侨民。我听说事实上已经有 250 名开到，其余也已在途。俄方急令业已行抵旅順准备去欧洲的前牛庄俄国領事敖康富(A. Ostrovskhov)回来，足証俄国当局认为局势是严重的。敖康富現在已到牛庄。

6. 由于俄国当局这种坚决措施，外侨生命财产似已得到充分保障，但是我覺得应当在遭到攻击时保护海关财产。海关所在地是一个能够守得住的据点，可以容纳避难的人。我已預作布置，在紧急时候送妇孺上船，調派外籍各关員参加本口岸的防禦。我已將計劃通知各国領事，并表示愿意接待各国侨民来避难。

我虽然把本地情况报告，但并不是說排外事变会立刻发生。旱災和貧困，这两个最易引起变乱的因素，在牛庄显然不存在。本地居民比較富庶，一向沒有排外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引起事变的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危机也許比我們所想象的更迫近，因此悄悄地預筹戒备有益无损。我相信所采措施能获您的同意。

在这里应当一提，电报綫自 6 月 15 日中断，电局已拒絕收报。

附件(一) 义和团揭帖

增福財神圣論

茲因天主耶穌欺神灭圣，不遵佛法，上神收伏云雨；下降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才有細雨，不久刀兵滾滾，軍民有災。佛門弟子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护民。見此不传，必遭大患，传一张免一身之災，传十张免一家之災，传五十张免一庄之災。不平洋人，不下大雨。有吃毒药者即用神方煎服：烏梅七个杜仲五錢白毛根五錢

附件(二) 营口海防同知刘朝鈞布告

花翎营口海防撫民分府加五級随帶加二級記錄十次刘为剴切晓諭，严禁首恶，而安良善事。照得义和团匪，自称奉有神术；演习拳棒，誘惑乡民，直隶保定等处屡經滋事，迭奉上諭严拿惩办。小民各有身家，已犯者皆当变迁，未犯者宜思趋避，詎各首恶，甘蹈法网，竟有潛至营口，誘令幼孩，在于僻巷演拳，并有黏貼匿名揭帖煽誘情事。誣世惑民，深堪痛恨，除会营飭役严密查拿从重法办外，合亟剴切晓諭。为此示仰商旅軍民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宜各安本业，毋听匪徒煽惑随从演习。如有幼孩无知被誘誤犯，責成父兄管教改过，不究既往。倘或沉迷不返，一經拿获，定須按例究办。幼孩犯者并提父兄惩究，知晓为首之人，准即稟明严拿，决不牵累。知情容留，併拿惩治，不稍寬貸，其各懍遵，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特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三) 奉錦山海兵备道督理新鈔两关稅务統帶营口練軍明保
布告

欽命花翎二品銜分巡奉錦山海兵备道兼按察使銜明为出示晓諭事。照得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奉軍督宪增札开：为恭录札飭事。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接电抄奉上諭：邇来近畿一带乡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严行禁止；近聞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員，烧燬电桿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著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欽此。又接电抄奉上諭：昨因拳勇滋事，業經明降諭旨分別办理，此等乡愚良莠不齐，其办法不外乎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現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若不迅速筹办，何以討邪慝而淨根株？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隶总督严飭各該地方官并統帶各員，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拏，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諉。如再因循，定惟崇礼等是問，决不寬貸。再有随声附和，并无滋扰

实跡者，亦应剴切晓諭，立时解散，无任再起衅端，欽此；各等因，准此。除欽遵刊发告示，通行晓諭，并分行轉飭照办外，合行恭录札飭。札到，該道遵即轉飭所属地方官一体欽遵办理，特札等因，奉此。查义和拳本嘉庆年間白蓮教中之一門，自剿灭白蓮各教后，潛伏数十余年。近始託名团練，且倡言与天主教为仇，聚众滋扰。直隶涞水县至有戕杀武員之事，并烧燬芦保一带电桿鐵路，已是形同叛逆，为王法所不容，現奉諭旨严拏首要，解散胁从，本是朝廷法外之仁，該匪等倘敢列仗与派出各軍抗拒，則是螳臂当車，指顧即当裁定。本埠为华洋通商要地，五方杂处，且与直隶毗連，該匪徒等难免不潛来煽惑。前因訪聞民間小儿有練習神拳之事，曾經密飭訪拏，并出示諭禁，此风漸息。乃近日复聞东西营舖戶学徒人等，每于夜靜之时，或于河沿，或于空場，三五成羣，練拳惑众。更有大胆匪徒，竟敢在老爷閣張貼匿名揭帖，布散邪言，以冀惑乱人心，尤堪痛恨。按左道惑众，为首者照律拟絞，为从者例应改发回疆为奴，又妄布邪言、书写張貼、煽惑人心，为首者斬立决，为从者皆斬监候。例禁綦严，岂容輕蹈。除再移行奉軍胡統帶，并严飭本标乔管帶，暨所属各厅州县，一体遴派弁兵干役，督同乡保，無論城乡市鎮大小庙宇、客店、烟館、伙房各处認真查拏为首惑众之人，照例懲办以絕根株外，本道不忍不教而誅，致愚民輕陷刑戮，合亟出示剴切晓諭。为此示仰軍民士商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凡为父兄师长者务当約束子弟生徒，凡为舖长財东者务当約束学徒柜夥，均不准練習义和拳邪术。倘敢不遵，縱容演練，一經拏获，除本犯照例重懲外，仍将該犯之父兄师长暨舖长財东一併治罪。乡約保証，知情不举，与派出兵役捕拏不力，均从重懲办。尔等如能将传习邪教之匪首，与妄布邪言之匪徒，举出报官，指拏訊实后，非但寬免尔等罪名，仍当予以重賞，决不食言。倘敢容留匪徒在境煽惑，一經发觉，一併連坐，决不姑寬。本道言出法随，尔等务当勉为循良，切勿以身尝试，其各懍遵。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2) 1900年7月13日包罗致代理总稅务司戴乐尔函

此地的情形很麻煩,但似乎还可以撑下去。今天早晨又开到了一艘俄国軍艦,增強了实力。虽然有中国軍隊在我們的四周,但是我們的防守地位却是很強固的。我相信中国軍隊不要进入本口岸。盛京將軍似乎已下令攻击,但是道台不肯或者不敢照办。他正在阻止軍隊开到口岸。如果道台跑了,联軍的軍艦和队伍也許会占領城市。到那时我应当怎样办? 如果他們給我以临时任命时,是否应接受呢? 还是撤离本口岸? 前者似乎是唯一的道路,我們一走必然是別人进来,当然联軍也許会答应让俄国取得东三省,但是我不相信俄国已經准备好了。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又有一艘俄国軍艦开到。看上去不久就会有事了。

我想俄国只要有足够的軍力就要进向奉天。他們現在大石桥紮营,等候增援。

(3) 1900年7月27日包罗致戴乐尔函

昨天早晨中国人紛紛传说南門外有俄国軍隊。七点鐘一过我去到南門,看見俄国領事和一队水兵在那里。他們正在眺望城墙以南一英里多的平原上的一队俄国軍隊,約有步兵500名,馬队100名,并且备有重砲。这支軍隊的士兵和重砲都已布好陣势,显然即将开始攻击,目标是城墙外西南方胡統領所帶軍隊的营盘。俄国領事敖康福告訴我,他完全不知道这次作战的目的,他甚至不知道軍隊已經开到。我回到家里上了屋頂,用望远鏡了望。七点五十分砲兵向营盘开火,砲弹紛紛落入营內。中国軍隊絲毫不見还手,有些兵从营后逃走。俄国軍隊由营盘与西門之間的五台寺村追赶他們,施放排枪,把他們赶入城內。城墙上的中国兵向俄軍开枪,俄軍回击并且用重砲轰击城墙。有不少砲弹落入城內。某些与俄軍在一起的英国人肯定地这样说,这是一件严重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动。另一方面我应当說明一件事实,俄軍曾給中国兵以一小时

的时间交出营盘,他们是等候了一小时之后才开火的。

俄军于占据这座无防御的营盘,并且将中国军队赶进城以后,又突然撤退。上午十点半钟左右可以看见俄军经平原向东退到牛家屯俄侨居住地,他们大概是从那里开来的。据说俄军司令在阵地上收到领事的信,就立刻把军队撤走了。我不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

这些神秘举动自然造成不小的惊扰。各国领事纷纷去问俄国领事。俄国领事说局势刚刚好转又发生了这件事,很觉遗憾,他虽然提出了异议,但是他没有指挥东三省境内俄军的权力。其他的俄国侨民对于这件无意义的行动,也都表示谴责。必须了解,这是无故攻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近来不安局势中、服从道台命令、维持本地治安的军队。如果因此而引起报复行动,那我们只有怪俄军了。

整个事件是不可解的。此中也也许有什么政治目的,但也许会象某些人所想的,是俄军司令误会了命令。俄国副领事赶紧带着公文去旅顺口,无疑地是去报告了。

同时我们的处境很危险。义和团已在那里高声恫吓。如果他们当真攻击的话,我想中国军队一定会加入的。昨天的一场战斗中,有四名俄军受伤。中国方面有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我猜想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由俄军占据本口岸了。这或者就是原来的意图,有谁知道呢?

(4) 1900年8月6日包罗致戴乐尔函

牛庄已于8月4日(星期六)为俄军占领。义和团攻击了我们,他们虽然被击退了,但是引起了整个事端。俄军砲轰县城,打死了一批军队,将县城占领。日本人一概没有参与。俄国旗已经挂在海关上面。我根据中日战争时的先例,提出抗议,说这里是英国的产业。看上去我们大概不至于受到干涉。他们已经请我为临时政府收税,我只能暂时接受,听候您的命令。我已经告诉俄方,

我和我的属員必須留在中国海关內，但可以在中国問題最后解决以前，暂时承担征稅工作。

(5) 1900年8月6日包罗呈戴乐尔文第2088号

茲将1900年7月份牛庄地方的重大事故报告如下：

7月份內牛庄地方因內地发生扰乱而人心浮动，惴惴不安，7月4日道台通知本关，外侨居住地內的各教会可能被攻击，后来幸而无事。同一天传来了辽阳附近烟台煤矿被羣众捣毀的消息。总工程师和其它工程人員連夜逃到牛庄。5日岫巖地方的丹麦教会被义和团所围，送信求救。俄国駐东三省防疫委員亚力山大諾夫司基(Alexandrovsky)立即率領哥薩克兵二十四名，英国人六名騎馬赴援。他們赶到岫巖时，教士們都已走了，后来探悉这些人都安抵旅順。6日从海关前面的河岸上可以清楚地望見董家屯天主堂被焚，浓烟冲天，事变似乎已迫近牛庄了。同一天牛庄城內天主堂被毀。7日居住在外侨居住地的人們，鉴于情势危急，决定在各大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海关附近也赶筑了一道土墙，作为万一外侨被迫撤退时，掩护上船的最后据点。7日是特別令人不安的一天，道台派人通知領事們說，有二千人左右的中国軍隊奉盛京將軍的命令开来牛庄，用意不善。这消息在道台次日致我的信內証实。他說已极力設法阻止軍隊不必开来，并且派海防厅帶領各行业公会的首脑，赶往中途迎接，劝阻他們不要再前进。这支軍隊后来沒有进驻牛庄，这或者是因为大石桥駐有俄国軍隊而放弃了原来的計劃。9日外国侨民的防御布置重新改組，外侨队併入海关队，受稅务司的指揮。他們与停泊在港內的俄日軍艦合作，在防御工事附近日夜巡邏。13日續到俄国軍艦二艘、日本軍艦一艘。从13日到26日虽然不断地有虛惊，但是局势漸趨安定。在这期間不断地有俄国軍隊从旅順开到大石桥，据說約有一营人到达牛家屯。这些軍隊和停在港內的五艘外国軍艦，使我們的处境比較安全。不幸的是26日俄軍自己在此地激起战事，他們攻击了外侨居住地西

南的一座中国营盘。这一天一清早有几百名俄軍带着两尊大砲，从俄侨居住地开来，砲轰中国营盘。中国軍隊退出，俄軍尾追。中国軍隊由揚武門退入城内。俄軍在追击中施放排枪和重砲，子弹紛紛落入城内。后来俄軍退回俄侨居住地。这次攻击的目的不明。各国領事向俄国領事提出抗議。他們认为当地中国官吏的态度正确而很友善，这次攻击是沒有理由的。俄国領事对于指揮这次攻击的俄軍上校的行动表示不滿。他自己曾提出強硬的異議，并且派了一位副領事携带公文去旅順口。俄国的这次軍事行动在城内引起极大的騷动。义和团集合起来，揚言要来捣毁俄国領事館。道台保持温和而友好的态度，維持住秩序，局势現在已經象往常一样了。即使有报复行为发生，我們的防御力量已因7月30日續到180名俄国兵而加強了。

本月內中俄两国軍隊不断地在內地发生冲突，詳細情形虽然还不知道，但外侨居住地每天可以听到隆隆的砲声，看見远处村落燃烧的黑烟。俄軍似乎已經放弃了哈尔滨到大石桥的全部鉄路綫。大石桥到旅順口的鉄路亦有多处被毁。

貿易虽然勉可維持，但現仅有一条商船停在港口，交易几乎完全停頓了。

(6) 1900年8月6日包罗呈戴乐尔文第2089号

1. 前曾将牛庄地区情势呈报，茲續行报告牛庄已于本月4日即上星期六为俄国海陆軍所占領。牛庄現在已处于俄国軍事占領之下，正在組織临时政府。

2. 4日晨7时半局势突然变化。有百名左右的义和团，手执刀矛，攻击河沿防御工事西端的据点。义和团将到的时候，这个据点无人防守。河沿的外侨发觉这种情形立刻告警，当即有义勇队多人赶往堵截。义和团們紛紛攀登防御工事，为首一人猛扑某关員，搶夺他手里的洋枪。这时适有俄国水兵一队赶来增援。激战之后，义和团敗退，为首的人被擒，防御工事外面的街上有七个死

屍。义和团的首領立刻被带走，为俄国海軍当局所枪决。

3. 义和团在防御工事附近受挫以后向南退却，但是又从球場和医院以西，利用高粱地的掩护进向外侨居住地。此时居住地內已处于警戒状态，所有外侨都已据守崗位。駐紮在医院內的俄国步兵在医院前面和南門一带布置防綫。俄国軍艦上的水兵守住一处霍乞开司炮位，控制俄国領事館前面的大道。交叉的炮火，不久就使义和团后退，但是同时中国軍隊加入了攻击，用步枪从南面城牆上和房屋后面向租界开火。枪弹象雨一般地落在外侨居住地內，医院和南門大道方面火力尤其猛烈，但是枪放得高了，沒有造成什么損失。

4. 外侨居住地向俄侨居住地求援，不久就有大批俄国軍隊从俄侨居住地开到。炮火持續几小时不断。中国人逐漸西退，俄軍把防綫向那方面推进。下午三点鐘，双方还没有停止射击，俄軍决定炮轰县城。有俄国軍艦一艘移向下游，在太古洋行对面占好位置，另一艘俄艦駛到河口炮台对面。

5. 轰击一直繼續到下午五点，整个時間一直对准县城开火，幸而只用小炮，未用艦上的9英寸重炮，因此損害还不十分严重。五点鐘左右中国方面的抵抗差不多已經停止，从我們的屋頂上可以望見，远处平原上的中国馬、步軍隊蜿蜒一綫向南退却。大部分軍隊似都安全撤走。俄国馬队赶到时只击杀了几个落在后面的人。

6. 下午6时我受俄軍司令佛萊轍將軍(Fleischer)的委託，派人送信給中国官吏們說，如果不再抵抗，交出一切武器，即可停止炮轰，使百姓不再遭难。同时另有一伙外国人进城找各行业公会的首脑，向他們提出条件。我的信差回来报告說，所有官吏都已逃往田庄台，他們大約在早上八点鐘左右就都走了。另外一批送信的人找到各行业公会的首脑，把他們带来，由俄軍司令把停火条件交給他們。

7. 在这一天有两艘滿載軍隊的俄国运输艦駛入港內。估計約有1,000名俄士兵参加作战，步、騎、炮兵都有。外侨幸无死伤，俄

兵一名負伤。

8. 下午7点半敌对行动停止，俄国水兵取下海关旗杆上的龙旗，悬起俄国的海軍旗。

9. 8月5日俄軍总司令海軍提督阿力謝也夫乘艦到达。現在約有400名俄兵駐防城內，临时政府正在成立中。

(7) 1900年9月4日包罗呈戴乐尔文第2100号

茲将1900年8月份牛庄地方的重大事故报告如下：

牛庄自8月4日为俄軍占領以后，情况安靜。敖康福受命为民政长官，柯隆格(Clavier de Collongue)为警备司令，克礼思悌(C. Kristy)代理俄国領事。海城于8月11日为俄軍占据。据说牛庄县城未經战事即献城投降。目前俄軍似沒有再向前推进的跡象，旅順海城之間鐵路修复以前，似不致有此事。据传从北面开下来的俄軍已占据吉林和寬城子。貿易略有恢复現象，但辽河上的盜賊，使得装运大豆的木船不敢大量下运。为了同一原因，这些船到牛庄后也不愿装現銀回去。

(8) 1900年9月27日包罗致副总稅务司裴式楷函第26号

此間局势尚安靜，貿易几乎是沒有了。俄軍正向北推进，不久定可攻占辽阳。俄軍人数約有15,000至20,000名。盛京將軍經由前海关道致函各国領事和我，要求我們出面向俄方調停，停止敌对行动。我想領事們是不会干預的，但我仍将將軍的来函轉达俄国当局，虽然此事不会有什么效果。

牛庄临时政府已經接管常关。他們不知道怎样工作，也沒有适当的人員，就来找我帮忙。我已借調帮办、驗貨員各一人，鈴子手三人，去办这件工作。这批人虽然仍是我們的人，但我可以不发薪金，由临时政府去支付。道胜銀行的式美第(H. Schmidt)被派来本关会办关务，据說是主管常关的。

(9) 1900 年 10 月 18 日包罗呈裴式楷文第 2115 号

1. 本年 6 月間奉天地方发生变乱时，邮局供事乔吉适在該处。乔吉現于 10 月 8 日逃至牛庄，书面陈述当时奉天情形如下：

2. 义和团于 6 月 30 日开始在奉天活动。最初聚集五、六十人烧燬东关耶穌会礼拜堂，戕杀中国女教徒一人。7 月 1 日又在西关一带焚毀教会医院、妇女医院及外国牧师住宅四处。当日夜間各街道上的礼拜堂及英国圣公会会址通被搗毀焚烧。7 月 2 日义和团搜查焚毀了二三十家本地基督教徒住宅。那天中午約有义和团三百余人冲向天主教堂，意图縱火，但堂內的天主教徒用大炮将义和团击退。后来义和团向副都統晉昌借得大炮重施攻击，終于烧掉天主堂。堂內一百多名男女，包括一名外国牧师，都被烧死。

7 月 3 日义和团搜捕本地的基督教徒，有六七人被斬首。在这以后，自 7 月 4 日开始到处搜查洋式物品。他們也到邮局搜查，洋灯、磅秤、信箱等洋式物件通被搗毀。邮局不敢关上大門，僻靜街巷每天都有搜捕杀戮基督教徒的事，大約有五六十人被杀。各处街道一片殘破混乱景象。銀号拒絕收存邮局現款，因为承德县曾出过告示，凡大小店舖收存洋人或基督教徒錢財的均須向官府申报繳庫。乔吉因此将邮政款項自銀号提出放在局內。7 月 10 日义和团将邮局改成寻查所，乔吉即将帳册、邮票、現款和洋文信件埋藏地下。这些后来都被义和团发现，掘出焚烧或拿走而完全損失了。乔吉的私人衣物也被搶走。官軍們后来将乔吉和信差們一齐帶到发审处訊問，想要判他們的罪，幸經乔吉的一位亲戚說情释放。乔吉本拟来牛庄，但各处路口都有义和团和官軍盘查无法通行，因此他一直留在奉天。义和团第一次抓到一个俄国人把他杀了。后来他們又抓到六个，但全都释放并且送回牛庄。不久盛京將軍因为义和团对商人們騷扰过甚，派兵鎮压，杀死三四十名义和团，其余都潰散了。义和团肃清以后，寿統領自北京抵达奉天，并請准立赴前敌与晉昌一同鎮守辽阳。他們的兵力約在两万人以上。后来有即将議和停止作战的謠传。9 月 24 日將軍調晉昌回奉

天,当晚俄軍即攻击辽阳。28日晚10时左右,中国軍隊向辽阳以北退走。29日奉天得到辽阳失守消息,居民大起恐慌,紛紛逃难,十室九空。盛京將軍和其他官吏亦于夜間往西面逃走。第二天即9月30日辽阳敗兵湧到,銀庫、官錢局、當舖、銀号和富室全都被搶。城內小西关、北大关有許多店舖被焚。在这以后各处退下来的散兵潰勇肆意劫掠。乔吉这时僱到一輛小車經西路至牛庄。自奉天到新民屯沿途难民和各地的住宅为潰兵所掠,苦不堪言,衣服財物滿途狼籍。行抵中安堡以后,可以看到鐵路,路軌和枕木虽然还在,但三十里左右的道軌已經拔起,有四五处几乎完全损坏。双台子大桥的中段也已被毀。10月7日乔吉在田庄台过夜。据说那里駐有1,500名中国兵,因为防俄軍乘夜来攻,彻夜警戒。第二天他們开向双台子,乔吉也动身来牛庄,不知这些軍隊后来又回到田庄台沒有。

(10) 1902年8月16日包罗致赫德函

我听說俄軍撤出牛庄的日期业已决定,但不准洩露。我相信牛庄行政长官已接到命令,准备把存在道胜銀行的未用余款,全部交还给中国人。我想是包括全部稅款,但減除占領費用。

英国領事以为交回牛庄的日期也許会比預料的为快,因为俄国想对中国人和各国造成好印象。他以为或者会先撤行政人員,將軍和軍隊留在牛庄过冬。軍人們任意行事的作风将使道台和所有的人都感不快。

附 录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A

Aglen, F. A.	安格联, 海关英籍税务司
Alexieff	阿力謝也夫, 沙俄海軍司令
Aoki	青木, 日本軍官, 天津“都統衙門”委員

B

Bower	波尔, 英軍官, 天津“都統衙門”委員
Bowra, C. A. V.	包罗, 海关英籍税务司

C

Chaffee	沙飞, 美軍司令
Chaylard, du	杜士兰, 法駐津总領事
Cologan, Bernardo J. de	葛絡干, 西班牙駐华公使
Conger, E. H.	康格, 美駐华公使
Czikann, M.	齐干, 奧駐华公使

D

Drew, E. B.	杜德維, 海关美籍税务司
-------------	--------------

F

Falkenstein	富根斯坦, 德人, 天津“都統衙門”委員
Foote	福特, 美国人, 天津“都統衙門”委員
Fraser	法磊斯, 英駐汉总領事
Fulford, H. E.	祿福礼, 英駐牛庄領事

G

Gaslee	盖斯里, 英軍司令
--------	-----------

Giers M. de

格尔斯,俄驻华公使

H

Hansson, P. C.

韩森,海关挪威税务司

Hunt, J. H.

何文德,海关英籍税务司

J

Joostens

姚士登,比驻华公使

K

King, Paul

庆丕,海关英籍税务司

Knobel, F. M.

克罗伯,荷兰驻华公使

L

Linievitch

林尼维琪,俄军司令

Mumm, A. von

穆默,德驻华公使

O

Ostrovskhov, A.

敖康福,沙俄驻牛庄领事

S

Satow, Ernest

萨道义,英驻华公使

Seymour, Adm. Sir Edward

西摩,英海军司令

V

Voyron

华伦,法军司令

W

Wogack

沃嘎克,沙俄军官,天津“都统衙门”委员

Waldersee, A.

瓦德西,德军司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